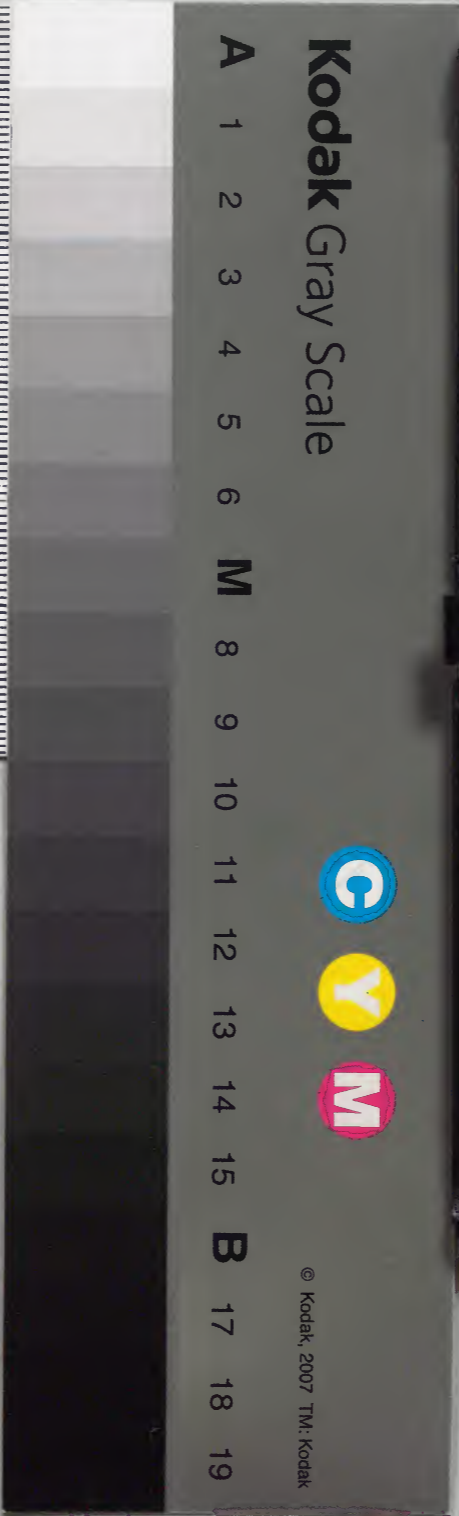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二	四	六	類
九	五	函	號	
入	册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四	漢
八	五	函	書
四	册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46	
冊數	5	(2)	
函號	303	258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雲長下邳

堅閉不出



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五

明 晉 平陽 陳壽 史傳
閩齋 楊春元 校梓

張遼義說關雲長

劉玄德兵敗單馬奔冀州投表紹張飛引數十騎投芒碭山中去了孫乾
簡雍糜竺糜芳各自逃難獨有關雲長保玄德甘糜二夫人守下邳曹操
在徐州責陳珪力辯之操怒父子殺車胄之罪陳珪亦辯之操商議取
下邳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更與玄德義氣深重非智謀不可取
之口今日兵皆已投降於內亦有劉備新招徐州等處之人可暗地遣心
腹之人只做逃回入下邳見關羽先種禍於城中却引關羽出戰詐敗佯
輸誘入他處却以精兵截其回路歸兵然後用說可矣曹操用其謀選精
兵七十餘人令引誘徐州降兵數十騎偷出營寨遂投下邳來歸關公
以為心腹晉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驟引五千騎兵來下邳搦關公
戰公不出惇使軍人于城下辱罵公大怒引兵三千皆軍馬出城與惇交

許褚大



戰雲長

鋒倬與公約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趕來倬又戰又走公約趕二十里
公省中計提兵便回左手下徐晃右手下許褚兩隊軍出公衝開走路前
面一軍兩勢下硬弓數百許褚中兵盡踏弩幾百對箭如飛墜公當先用
刀撥開如雨下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又戰公殺退引軍前
進夏侯惇又來戰公至日晚到一座土山公引軍占住山頭權且少歇看
曹兵緊上密上擺作長蛇之陣團上圍定土山公遙望城中火光冲天而
起却說投降兵舉火為號曹操自提大兵殺入下邳但交烽火以動關公
之心城內軍民皆不妄動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中驚惶連夜衝下幾遭皆
被亂箭射回人馬皆射傷折公欲離土山而不可得捱至天明再欲整頓
下山衝突見一騎上山來公視之乃張遼也公迎之曰文遠欲來相敵耶
遼曰非也想故人旧日之情特來相告遂棄力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
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來說關某也遼曰不然想下邳城當先日兄救
弟今日安得不救兄耶公曰文遠將欲助吾耶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
我來此何幹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眾已散失昨夜曹相已
破下邳城中軍民並無傷害玄德家眷丞相差軍守之驚擾者斬如以相

張遼說



動關公

待弟特來報兄公曰如以言特說吾也吾今雖極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
吾當下山血戰矣遼大笑曰此言豈不為萬世之恥乎公曰吾仗忠義而
死安得為萬世之恥耶遼曰公今盡死其罪有二安得不為萬世恥耶公
曰汝且說吾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願同生共死近使
君散于小沛君當戮力盡戰死于疆場其名萬古不朽是使君逃遁而去
脚到之處誰想容兄今欲戰死於此地倘若使君復出專望于兄上豈不
是負却孤主而背當年之誓誤主喪身誠為不美其罪一也兄武藝超群
更為深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
夫之勇其罪二也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得為義其罪三也兄有以三罪
弟不得不告之公沉吟曰汝說我以三罪欲我何如遼曰今四面皆曹相之
兵兄如不降必用一死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使君音信如知在何處却
往接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以全其家三者以保其身有以三便兄
宜詳之公曰兄弟言雖善吾有三事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
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吾與劉皇
叔同設誓盟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公凡有殺戮不稟丞相二

張遼回



見曹操

者二嫂在彼處請給養膳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吾主劉皇叔去向不千里便當辭去如不允此三者決不可望我降文遠賢弟急回報張遼遂上馬來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乃漢之元首漢即吾也以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要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與皇叔俸內加倍與之其餘是他家之法何必疑為遼又曰但知玄德信音雖遠必去尋之操擺首曰此事却難從之吾養關羽何用遼曰君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厚恩耳丞相更以厚恩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任也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以三事張遼再往山中回報雲長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嫂上告之即便來降張遼回見曹操說了曹操傳令交城裏城外盡退三十里荀攸曰不可恐關公有變操曰吾知雲長忠義之士也必不爽信遂引軍人退關公引敗軍人入下邳見人民安堵不動送到府中見二嫂其藥二夫人聽知關公到急出迎之公乃痛哭拜于地下二夫人曰皇叔今何在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叔何痛哭如此公曰關某出城死戰困在土山人馬皆損將欲危困張遼招安某以三事說之曹操允從放某入城不

雲長投降



操親迎接

曾得嫂上言語未敢擅便其思無顏見嫂故垂血泪耳其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井皆以為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亦不敢入門叔上既已領諾何必問乎只恐久後曹丞相不容去尋皇叔公曰嫂上放心關某身在必當見主丞相出口為令若有反覆誰肯伏為其糜二夫人曰叔上自宜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拜謝而去遂引十數騎來降曹操使將帥遠接謀士來迎操自出轅門來接關公下馬入拜曹操上亦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感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答拜之禮操曰吾素知將軍忠義之士安肯加害某在漢相公為漢臣雖名爵不拜敬公之德耳關羽曰文遠代稟之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出語欲取信于四海安肯自廢耶公曰故主君在關某雖赴諸水火必往尋之以此則恐不及辭伏惟憫操曰玄德君在必從公去但恐已干亂軍中死矣且寬心尚容緝聽雲長拜謝作宴款待次日操班師回許昌令軍馬先起雲長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引軍護送而行操時使人供送物件飲食已到許昌軍馬各回營寨操撥一府典雲長居住雲長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榜老軍十人以守之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漢帝上命操加官操封關羽為偏將軍公謝恩歸

曹公大宴



款待雲長

操次日設一大宴會衆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席上分坐比及送回已
撥綾錦百疋金銀器皿俱全關公都送與二嫂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
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十人以事
之雲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盡送入內門令伏事二嫂七金銀段疋錦
帛收受抄寫月日歸庫關公三日一遭于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心
樂否二夫人曰不必叔上憂慮叔上自便方敢退回曹操如以重待關公
未嘗喜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已舊操度其身品以異錦做戰袍
一領賜之雲長收之穿于內以舊袍遮之操笑曰雲長何如以儉耶雲長
曰其非儉也操曰吾為漢相豈無一錦袍與雲長乎何以舊袍蔽之不亦
儉乎公對曰旧袍乃兄劉皇叔所賜常穿体上如見兄面豈敢以丞相之
新賜而忘兄長之旧賜乎故穿於其上操嘆曰真莽士也曹操口稱其義
心中不悅雲長回府次日忽報二夫人哭倒在地不知何為請將軍速入
西長整衣跪于內門外拜謝二嫂七其糜哭出請雲長起其言若何

關雲長策馬刺顏良

其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于上坑之內我與糜氏論之想于九泉之下

曹操賜雲



長赤兔馬

矣關公曰曹操之事不可心疑據以是嫂上心想之故也請勿憂恐公乃
再三寬釋又值曹操請關公赴宴以時公乃辭去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
公曰嫂上思兄日夕慟哭不容關某心不悲也操笑而寬解之頗以酒飲
醉公自縛其髻而言曰生必然報國家而見其兄不然徒為人也操問曰
雲長髻有數乎公曰約有數百根每冬月約落三五根夏月多以皂紗囊
之恐其斷也如接見賓客則旋解之操取法錦二十端作囊賜關公包髻
次日早朝帝見關公以法錦袋垂于胸次帝問之公奏曰臣髻頗長丞相
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囚以朝廷呼為美
髯公操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歡喜忽一日操請公宴席散操執手送公
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何瘦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稱故乃當瘦操謂
左右交備第一騎來須臾使關西漢牽至身如火炭眼似銅鈴操指曰公
識以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耶操曰然也吾未嘗敢騎非公不
稱和鞍賜之關公拜謝操怒曰雲長吾每賜美女玩好未嘗下拜今賜一
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乎關公曰某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喜得之若
知兄長下落可一日千里而見面也操愕然公謝而去靜軒先生讀傳至

張遼曰



見曹公

以作詩以總嘆之曰

威傾三國者英豪

一宅分居豕氣高

奸操枉將賓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招喚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長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去試探其情專待回報次日來見關公因共閑話遼曰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深感丞相待我甚厚只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分輕重非大丈夫吾意劉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何故只懷去念公曰吾知曹公待吾甚厚然吾受劉將軍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終不啻此容某立功以報曹公然後方去遼曰倘玄德已亡公何所歸乎公曰願相從於地下耳遼曰公終不啻乃告退自思曰若以實告曹公恐傷雲長性命若不實告又恐非事君之道喟然嘆曰曹公君父也雲長兄弟也以弟兄之情而瞞君父以不忠也寧君不忠不可不忠遂入實告曹操雲長意欲與劉備生死同處必不啻也一一告之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以天下之義士也此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立功以報丞相方去操又曰仁者之人也苟或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却說玄德在表

玄德起紹



與公伐曹

紹處日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懷憂也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在于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全家安得不懷憂也紹曰吾欲進兵攻許都方春日暖正好動兵便商議破曹之計田豐諫曰曹操既破徐州則許都非復空虛加之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動也不如久守以待天時外結英雄內修農事選精銳之兵乘虛進救左則擊右則擊左我不勞力彼已困憊不待三年可坐而取勝也今舍妙勝之策而決勝敗于一時恐不如意悔之無及紹曰且待我思之紹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美筆書生不樂征戰坐度朝夕以受俸祿使將軍失其大義于天下也紹曰玄德言者甚善遂只顧點兵田豐又入強諫紹怒曰汝非美文輕武使我失其大義曹頃首曰若不聽良言毋行必死紹大怒斬之玄德力勸囚于獄中紹移檄州郡各請相助祖受見田豐下獄乃會宗族盡散家財與之曰今吾隨軍而去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一身不保也哀哉眾皆下淚送之紹遣大將顏良為前部先鋒進攻白馬領馬騮州祖受諫曰顏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也大軍進發殺奔黎陽劉延慌告急許昌操急收拾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

與公伐曹

發殺奔黎陽劉延慌告急許昌操急收拾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

五

顏良斬魏



績於馬下

遂入相府見操公曰聞丞相動兵其乞為前部立功以報之操曰未敢煩將軍遠勞早晚却來相取也關公自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作三隊行劉延連路不絕告急操先提軍五萬至臨白馬靠上山扎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先駭然未敢交爰將出馬願與呂布舊將宋憲曰久聞汝呂布之猛將何不戰良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貌若英官立於門旗下宋憲遂取顏良上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于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績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績上馬持矛逢到陣前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便不打話交馬只一合攔頭一劈斬魏績于馬下操曰誰敢當先徐晃便出操交急迎之晃出馬與良戰上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懷愁操收軍良亦收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我薦一人可敵顏良操問誰昱曰非關雲長不可操曰吾恐立功了便去昱曰丞相又爰之又疑之何不交取來而強相併如勝則重用敗則決疑操曰善遂差人去請關公上聞人請時大喜遂辭二嫂曰叔上此去必打聽皇叔音耗公曰其專為此事忠要上公上赤兔馬提青龍刀從者數人送

雲長砍顏



良於馬下

至白馬來見曹操上請公坐慰勞了操說顏良斬首二將連日諸將敗者極多勇不可當特來請將軍商議公曰容某觀其動靜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山望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左右指山下顏良陣勢四方八面旗鎗刀刃森布有威操與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哉公答曰某視之猶上雞冠大耳不能鳴吠無用操又指曰中將列布旌旗節鉞人如猛虎馬似毒龍何其壯哉關羽曰以猶金弓玉矢耳空外者不能用也操又指曰麾蓋之下停刀立馬者即顏良也公亦隨指看之見其人綉袍金甲相貌威風公與操曰某觀顏良插標賣看如插草賣操曰不可輕視公起身曰某雖不才愿于萬軍中取首而獻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輕也公曰快鞏赤兔馬來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土山將盔卸下放于鞍前鳳目圓睜蚕眉直豎來到陣前河北軍見如波開浪裂分兩邊放開直入顏良正在麾蓋下見公到來却欲問之馬已至近雲長手提一刀砍良于馬下中軍眾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雲長霍地下馬割了良頭拴于馬領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自亂曹兵一擊死者不可勝數馬疋器

曹公迎



械奪到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賀公取首級于操前操曰將軍天威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張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燕人張翼德勢不可敵令馮于衣袍襟底以記之元來顏良辭袁紹時劉玄德曾暗囑曰吾有一弟乃關雲長也身長九尺三寸鬚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單鳳眼卧蚕眉愛穿綠錦戰袍能使青龍大刀必在曹操處如見可交急來因此顏良見關公來只道是來投奔故不準備迎敵被斬于馬下史官故下刺者包含多

少就裏有刺顏良詩為証

流星飛入萬軍中

馬奔赤兔番紅霧

望蓋飛鞭騎毒龍

虎豹墮牙山鳥靜

鳳凰振羽樹林空

刀偃青龍扇黑風

誰似雲長白馬功

又詩曰

馬當年似困危

將軍立效幹功時

斬頭出陣來無阻

提刀去莫追

壯志威風千古在

英雄氣概萬夫奇

面貌人瞻仰

忠勇惟君更有誰

關雲長

袁紹欲



又詩分辯云

十萬雄兵莫敢當

單刀疋馬刺顏良

只因玄德暗行語

致使英雄束手亡

有詩單道薦張飛之勇云

來往軍中膽氣高

平欺許褚勝張遼

又誇翼德真英勇

致使當陽喝斷橋

袁紹敗軍奔回半路接見紹為根被一赤面使大刀勇將疋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以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帳前祖受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

關雲長也紹大怒曰汝兄弟斬吾愛將必通謀也留汝何用喚群刀斧手

捉下玄德斬之玄德性命若何

關雲長延津誅文醜

袁紹欲誅玄德玄德面不改容曰明公何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

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奔安知雲長何在天下多少百姓共親者豈

得以赤面使大刀者即關羽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

玄德之言便責受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遂請玄德上帳商議報顏良之

殺玄德

三國志

卷之六

文醜領



兵伐曹

仇帳下一人厲聲而進顏將軍是吾弟兄也既被曹操所殺吾安得不雪其恨乎玄德觀了其人身長八尺面如活蟬山後人也姓文名醜是河北名將袁紹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仇也吾再與軍十萬大軍便行直渡黃河追殺曹賊祖受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且留頓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未晚今若輕率渡河設有其難眾皆不可還矣紹怒曰皆是汝弄遲緩軍心迂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祖受出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矣遂托疾不出諫事玄德曰今劉備又蒙大恩無可報效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紹喜曰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累敗之將于軍不利文醜自往無用玄德慶紹曰吾欲見玄德才能汝可同去醜曰既主公要收人去時某分三萬軍交他為後部如其無功可以治罪玄德曰汝分最好文醜自引七萬軍先行玄德引三萬隨後便起先說曹操為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閉雲長為壽亭侯鑄印送關公文曰壽亭侯印使張遼送去公看了辭不受遼曰據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領此名爵丹三推辭遼將印回見曹操說雲長推辭不受操曰看看

張遼送



印關公

印來否遼曰雲長看來操曰吾失計較遂交銷印別鑄印文六字漢壽亭侯之印再使張遼賞送公視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忽聞人報素紹又差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先使人移居民于河西操自引兵迎之三軍皆起軍馬在前糧草在後操傳下將令交糧草軍盡行前以後軍作先鋒守之操曰糧草交前部將軍先鋒都居于後曰慶曰糧草在前而兵居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抄掠吾故令在前也慶曰倘遇敵將守糧者又不敢戰必誤大事操曰吾料敵軍到時却又作理會慶心疑未決操令糧草輜重沿河漸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喊急交人看時人報河北大軍文醜兵至軍皆棄糧草俱已趕散後軍又來將如之何眾皆曰不如退守白馬棹交退兵河北又斷其路軍皆散亂操以鞭指南阜可避之阜土山也人馬急奔土阜操令人馬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掩至眾將曰賊至奈何可急收馬而退回白馬一人止之曰汝正可以餌賊何退之耶操視之乃荀攸也操急以目視荀攸而咲攸知其意而不復言文醜軍既得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離亂操令軍將一齊下土山擊之文醜軍大亂元來過此只顧取物無心斷

雲長斬文



醜于馬下

殺軍馬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相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渴不住撥馬回走操在上阜上指曰文醜在河北為名將誰可擒之二將飛馬出去操視之乃張遼徐晃也二將趕至近大叫文醜休走醜回頭二將趕到遂帶住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遼急低頭躲時一箭射中頭盔纓透奮怒趕坐下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戰馬面門跪下前蹄張遼落地文醜便拍馬回徐晃急揮大斧接住斬殺兩員戰將戰到二十餘合張遼去遠徐晃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徐晃撥轉馬疋文醜沿河趕來忽然十數騎馬旗號翻上一將當頭提刀出馬而來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大喝一聲賊將休走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力怯撥回馬遶河而去關公馬是千里龍駒早趕上文醜腦後一刀斬下馬來後人有詩道謀文醜為証詩曰

誓把功勳建 須將恩義時 奮身誅虎豹 用命統貔貅
白馬顏良死 延津文醜休 英雄有如此 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刀砍文醜大驅四下人馬掩殺河北軍落水復奪輜重馬疋雲長引數十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關公引三萬

劉備表



紹議事

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鬚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縱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如飛往來殺皆指曰此正是也玄德見征塵中一把認旗上寫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元來我兄弟果然在操處欲去相見被曹兵大隊湧來只得做敗軍回表紹接應退守官渡下定寨了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文醜又是關羽殺了劉玄德佯推不知表紹大怒罵曰大耳兒焉敢如此人報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故使關羽又壞吾一員大將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與劉備冤仇備雖潰散必有報仇之日今知備在明公處必協力而攻曹操特使關羽誅殺二將公知必怒以是曹操借公之手而殺劉備斷絕仇人也惟明公思之魁是玄德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欲使我成害賢良之惡名耳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坐玄德謝曰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一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復顏良文醜之仇若何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復生也商議修書未有人去紹令退軍于陽城結營連路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令夏侯惇總兵守官渡隘口操班師回

雲長夜



見孫乾

許昌大宴衆官稱雲長之功席上操與呂處曰昔日吾以粮草在前者乃
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伏其用兵正飲宴間忽報汝南黃
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失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雲長聞知乃
進前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去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
賞何故又欲遠征公答曰關某久關必生疾病願再一行曹操許之點軍
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或曰首將關雲長常有歸劉之心
倘知消息必去不可令頻出軍操曰今次收功吾再不教臨敵矣雲長領
軍望汝南進發敵軍相迎扎住營寨當夜營外縛將兩個細作人入來雲
長視之認得一人只因以此起教他兄弟再得聚會此人畢竟是誰
關雲長封金掛印

二夫人對



羽問消息

與玄德相見却來汝南又作遠圖以劉龔之順玄德實有望於將軍也公
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某
亦先往探听虛實再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回許昌
便辭曹公矣當夜送乾去了于禁樂進亦未敢問次日關羽領兵出龔都
披掛出陣公曰汝等何故反背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敢責人耶公
曰吾何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公曰亂道拍馬
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去都回身與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當
速至吾讓汝南公會其意招軍掩殺劉龔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
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自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待雲長公回
家參拜二嫂於門外其夫人曰叔上兩番出陣頗知玄德音信不口對曰
未也公退二夫人於簾內慟哭甚切糜夫人曰想皇叔休矣叔恐我姐妹
煩惱故隱而不言正哭間一個隨行軍士聽得哭声不絕於門外曰夫人
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夫人曰汝何知之軍士曰跟關將軍出征陣
上見說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玄德未嘗負汝今受曹氏恩養忘舊日之
義不以實情告吾使吾姐妹憂愁欲死叔如自要享榮貴就借寶劍斬我

張遼來探



關羽口詞

姊妹首級兒汝之礙碍叔無相瞞也雲長頓首流淚曰兄委的在河北未敢交嫂上知恐內走泄也事當緩而不可以速耳夫人曰叔宜上緊不可緩之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元來于禁已告曹操關羽已知劉備在河北操令張遼探公意關公正悶中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公曰故主未見何喜之有遼曰兄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聞乎公曰管仲嘗言吾三戰三退鮑叔不以吾為怯知吾有老母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吾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極困乏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分利多鮑叔不以吾為貪知吾貪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此則是鮑管相知之交也遼曰兄與劉玄德交何如公曰吾與劉玄德結生死之交耳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非管鮑之所可比也遼曰吾與兄交何如公曰吾與汝邂逅相遇若遇吉凶則相救逢患難則相扶有不可救則止豈比吾與劉玄德生死之交也遼曰向日玄德在小沛失利緣何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吾以時未知真實若玄德死豈能獨生乎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之否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負之文遠頃達其意然後稟丞相後人有詩曰

陳震持書



來見關羽

月缺不改光 劔折不改鋼 月缺魄易滿 劔折復鑄良
勢利壓山岳 難屈志士腸 男兒有死節 可殺不可量
張遼將關公之言還白曹操上曰吾自有計留之却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至請入公不識問之曰公何人也對曰某乃袁紹下南陽陳震也公大驚嗚咽左右問之曰先生此行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付與關公上視之乃玄德書也書云
備嘗謂古之人恐獨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士以友輔仁得其友則益失其友則損備與足下自桃園結義之交雖不同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而割恩斷義君必欲立功名而置貴顯敲備級以成全之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其所也吾安肯事曹公而置富貴乎震曰玄德望公淚不而乾公既仗義何不歸之公曰人生於天地之間無始終者非男子也吾當日曾對曹公說下此事來公已從之吾已立功三件上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也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辭了曹公奉二嫂回見也震曰備曹公不放將軍當何如耶公曰

羽辭曹操



府門不開

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乎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玄德之望關公作書云
羽切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志也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
至於規羊角哀左伯桃之事論張元伯范巨卿之約未嘗不三嘆而流
淚也昔羽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盡死節奈有二嫂之重未致
斷首碎軀死於溝壑也近自汝南四方知消息須當面拜曹公奉送二
嫂來也昔日隆漢之時已曾預言今已有微功報之不容不從也忽得
兄書視之若夢羽但懷二心天地可表披肝瀝膽竭力以報筆楮雖窮
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乃入相府來見曹操上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首
公快上而回收拾下一輛小車選舊跟從者二十人早晚侍候其夫人問
關公曰叔上近日行藏若何公曰只在早晚拜了丞相便請嫂上車堂
中原所賜之物盡皆留下寸絲亦不帶去其夫人曰叔宜上緊請勿遲滯
公又往相府辭門首又掛迴避牌連往數次皆不放參公往張遼家相探
欲言此事應托疾不出公思之曰此是曹相不容吾去之意也大丈夫既
已欲去而不動非大丈夫也即寫辭曹相書一封書云

羽封金印



奪門而出

漢壽亭侯關羽謹沐浴再拜奉書某聞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
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上陽若順時方可養育群生而成二
綱五常之義也羽生於漢朝少事皇叔劉備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
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曾慨然雖願恩諾羽所以歸焉後擢過望重實
難當只今探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羽旦夕不安
三思丞相之深恩如蒼海返念故主之意重若立山去之不易任之實
難事有先後當還故家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
謹書告辭幸希鈞鑒
建安五年秋七月
日書
遂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記懸壽亭侯印於庫中平明請二夫人上車
男女二十餘人伏事另遣人於相府下書公上赤兔馬提青龍刀護送車
行徑出北門上吏當之關公瞋目大喝一聲門吏皆避而退關公出門喝
後者曰汝等護送車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驚動嫂上從者推車
望官道進發却說曹公正論關公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奪門有書呈上操
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北門守將飛報關羽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

卷之三十五

五卷

探止蔡陽



人皆望此行又家中人來告說將軍畫對所賜金銀奇物美女十人另居
內室壽亭侯印懸於庫內先撥伏事人衆不帶去止與原跟從人二十小
車一輛隨身行李平明去了衆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三千鐵騎
當生擒關羽獻與丞相衆視之乃虎賁將軍蔡陽也蔡陽要趕關公未知
如何

關雲長獨行千里

曹操部下諸將中只有蔡陽不伏關公常有讒譖之意故要去趕曹操曰
事主不念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來明白去明白乃天下之大丈夫也汝
等皆可學之也李兩府覽關公傳言曰兩盡其忠世稱義勇遂賦詩曰

刺良恩已報曹公

辭魏歸劉兩盡忠

威鎮許昌謀涉遠

當時義勇有誰同

休追關羽

曹操叱退蔡陽不肯交趕程昱曰關羽不辭丞相不奉鈞旨何如操曰使
歸故主以全其義程昱曰丞相能舍之諸將皆不平也操曰何如不平
昱曰關羽有三罪以致衆怒且關羽昔在下邳事急來降丞相拜為偏將
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雖建微功就拜壽亭侯之職

程昱諫操



恩寵極矣一旦棄丞相而去不能盡忠其罪一也不得丞相之命飄然而
去欲殺門吏不遵國法其罪二也知故主之微音忘丞相之大德亂言片
楮冒瀆鈞威其罪三也今關羽若歸來紹是縱虎傷人也不若遣蔡陽趕
上誅之絕以後患操曰不然吾昔曾許之今日故舍之若追而殺之天下
人皆以我為爽信也彼各為其主遂喝退之後史官裴松之曰曹公知羽
不知心嘉其志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佐伯之才孰能至於此乎宋賢
有詩云

功成自合歸玄德

鮮印封金離故卻

不羨金銀光照室

為思恩義走長途

人言俊傑千年少

我道將軍萬古無

不是追兵無鐵騎

曹公元重去時書

又詩曰

獨公謀策最撓深

不追關羽令婦主

要趕關羽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終是缺禮曹操曰吾所賜金帛皆留還吾以是雲

便是中原伯業心

以是言曹公好處平生不殺玄德不追關羽

遼趕羽言



丞相相送

長千金不易其志也。以等之人，吾甚敬之。程昱曰：今後為禍丞相休怨操。曰：雲長非負義之人也。程昱曰：彼各為主，豈容人情耶？操曰：想雲長以去不遠，吾一發結識他，做個大人情耳。先交張遼去請住他，我與他送行。將一盤金銀為路費，一領綉袍作秋衣，交他時。想吾程昱曰：雲長必不回。來曹操曰：吾引十數騎先使張遼軍騎前去請，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行千里，本是趕不上，須要相傍車馬行，不敢放轡頭，按住絲韉，緩而行。背後有一人叫雲長，謾行。關公自思：呼吾字者，必不害吾人也。交軍仗人，從只顧大路緊行。吾自理會，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勒住赤兔馬，按定刀曰：文遠莫非來擒我耶？遼曰：吾身無寸甲，手無軍器，何必生疑。丞相知兄遠行，特來相送，並無相害之心。關公曰：丞相以來必有他意。遼曰：丞相已言彼各為主，勿追容兄自去，以全其義。為不曾相送，自輕身而來也。故先令小弟請住兄。長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當單騎，死戰。公回數十步，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二十餘騎飛奔前來，背後皆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徒，操見關公橫刀立馬，住於橋上，令諸將約住馬，足左右擺開。關公看了，手中皆無軍器，因以放心。操曰：雲長何故行

曹公送金



關羽不受

之太速耶？公馬上欠身施禮曰：關羽日前曾稟丞相，今故主在，來紹處不容不星夜去也。累次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全解印，納還丞相，望丞相不吝舊日之言也。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於路缺，獻書持具，路驢相送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與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別無他意，以酬大功萬之一耳。關公曰：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雲萍相會，別當酬之。操嘆而答曰：雲長忠義士也，恨吾無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聊表寸心。許將軍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關公，恐操有變，不下馬，用青龍刀尖挑却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轉身稱謝丞相，跑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無疑乎？吾言既出，不可追之。曹操自引眾將回城，於路嗟嘆曰：汝等當效雲長，以成萬世之清名也。有詩為証曰：

將軍降漢不降曹

千里尋兄豈憚勞

送別許都城外路

刀尖曾受錦征袍

關公來趕車仗，約行三十里，不見雲長，正慌走馬，回四下尋之，忽見山頭

廖化送還



夫人車仗

一人高叫雲長且住公迎視之見一人約年二十有餘黃巾錦衣持鎗正馬引百餘軍士下山關公問曰汝何人也其人滾鞍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勒馬停刀而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某就本處襄陽人也姓廖名化字士儉因漢末世亂流落江湖劫掠自給得四五百餘人却緣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二位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云是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於地下問其來意為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來杜遠其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恐人傷害留下山中公文急取下山須臾百餘人簇擁車仗到來公下馬提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嫂上受驚關羽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幾被杜遠之辱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根脚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之關公來拜謝廖化上以部下人馬護送關公上尋思此人終是群盜若用為伴人必恥喚公拜謝曰感汝厚意奈曾與曹公說口誓願千里獨行日後相逢必當重謝廖化拜送金帛雲長不受化拜辭而退自引入伴投山路去了

雲長投宿



胡華接見

晚投一孤庄安歇庄主出迎頭鬚皆白問曰來的將軍姓甚名誰關公向前施禮曰某乃劉玄德之弟關羽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者乎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公曰車上有二嫂夫人老人喚出妻小出迎其婆二夫人下車上草堂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坐關公曰嫂嫂在上安敢坐也老人曰公乃異姓何如之敬也雲長曰某曾與劉皇叔張翼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刀兵之中未嘗敢缺一禮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遂交妻女於草堂上相待二夫人老人於小齋款待關公上問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朝為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下為從事將軍必從此處經過就付書與小兒相會公求胡華書遂告以辭曹公之事胡華感嘆不已當夜二夫人宿於正房關公秉燭坐以待曉胡華餽送食饌關公請二嫂上車辭別胡華披甲提刀上馬投洛陽來前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是曹操部下將引五百軍在嶺把隘地不甚高是三州隘口關公押車仗至嶺上軍士報知孔秀提劍出關喝關公下馬關公只得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君將何往公曰已辭丞相往河北尋兄長劉玄德去孔秀曰河北表紹正

雲長刀斬



孔秀落馬

關公斬韓



福於馬下

是丞相對頭將軍以去必有來文公曰因行慌速不曾討得來文孔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在關下住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公曰汝稟丞相誤了我行程秀曰一日不稟且住一日一年不稟且住一年雲長怒曰何如也秀曰法度所拘不容不如當今乱世龍爭虎鬥之時既無文憑枉說英雄雲長曰汝不容我過去秀曰汝要過關留下老少質當雲長大怒拿刀便來欲殺孔秀上急閉上關門去了畢竟若何

關雲長五關斬將

孔秀慌忙退入關緊閉上門鳴鼓聚軍俱各披掛手執兵器分布左右孔秀全付衣甲綽鎗上馬放開關門大喝曰汝敢過關云長約退車仗縱馬提刀更不打話直取孔秀上挺鎗來迎兩馬相交鋼刀起處孔秀頭落死於馬下眾軍皆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殺汝也吾與汝等無干眾軍拜於馬前公曰借汝眾口往許昌告報丞相尚猶親自踐行孔秀故相攔截欲殺害吾上故斬之先說二夫人車行過關望洛陽進發元來先有軍士去洛陽報知太守韓福上急聚眾軍商議手下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却係私行若不阻當必有罪韓福曰關羽勇猛難以迎敵

顏良文醜尚自被誅以何計可以擒之孟坦曰先將鹿角又住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軍和他交鋒太守於高埠處暗箭射之仍伏兵士於左右如墜下馬即擒之解赴許都必然重賞商議定了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引一千人馬揮布關前這關是平地上樹立最昏守禦往來奸細關公見豎立旌旗密布刀劍韓福旁帶箭立馬揮鞭問來者何人公於馬上欠身施禮曰壽亭侯關羽借過路韓福曰汝有丞相來文否公曰事完不曾取得韓福曰吾奉丞相約命鎮守故都專一盤詰奸細往來若無文憑即係私逃公怒曰東嶺孔秀被吾斬之汝等當吾欲尋死也韓福曰誰人與吾擒之孟坦出馬輪双刀來取關公上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兩合撥回馬便走公趕來孟坦只指望誘引關公誰知公馬乃赤兔馬日行千里走若星飛坦馬尾相交趕上腦後一刀砍為兩段公勒馬回水韓福因在門首盡力放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口咬箭出血流不止飛馬徑取韓福喝開眾軍韓福急退不迭關公刀起帶頭連腮砍於馬下衝散眾軍保護車仗出關雲長割帛止住箭瘡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汜水關來把關將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鎚元是黃巾餘黨後

晉靜長老



引公入寺



喜於廊下

後曹操撥來守關早有人先報去却說關公殺了韓福下喜就尋思一計
 說關前一座寺名鎮國寺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重阜時廢了曹操使韓
 福新修下喜就寺中埋伏群刀斧手二百餘人擊盞為號要害雲長下喜
 離關下迎接關公上見喜慇懃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仰慕
 今歸皇叔以全大義雲長訴斬孔秀韓福事喜曰將軍殺者是也某見丞
 相代稟以事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汜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眾僧鳴鐘
 出迎本寺有僧三十餘人數內一長老正是雲長同鄉法名普靜上長
 老知下喜之意向前來與關公問訊公下馬答之靜長老曰將軍離蒲東
 幾十年關公曰近二十餘年矣靜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因離鄉多年不
 曾相識靜長老曰貧僧與將軍家只隔一溪下喜見靜長老說鄉曲故事
 只恐走泄了此之曰我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多言也雲長曰不然鄉
 人見鄉人安得不叙舊也長老請方丈會茶雲長曰二嫂在車上可就先
 獻之長老交把茶先送夫人請公入方丈以手携挈以目顧盼公知其意
 喚左右將刀近隨下喜請於法堂筵席公見壁衣密布掣劍在手與下喜
 曰君請關某無反意云下喜曰安有他故公於壁衣中窺望見群刀斧手

公大喝曰吾以汝為好人輒敢如此下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數人胆
 大者向前皆被關公砍倒下喜下堂透窗而去公棄劍取大刀步行趕來
 下喜暗取鎗飛擲打公把刀背撥開趕將入去一刀砍碎腦蓋死於廊
 下公急出看二嫂早有軍人遠圍住見公來皆四散奔走公皆趕散謝
 靜長老曰若非吾師幾被以賊之害公辭靜長老行靜曰貧僧以處難容
 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長後會有期將軍保重後來還有相會處普靜去
 了雲長護送車仗望榮陽而進却說榮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
 比及雲長未到韓福家先使人通報了雲長比到榮陽王植使人關口當
 住關吏問了姓名來報王植王植出關喜咲相迎雲長說尋兄之事植曰
 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頓暫請入於館驛中歇宿一宵來日登途未
 遲雲長見了王植意甚慇懃請二嫂入城驛庭中皆已鋪陳了當王植
 請赴宴雲長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植堅請不去酒食皆送至驛中關公
 見於路辛苦請二嫂正房歇定從者各自安歇飽喂赤兔馬并駕車馬足
 公亦解甲少歇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听令曰關羽背丞相而逃又於
 路殺太守并犯關諸將死罪不輕以人勇猛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



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先燒斷外門四圍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今夜三更事亦自引一軍接應胡班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要火把一束又取乾柴引燥之物先撤於館驛門首胡班尋思吾不識雲長如何模樣當往觀之胡班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何處答曰正廳觀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他左手綽髻凭几於燈下看書班看了大驚曰真天人也語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王太守下從事胡班雲長曰莫非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喚起從者取書付班曰看畢嘆曰險害忠良遂入密告曰王植要害將軍今四面一千火把約二更放火其今欲開關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雲長大驚恐慌忙請二嫂上車雲長披掛提刀上馬及出驛庭果見軍士各執火把听候公出城門已砍開公催人伴急行城中胡班放火行不數里背後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羽休走公兜住馬大喝匹夫吾與汝無仇何令人來燒我王植飛馬挺鎗來迎火光之中被雲長一刀對腰砍為兩段人馬皆散關公不趕自隨車行後知胡班被王植家人所殺關公催促趨行過滑州界首人報劉延知延慌忙引數十騎來迎公馬上欠身而言太守別來無恙劉延曰今欲何



往雲長曰碎丞相去尋家兄劉延曰玄德在袁紹處袁紹乃丞相仇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劉延曰即日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下秦琪把守恐不容將軍過渡公曰太守應付船隻何如延曰船隻雖有不敵應付關公曰前者斬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圍今日求一隻渡船不付何也延曰夏侯惇將軍知必見罪公知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進發秦琪引軍出關問來者何人公曰壽亭侯關羽是也琪曰今欲何往公曰欲投河北尋兄劉玄德去乞借渡船琪曰丞相公文何在關公曰吾不受節制有何見拘琪曰吾奉夏侯將軍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汝知吾於路斬攔截者庶琪曰你只近得無名下將焉奈我何關公曰汝此顏良文醜若何琪大怒舉馬提刀直取關公兩馬相交青龍刀起秦琪落馬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者不必驚走快備船隻送吾過河軍士急尋船隻傍岸公請二嫂下船渡過黃河望北進發便是袁紹地面雲長所過關隘五處斬將六員有詩為証

掛印封金辭漢相
刀偃青龍出五關

尋兄遙望遠途還
忠義慨然冲宇宙

馬騎赤兔走千里
英雄仗義定江山

雲長路見



孫乾言信

獨行斬將應無敵 今古流傳翰墨間
關公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懷痛恨
看承我為無恩義之人也嗟咨不已正行之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
雲長且住關公勒馬觀之乃孫乾也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孫
乾曰汝南劉辟龔都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曹操之計不想
袁紹眾謀士自相妬忌田豐高囚獄中祖受黜退不用審配郭圖等各自
奪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知雲長欲回必然陷害某與劉皇叔商議欲先
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三日了想雲長不知落在勾
中故遣某於路相迎將軍天幸於此接見將軍可就往汝南與劉皇叔相
會雲長交孫乾拜了二夫人問其動靜皆掩面垂淚而泣不投河北去逕
取汝南來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軍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雲長
休走畢竟如何

關雲長搗鼓斬蔡陽

夏侯惇趕來畧有三百餘騎雲長令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勒回馬按住
刀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又無明文汝於路殺人又

夏侯惇



戰關羽

斬吾部將吾特來擒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時曾說應有殺戮不
須面命於路守關生事攔截吾故斬之惇曰吾欲為秦琪報仇躍馬挺鎗
欲出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軍交戰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
取出公文於馬大叫曰丞相怜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上攔截故遣
某持將文書遍行諸處也惇曰關羽於路殺把關將丞相知不來使曰這
不知惇曰活擒將去見丞相自放他關公大怒曰吾恨汝非大丈夫也拍
馬輪刀直取夏侯惇挺鎗去迎兩馬相交戰到二十餘合又一騎飛至
大叫曰二將軍罷戰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曹丞相恐
於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於路殺把關將否曰未知也
惇曰如此不可放去兩將又戰到十餘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休戰
惇曰陣前問使者曰丞相交擒關羽手使者曰非也丞相三使誠恐路上
人當關將軍故送公文交行惇曰既未知於路殺人必當擒下指揮手下
馬軍團圍住休交走脫背後軍馬又來關公無半分懼怯声右巨雷大
喝欲衝陣前夏侯惇挺鎗來迎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元讓雲長休得
爭強眾皆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曰奉丞相公文為雲長斬

雲長孫乾



了孔秀恐於路有阻特差吾來交於路關隘仍便放行夏侯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托吾薦見丞相他分付在我處今無罪斬之於理恐有未然遼曰吾見蔡陽自有分解既丞相交雲長去不可廢寬洪之意惇交軍馬退去後人有詩讚曹丞相云

為愛英雄越古今
應非孟德施奸狡

三番遣使意何深
正是牢籠天下心

張遼曰雲長今往何處公曰兄長若不在袁紹處吾往普天下尋之遼曰未知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公曰既已告辭安有復去之理文遠回許曰借言請罪二人分別張遼與夏侯惇自領軍回去雲長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以事二人並轡而行遇晚隨處投宿行了數日正值大雨滂沱行裝太濕遙望山莊邊一所莊院關公先往借宿庄主出迎公言來意了庄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與關公孫乾三人於草堂飲酒一面烘衣行李一面喂養馬疋黃昏左側一後生引數人入庄遙望草堂郭常喚曰吾兒來拜關將軍公問之常曰以愚男也公問何來答曰射獵方回常流涕曰老

投庄安歇

雲長不殺



郭常之子

夫世本儒流務農以為生計止有父子不習儒業專務遊獵為樂是家門之大不幸也公曰方今乱世若使棄文就武善射弓馬亦可以取功名何不幸也常曰若使肯習武藝亦是善事是子專務遊蕩無所不為公亦嘆息久之郭常相陪至更深各思止宿郭常辭去關公與孫乾曰以老如此之賢以子如此之愚何天意之不齊也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開公提刀往視之見郭常之子跌倒在地從者與庄客相打公急問之從者曰以人來盜赤兔馬牽出欲備鞍被馬一脚打倒方知其事我等趕起奪馬庄客盡來強奪因以相打孫乾勸關公殺之公責之曰吾獨行天下全仗以馬汝若盜之是絕吾去路矣却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以逆事罪合於死奈老妻甚愛以子若殺之則老妻必憂悶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幸甚關公平生是仗義之人思以老人先曾密告了故釋之而不殺坐而待旦平明收拾行裝郭常夫婦拜於堂前謝罪辱子冒瀆威顏深感將軍不殺之恩公令喚出善言慰之常曰辱子四更時分又引四個無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前生之冤孽也公謝郭常遂請二嫂上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取山路而行不到三十里山背後兩馬約有一百餘人

周倉跪



見關羽

隨來為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攔住去路為首者
大叫曰吾乃天公將軍張角大方裴元超也來者快留赤兔馬放你過
去關公大咲曰狂猾匹夫汝從張角為盜還知劉備兄弟三人名字麼為
首者曰我只聞有個赤面長鬚者姓關字雲長不識其面汝何人也公乃
解開鬚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敵於馬前公問姓名裴元
超曰某因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哨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齣報
道有一客人騎一疋千里馬在我庄上投宿故交其來強奪却是命可殺
此人明正其罪關公曰吾看郭常相敬甚重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抱頭
鼠竄而去雲長曰汝不識吾何以知吾名字元超曰離此二十餘里地名
新坡有一卧牛山上一有一關公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
髮形容甚醜元是黃巾張室部下為將後因室死哨聚於山林多曾與其
說將軍盛名恨無門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信義之士為盜耳今
後可去從正勿陷以身裴元超拜謝却欲分別遙望見一彪人馬來到元
超曰必周倉來也立馬候之果是周倉見雲長下馬俯伏於道傍雲
長請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倉曰舊有黃巾張室曾識得尊顏恨失身於

羽畫二嫂



收留周倉

賊寇之內不得相預今日天賜機會得拜於此將軍不棄收留周倉為軍
前小卒早晚執鞭墜禿死也甘心雲長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之人伴若何
周倉曰听其自便願隨者隨之遂問一聲皆願隨順雲長遂下馬於車前
稟問二嫂曰其夫人曰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辛未
嘗要軍馬相隨前者廖化叔尚卻之今次又容為盜者相從恐惹人議論
裙釵淺見叔自斟酌雲長曰嫂之言是也遂回周倉曰非是寡情奈
二夫人未順汝等且於山中寧耐吾尋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周倉頓首而
告曰周倉乃一粗鹵匹夫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遇天日似以等英雄
挫過別無門路也如將軍不容不欲眾隨都令跟裴元超去某步行跟將
軍離千里不辭也雲長再以此言告二嫂其夫人曰一二人相隨又且何
妨雲長令周倉撥人伴隨元超曰哥上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
汝若去時人伴皆散汝可權時部領若吾跟將軍但有住扎處便來取你
裴元超快相別周倉跟雲長望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
間遙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何處也土人答曰是古城數日前有一
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趕退別處去了此人在古城中招

羽至古城



張飛欲殺



羽斬蔡陽



死於馬下

軍買馬精草屯糧聚四五百人到處無人敢當關公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誰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入城報說交接嫂嫂却說張飛自芒碭山中飄蕩落寇待投河北去路徑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就教入去奪了縣治縣官皆道張飛就以此安身忽見孫乾便問其故乾說劉呈叔離了秦紹處投汝南劉辟處會合軍馬今關將軍送二嫂離了許昌尋覓到此請將軍出郭迎接張飛听罷亦不回言隨即披掛綽丈八蛇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北門雲長望見翼德到此聲如巨雷刀付周倉執了拍馬來迎張飛睜圓環眼倒豎虎鬚聲如雷吼揮矛望雲長便搦雲長大膽隔過鎗便斗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無義之人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順了曹操今為壽亭侯自享富貴又來賺我上與你併個你死我生雲長曰你元來也不知難說許多見送着嫂嫂在與你自請問甘糜二夫人听得揭車帷呼曰德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休怪我先殺無義之人再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雲長叔上並不曾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哥上在秦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至此你休錯見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理乎嫂

嫂休被他瞞過了甘夫人曰在下印時出於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兄弟休歪了我心孫乾曰持來尋將軍飛喝曰和你也胡說他那裡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雲長曰我來捉你必道要及帶軍馬來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來也要長回頭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上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張飛大怒曰尚敢誘吾一條丈八蛇矛搦來雲長止住曰兄弟且住看斬來將以表吾真心曹軍擺開蔡陽提刀疋馬立於門旗之下猛見雲長大喝曰汝殺吾外甥秦琪元來却在這裡奉曹丞相鈞命特來捉你捉住你我便為壽亭侯叫聲搥鼓上絕筆動雲長早騰到面前一聲鼓震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有詩為証

將軍氣概與天平 匹馬單刀獨自行 千里尋兄恩義重
五關斬將鬼神驚 鼓聲响處入頭落 旗影開時血刃橫
堪嘆蔡陽無計算 山鷄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
千古令人笑蔡陽 提刀幾欲戰雲長
古城偶遇交鋒處 畫鼓絕搥一命亡

張飛迎二



嫂入古城



關羽孫乾



往尋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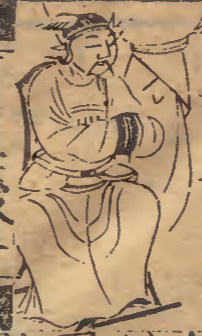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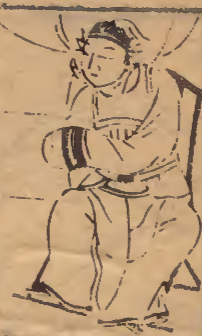
衆軍便走雲長趕上活揪馬上拿蔡陽認旗的過來問取消息拿認旗軍士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斬死他外甥心中忍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報仇丞相不肯放差他汝南來攻劉辟不想這裡撞着將軍雲長去張飛馬前告說實事張飛問雲長在許昌行止那人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纔信其真實却欲下馬於二嫂車前施禮城中又報說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得甚急不知何人飛心中大疑便引軍轉城來迎畢竟是誰

劉玄德古城聚義

張飛看時果見數十騎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問之竺曰自後徐州失散吾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听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並不知將軍在與昨者道上遇見一夥客人言稱有個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見今據守古城吾兄弟思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張飛曰雲長兄送二嫂今日方至此孫乾亦已知大哥下落糜竺大喜飛遂迎請二嫂上進城衆人解甲請二夫人坐定衆皆哭拜於地上夫人感傷不已張飛却統備問仔細其夫人說雲長前後經過之事張飛遂下拜雲長飛等各言其事乃宰殺猪羊為宴雲長曰兄長未

至甚酒食可充肺腑也孫乾曰以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尋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衆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數十騎從者逕奔汝南而來劉辟龔都接着便問皇叔下落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數日為見軍馬缺少再回河北袁紹處商議三日前去了雲長悒悒憂悶孫乾曰將軍休憂只做某一番馳驅再往袁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雲長辭了劉辟龔都還古城與張飛說知以事飛欲有往雲長曰有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所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去取兄汝可守守古城飛曰汝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曰汝但放心我見攪而變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曰卧牛山裴元超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有五百餘人馬有四五匹雲長曰我等抄近路去取兄長汝可去卧牛山招此一路人馬於大路來接應切勿有誤周倉勃然上馬而去雲長孫乾接冀州來至界口孫乾曰將軍只在以間尋個去處歇泊某自入城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術雲長於道左見一村莊同往覓宿庄上一人出迎雲長實告知庄主庄主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捧雲霧見青天喚了二子出拜長子關平次子關雲讀書次子關平字武藝關定

玄德孫乾



簡雍議事

趙雲下馬



拜見玄德

雷雲長在庄人伴畫藏於家孫乾足馬逐投冀州入見玄德把上項事說
 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可暗請來密室商議簡雍到孫乾相見共議脫
 身之術維曰主公明日見表紹可請親往荆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
 乘輿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紹說曰劉
 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為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已遣使
 往結好了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以人是備同宗之兄備往託之必無阻
 當紹曰君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交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兄弟與
 雲長已辭曹操必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耳玄德曰顏良
 文醜比之二鹿耳關羽乃一虎也若失二鹿得一虎足可以拒曹操何故
 欲殺之紹笑曰吾實愛之故戲言耳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以去必不回
 矣紹曰當如之何雍曰某願同行一以同說劉表二以監住劉備紹曰甚
 妙玄德先交孫乾行次日來辭表紹曰恐汝獨力難成吾使簡雍相輔
 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表紹上馬出城郭圖入見紹曰劉備前者去說劉
 辟未見其功今又同簡雍去說劉表此行必不還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
 自有見識也郭圖吁嗟而去玄德簡雍二人行出界口孫乾接得共至關

定庄關公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已關定令二子拜於草堂之間玄德問
 其家雲長曰以人與弟同姓欲令次子跟弟同去玄德曰幾歲矣關定曰
 次子關平年十八歲矣玄德曰老夫既有心令子跟雲長吾弟又無子嗣
 某願求令即與雲長為嗣若何關定曰若蒙主盟願所尊命玄德致謝關
 平自此拜雲長為父玄德恐表紹追之急收拾起行去關定送了一程雲
 長交取道投卧牛山來正行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十騎帶傷軍而來雲長
 引見玄德忙問其故周倉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軍騎馬而來和裴
 元超交鋒只一合搦死裴元超盡數招降了占住山頭周倉到彼招誘人
 半正有這絕個過來餘者俱怕不敢擅離某親與交戰被他連贏數次身
 被三鎗因此運來專待主公玄德問曰以人模樣何如姓甚名誰倉曰極
 是雄壯不知姓名雲長提刀躍馬而行玄德在後迎投卧牛山來周倉在
 山下叫喊那員將全付披掛挺身縱馬引眾人下山玄德揮鞭出馬大叫
 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滾鞍下馬拜於道傍玄德等一齊下馬迎之
 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其所從來雲曰自離主公
 孫權不從諫以致喪身放火自焚表紹累次招諭雲上想紹非成之人

二夫人古



棄而遠投北方後知主公在表紹處欲來相投又恐表紹見怪四海無家
無容身之地因以此遇裴元超下山奪馬其殺之借此安身今知張翼德
在古城又欲投之恐非真實今天幸得遇主公正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
大喜盡訴從前之事趙雲隨玄德去玄德曰吾一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
之情誰想今日相會雲曰雲奔走四方尋主事之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
肝膽塗地無少恨矣當日即燒毀山寨部領人眾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
飛糜竺糜芳出郭迎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嘆無盡
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宴會先祭天地通勞諸將歡悅文武故舊相聚
又添子龍玄德歡喜不勝連飲數日以慶再見之喜後人有詩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
今日古城重聚處

信斷音稀杳不聞
正如龍虎會風雲

又詩曰

玄德關張離散後
從來良相隨明主

古城天遣再相逢
又得常山趙子龍

城會玄德

却說周倉馬步軍四五十人玄德令棄古城去守汝南又值劉辟龔都遣

表紹脩書



人相請玄德遂引軍前往汝南屯扎招軍買馬漸自岬嶺却說表紹見玄
德簡雖二人不回大怒欲引兵伐之郭面等諫不可劉備乃疥癬之疾耳
曹操乃是对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
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流糧積五七年甲兵
數十萬可遣人相結好之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議即時
脩書遣陳震為使來東吳會孫策合兵共破曹操還是如何

孫策怒斬于神仙

先說孫策自霸江東之後兵精糧足因建安四年為譙取廬江後復救郡
破黃祖敗劉動豫章太守華子勤華歆降志勢大振張紘詣許都上表云
臣討黃祖以十一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
臣以十一日平旦部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
征虜將軍呂範領零陵太守行滂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韓當行
武鋒校尉黃蓋同時俱進躍馬臨陣手擊急鼓以齊陣勢更士奮激踊
踴百倍心精意果務競用命越渡重壘迅速若飛火放上風江激烟下
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刃所截劍火所焚前無生

結好東吳

孫策具表



寇惟祖逃出獲其妻妾男女七人斬虎即韓稀以下二千餘級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人獲船大小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劉表未擒祖夙狡猶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矣表為孤注之虜誠為鬼尸陛下聖神文武威振天下臣待罪戰慄謹表奏聞伏望天鑑

以表乃破黃祖後來不必重說

曹操知孫策強盛乃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配嫁孫策小第孫繇由是結親留張紘在許昌孫策以時欲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甚恨之常有襲許昌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使背表與浮帝云孫策驍勇與關羽相似宜加貴寵可召還京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在外必作後患當速制之貢使渡江被把江守將所獲解赴孫策上觀表大怒請貢說話貢之曰汝欲送吾於死地何也貢辭無以意孫策將出表示之貢無言可答策命武士絞殺之貢家蓋皆逃散有奴客三人要與許貢報仇恨無其便孫策專好射獵一日引軍會獵于丹崖之西山中趕起群鹿各爭追射策所騎五花馬走似飛走山中如登平地正趕之間道傍見三人持槍

絞死許貢

許貢家人



鎗搠孫策

弓立於竹篠之內策勒馬問之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以射麻策方舉鞭而行一人拋鎗望策左腿便搠策大喝一聲掣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鋒忽墜只存劍靶在手內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策面孫策就拔去面上箭掣寶雕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二人牽鎗向孫策身上亂搠大叫曰我等皆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耳策別無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正在危急之中程普引數十騎來將許貢家客三人砍為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以傷至重以帛勒之救回吳會養病靜軒詩云

孫即智勇冠江湄

許客三人能死戰

射獵垓心受困危

殺身豫諫未為奇

尋華佗時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以治療敷藥貼餌訖醫者言曰前頭帶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動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孫策為人平生性急恨不得三日無事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許昌有人來策喚而問之來人曰操每恨主公常笑曰獅兒難與爭鋒策笑曰操帳下謀士還皆恨吾否來人曰惟有郭加不伏主公策厉声問曰加曾有何

孫策令捉



千古上樓

夫人勸策



勿殺千古

說來人不敢言策怒欲殺之來人只得從實告曰郭加對曹操言曰孫策不足懼也雖有百萬之眾安敢橫行中原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倘有一刺客起便為強暴之虜也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策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曹操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漢帝不待瘡口平復便出謀事張昭諫曰醫者說主公百日休動何故以一時之忿自苦千金之軀也策曰匹夫料吾上實誰容誓取中原以彰英雄昭曰待主公瘡好設之未為晚矣時值袁紹使命陳震至言欲結外應南北攻曹其分天下策心甚喜於城門樓上會聚諸將款待陳震正欲飲酒間忽見眾將下樓耳語紛紛策怪而問之左右答曰千古神仙樓下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欄而望之見一道人身長八尺鬚髮蒼白面似桃花穿飛雪鶴氅袍執過頭策杖立於當道上過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男女皆焚香伏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與吾擒來左右皆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誦道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不應驗當世呼為神仙是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守遠吾軍令策欲擊劔左右不得已下來推千古上樓策叱之曰你怎敢扇惑吾軍心耶千古

對曰貧道瑯琊人也自先朝曾採藥入山得神書於曲陽瀑布泉上皆白表朱書號曰太平清領凡百餘卷皆治人扶病方術名之曰祀田書是科有^{醫家十三科}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世人未嘗取毫厘之物安得翁惑明公之軍心耶策曰汝毫厘不取於人衣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之徒今若不誅必為國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千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室劔何妨眾官皆諫策恨未消命枷鎖下獄禁之眾官散後皆令妻女入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策入後堂言曰吾聞汝將千古先生下獄此人多曾助軍招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幻術惑眾之心遂使諸將不得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掌兵者呵禁不能止此等典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曰願母親勿听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急喚出獄吏取千古出來獄吏盡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父母策使窺之旋帶枷鎖而出策大怒盡斬獄吏仍粗手下獄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千古策曰汝皆讀書之人何不達禮吾聞昔日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度常着絳帕裹頭焚香讀

千古祈雨



百姓感仰

孫策卧病



夫人往視

三卷二目三傳

五十六

十七

和俗道書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無益諸君自未悟
身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廢紙筆也吾必斬之呂範進曰其素知于先生
能祈風禱雨方今荒旱何不令求雨以贖其罪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
眾保之於獄中取出踈去枷鎖令求甘雨于吉即沐浴更衣辭眾將曰吾
求三尺甘雨以救萬民吾終不允一死諸將曰若有靈驗我主公必敬也
于吉曰若氣數不此不能逃也于吉引繩自縛曝於日中策使人曰若午
時無雨即焚死於此處先令人搬運乾柴堆積於市忽然狂風驟起百姓
觀者何止數千填塞通衢策於鼓樓上望之風起處南北雲生飄然天心
四下雲霧漸合候吏報曰午時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
也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棚四下奔火焰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衝上霹
靂一声响處雷電齊發空中大雨如注傾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從
午時下到未時雨有三尺于吉仰卧于柴棚之上大喝一声雲散雨住復
現太陽眾官親自將于吉扶下柴棚解去繩索使詣策禮之孫策乘轎至
通衢見眾官皆跪拜於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
誤遇其便吾手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為禍之端也掣宝剑命左右斬之

眾又力諫策曰汝等皆從于吉造反眾皆默然叱手下一刀斬首頭落地
時一道青氣投東北去了策怒將于吉頭號令于街市以禁妖妄之罪是
夜風雨大作及曉不見于吉尸首人皆為尸解報知孫策上怒欲斬守尸
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促步而來策欲取劍斬之勿疑皆倒於地性
命若何

孫權領眾據江東

孫策見于吉於陰雲中來取劍斬之自倒于地眾救入卧房昏迷不省母
吳夫人來視疾須臾救醒說于吉之事母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招禍策
咲曰吾自十六七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知多少何曾有為禍之理
今殺妖人以絕大禍何足惧哉母曰汝因不信以致如此可作好事以保
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能為禍也母親勸之不省自令左右暗修善事
以禳之是夜二更策卧于房內忽然陰風將燈滅而復明燈燭之下見于
吉立於床前策于床頭拔劍砍之鏗然有聲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
以清天下汝為陰鬼何敢近吾忽然不見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
而行以寬母心母見孫策日漸黃瘦轉求修設大齋醮以禳策以策聞之

策往玉清



觀見于吉



孫策將薨



印付孫權

乃見母曰兒自幼從父縱橫四海未嘗見父敬何鬼神母親何故詔倭以
 事之母曰非也凡人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清濁耳其清英魂不
 散升天為神稟其濁幽魂不散入地為鬼聖人尚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
 手又云禱尔于上下神祇神鬼之事不可不信汝屈害神仙豈無報應吾
 已令人設醮於郡中玉清觀內汝可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
 命遂上轎至觀道士出迎策心不喜勉強而入觀內道士請策行香策焚
 香下拜忽香爐烟起不散結成華蓋上上立于吉策怒為誰斃宇下即無
 行不數步又見于吉立於前面孫策掣從人所佩劍殺之一人着刃而倒
 眾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於腦也竅內迸流鮮血而死策交擡
 出埋之比及出觀于吉又當于觀門之前眾皆不見惟孫策見之策曰此
 即妖人之所也坐於觀前隨呼武士五百餘人拆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
 皆墜於地策獨見于吉於屋上用手惟之策轉怒令武士一齊放火烧毀
 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磚瓦擲之策急歸府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歸
 府第點起三萬軍馬於城外屯扎野營夜宿中軍帳令武士各執長鎗大
 斧透帳而立是夜獨見于吉披髮而來策於帳前叱喝過晚如狂若醉欠
 日急歸府內城門之上又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母親見從者其言其
 哭不能已是夜見于吉數十番眼不能合比及天明母至見策極其瘦弱
 母曰兒形容全換美策交取鏡照之見形容自竟失驚而顧左右曰面色
 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於鏡中撲鏡大叫一声金瘡迸裂
 昏絕於地母交扶入卧房內頃更策醒見金瘡粉碎乃嘆曰吾不能復生
 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
 固足以規成敗公等善事吾弟乃取印綬喚弟孫權來卧榻邊曰若幸江
 東之眾決机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保
 全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兄勅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與
 母曰不孝男天命已盡不能以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兄弟望母親朝暮訓
 之父兄舊人慎勿輕忽母乃痛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立事當復如何策
 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無失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
 周郎恨周郎不在左右不得相付托也喚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一聽於
 孫權所使宗族中有異心者眾皆斬之骨肉為泥不得入祖墳廷壘喚妻
 喬氏曰吾與汝不恨中途相別早晚汝妹入見可囑付交周郎即說知在意

孫權哭



相輔吾弟休負我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也策又回顧左右曰汝事吾弟各懷忠義之心再與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陰魂于九泉之下必不相見言訖而卒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讚云

獨占東南角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靜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應是識周郎

曾子固詩曰

兵跨三江敢戰爭 民連六郡喜安寧
血染秋波寶劍醒 眼闊尚嫌天下小
誤誅于古渾閑事 只恨東南落將星
光搖寒日金盔重 心高不信鬼神靈

又題誅于古

來往東吳數十年 盡言于古是神仙
英雄不信虛無事 覽鏡猶然氣觸天

策靈柩



孫策既亡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且周公立法伯禽不師非欲違悖時不幸也周禮云遇喪事即罷政事時有徐勇作亂伯禽罷哭而往征之蓋急於王事不得已也伯禽不師蓋為不得已哭也

見孫權

全像三國志

策靈柩起程張昭道乃哀感是顧猶閉門而緝盜未可以為仁也張昭言罷乃令孫靜理會喪事即改易孫權之衣服扶出理論車馬大事權生得方願大口碧眼紫鬚昔有漢使刻琬入吳見孫策嘉伯仲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然才秀各達然皆祿祿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幹不常有天貴之表又享高壽眾皆不及也孫權既掌江東大事尚勿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周瑜守禦巴丘所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遇吳郡所得策亡星夜趕來奔喪哭拜於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盡訴周瑜曰其安敢當付托之重任乎夫人曰江東之事全仗公瑾惟願不忘伯符之言則孫氏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於地曰敢不效犬馬之力報之以死乎權入拜謝瑜曰願勿忘兄之言明以訓誨瑜頓首曰願以肝膽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輔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公兄有言內事委托張子布外事盡賴公瑾為之瑜曰子布吳之達士將軍可事之以師傅之禮瑜驚鈍不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誰瑜曰此人胸藏韜畧

五卷

瑜請魯肅



拜見孫權



瑜見孫權

腹隱机謀幼而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天散資財以濟貧活瑜為居巢長時將數百人經過因無糧食往來稍助其家有兩困積谷各三千斛見瑜言即指一困與之平生好擊射之引男子渡江見居曲河劉子楊數次書往廬江以人未肯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字子敬權聞大喜遂交周瑜親往請之瑜奉命而往肅接見共坐肅問其故瑜將孫權相招待之意白之肅曰劉子揚父召吾往廬江吾欲就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書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亦擇君耳今吾主孫將軍親賢求士納奇錄異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與於東南惟美事勢當其曆數終成帝基以協天時正烈士攀龍附鳳驅馳之秋吾故請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而介意也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其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眾賓皆散惟獨留魯肅共飲同榻抵足而卧過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其承父兄基業思運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教之肅答曰昔漢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自帝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昔之項羽也將軍何思得為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業曹操不可盡除今將軍權且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

黨類橫如此亦自無嫌何者此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跨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盪天下此裔帝之業也叔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室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為耳權大喜披衣起謝曰願承教誨同享富貴自此權大喜魯肅賜肅老母衣服帟帳居處受用如昔富時肅乃薦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於江東治毛詩通四書明左氏春秋事母至孝瑯琊郡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權甚敬之拜為上賓瑾勸勿通袁紹且順曹操後却圖之權用諸葛瑾之言遣陳震還以言絕之曹操知孫策死尚議起兵下江南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古義若其不幸成仇棄好不如因而撫之曹操從其言即封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沈委張紘為會稽都尉賫敕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將張紘回吳會與張昭同理政事權既領會稽缺人管事張紘乃薦合肥長見居上廬其郡人也姓顧名雍字元愷乃漢中郎將蔡伯皆從弟其人少言語不飲酒歷歷正大權以雍為會稽承行太守事因此孫權威震江東甚得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亡孫權領眾曹操封為討虜將軍結為前部矣袁紹大怒遂起冀

袁紹興



兵伐曹

曹操聚



將議事

青弁逃四州軍馬五十餘萬復來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曹操官渡戰袁紹

袁紹起兵五十餘萬望官渡進發官渡在鄴州夏侯惇發言言急曹操上
急引文武等官及起兵得七萬人投官渡來迎敵留荀彧守許昌先說袁
紹兵臨發田豐又上言曰務宜守靜以待天時若妄與兵必有大禍遂紀
諍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出不利之言紹欲斬之眾官皆乞逐枷扭送
獄恨曰吾破了曹操明正汝罪紹軍起發旌旗遍野劍戟如林行至陽武
純下寨祖授曰北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南軍南軍雖精壯而糧草不若北
軍南軍無糧利在急戰北軍有糧宜在緩守若能曠引月日則南軍不戰
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吾軍心吾已囚之回日必斬汝又敢如是也此左
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問罪紹前後新日大軍七十五
萬東西南北周圍安營連路九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來報官渡操軍新
到聞知皆懼曹操與謀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必畏也吾南軍皆精
銳之士可以一當十也但利在急戰若延月日糧食不敷軍必散矣曹
操曰此言正合吾意點軍交旌旗檣鼓而進北軍分一半來迎兩軍相會

結成陣勢烟雨迷天征塵蔽日審配交撥北軍中營箭手一萬人伏於
翼子箭手軍馬五千伏於門旗內砲响齊發北軍中盡鼓三通袁紹金盔
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勢大將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守旌旗節鉞
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打話南軍內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擲列張遼
許褚徐晃李典于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听候曹操以鞭指紹曰吾
奉天子之前奏請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次反耶紹怒曰汝
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弥天甚於王莽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
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操上怒張遼出馬張郃來迎兩將於陣
前開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暗上稱奇許褚忿怒揮刀縱馬直取高
覽挺鎗來迎四員將不見輪贏曹操陣內夏侯惇曹洪各引一軍兩行齊
出衝北軍陣審配任將臺上見曹軍來交軍中放起號砲兩下弩手齊發
中軍弓箭都湧出前面亂射曹軍如何抵當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
兵大敗盡退官渡去守袁紹移軍近官渡下寨審配言曰可操兵去官
渡曹操寨邊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
口許昌可得紹從之於寨內選調生力軍人用鉄鍬土擔背來曹操的寨

曹操劉



曹公得



荀彧書

全象三國志

前壘土成山元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週圍築三十餘里廣闊傍有河後
 有山為之險要因此難打曹軍見紹軍壘土為山張遼許褚等皆要出戰
 却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座
 上立馬櫓即雲梯也分撥一半弓弩手於旗上亂射之曹軍大俱皆頂牌
 遮箭守禦一聲柳子响處矢下如雨曹軍皆蒙楮伏地箭脚也寨中亂竄
 寨外北軍呐喊而哭操見軍慌亂忙請謀士商議劉曄進曰可作石車以
 破之操令劉曄監造曄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壘內正對上山土
 山上雲梯候弓弩手皆上放箭營內一齊按動砲車上掛大砲石飛空打
 雲梯人無躲處擊破其梯弓弩手死者無數北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南
 軍營中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操又問劉曄曰此是北軍明不能攻用其
 暗上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之曄曰透營內可掘長塹伏道無用
 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了少軍力守官渡自
 八月至九月終紹軍不退操軍力疲乏粮草欠缺意欲棄官渡还許昌持
 疑未決乃作書以遣人來許昌求救荀彧回書至報之書云

奉承鈞命使决進退之疑愚意謂袁紹悉得其眾於官渡欲與明公决
 勝負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剪除以天下之大統也且紹布衣
 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如昔楚漢在荊陽之間神武明哲而輔以
 大順何為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荊陽成皇間也是時劉項莫肯
 先退者則勢屈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危而不得進已
 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以用奇之不可失也區區拙見盡竭忠誠
 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效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里操遣將出營
 巡哨徐晃部將史煥獲得北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将韓猛運粮至軍
 前接濟允令我等探路徐晃捉其人見曹操言運粮事荀攸曰韓猛倚匹
 夫之勇率易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半路擊之可斷其粮紹軍必自
 乱操曰誰可往之荀攸曰徐晃足可辦也操差徐晃將帶史煥并火炬先
 去後使張遼許褚接應六千兵分兩隊行當夜韓猛押粮車數千輛來奔
 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内徐晃史煥三千軍截出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
 才交史煥殺散人夫放火烧着粮草韓猛當敵不住撥回馬走來紹軍望

張遼大



戰張卻

許攸勸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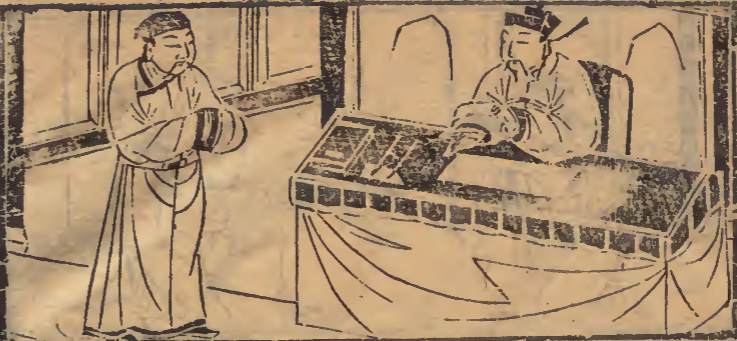
舉兵被叱

見西北上火起敗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車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徐晃燒了糧回正撞見張郃高覽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下夾攻殺散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回還官渡寨中曹操大喜當房了當分出一軍於寨外紹營為倚角之勢却說袁紹敗軍救得些小糧草回寨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將勸免打為小軍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心為巢乃屯糧草之所必須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已籌策定矣汝可回鄴郡監督糧斛休教軍士缺乏汝便速行審配曰軍機至重不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當蕭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交吾費心審配辞去紹大將淳于瓊部下驍將睢元直韓暹呂威成璜趙毅等引二萬軍守烏巢屯糧之所淳于瓊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烏巢以為閑逸之地終日與諸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盡急發使件許昌交荀彧任峻指辦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命出寨行不二十里被北軍抄掠捉見謀士許攸上字子遠是南陽人也為人多傲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在紹處為謀士遂取操書來見袁紹攸曰曹操急起軍馬不屯官渡與我軍相拒許下必空居若分輕軍星夜從小路掩襲許昌可破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操上可擒也如其未潰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缺可乘時而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必書乃誘敵之謀也紹不聽攸頃首請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正勸紹舉兵之日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運糧事後皆證言許攸在冀州取受民間賍鹽今與姪輩多科稅銀入已盡收下獄鞫問明白招証袁紹大怒曰濫污匹夫尚敢於吾前說便利也汝與曹阿瞞有舊日之情與他行計搬賺吾軍即本欲便斬汝首又道吾不能容也權且寄頭在項一聲喝退許攸仰天嘆曰忠言逆耳監子不納吾子姪輩已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抱任而勸曰主公何自尋死也袁紹非治世之人故不納忠言又後必為曹操所擒耳主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背暗投明以避殺身之害只這兩句言語點着許攸來投曹操未知後話如何

曹操烏巢燒糧草

許攸是夜引數個從人步行出營徑投曹寨伏路軍人拿住攸叱之曰我是曹相故人快去報稟言南陽許攸來到軍士慌報入寨操方解衣歇息聽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鞋跣足出迎之遙見許攸撫

曹操許攸



談論兵機

曹操調兵



劫掠營寨

掌大笑曰子遠來吾事濟矣就扶攸入坐叙舊情先拜於地許攸慌忙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之故人豈以名爵上下論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表紹言不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想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子遠乃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教表本初之計攸曰吾教表紹差輕騎乘虛許昌首尾相攻操曰大驚曰若表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操下拜曰表紹勢大不可當之願聞破表之策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半年耳攸正色而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也趨出帳前操請住曰子遠勿頃尚容再訴軍中糧食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詐今信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剖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止有以月之糧攸應聲曰休得誑吾汝糧已盡操慄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與或親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作也操大驚問曰何處得之攸告以獲使之說操執手曰子遠想舊日之交情願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以取敗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遇三日使表紹百萬之眾不戰而自回也操曰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听之乎操大悅求計於攸曰表紹軍糧雖重盡在古市為

巢表紹營北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為總運穀使監之瓊嗜酒而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作表軍問之則曰吾將許差使來護糧到彼掠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使表紹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於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五千人皆扮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表紹屯糧之所安得無準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曰非也許攸以來吾便知矢敗表紹也方今吾軍糧食不接難以久守若不用許攸之計則是坐以待困也若敵詐安肯留我軍中吾欲劫寨久矣諸軍勿疑遼曰亦須防北軍乘虛却取於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交荀攸賈詡管待許攸與曹洪同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伏於右以備不虞又撥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人嚙枚馬勒口前後五千人黃昏離官渡營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光滿天祖受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衆星開列我欲觀象可引吾出監者引出祖受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三分受大驚求見表紹是夜紹醉中聽得祖受有客事見報紹喚入問之受曰今夜仰觀天文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斗牛之分必有敵兵至劫寨於後鳥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防

曹兵火燒



倫速遣精兵猛將於路巡之免中曹操之計表紹叱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眾軍大叱監者曰吾令汝禁錮囚人輒敢放出亂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了別喚人牽出祖受上出嘆曰我軍皆以在旦夕吾尸骸未知朽何地土掩恨而去靜軒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冤

鳥巢糧盡根基拔

匹夫表紹少機謀
猶欲區區保冀州

鳥巢糧草

是時淳于瓊等新接糧草還屯喚諸將共飲醉卧帳中却說曹操令軍皆束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前遇表紹寨外別寨兵問之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鳥巢護糧北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迤邐前進凡遇數處皆云將奇護糧你我相推更不阻當比及到鳥巢時四更已及操交束草周圍放火大小軍將鼓噪直入淳于瓊宿醉未醒躍起便問為何喧鬧早被銃鉤拖番睢元道趙毅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忙來救應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吾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到吾後方可白之諸將奮力向前來殺火焰四起烟迷太空操勒兵回殺睢趙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亂軍中殺了將淳于瓊等數人割去耳鼻截其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

張卻曹



洪大戰

唇之暗中表紹聞軍報說正北上火光滿天紹知鳥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張卻進曰某與高覽急去鳥巢救火就殺賊軍郭圖曰張卻之言未足今若劫糧曹操必然親到操一出寨必空厓可以縱兵先擊曹操營壘必可得矣操聞之必速還以孫臍圍魏救韓之計也卻曰郭圖之言非也曹操用兵多算若出須內備以蓄不虞今若攻操營不接吾屬皆為虜矣鳥巢一失將軍大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固請兵去救鳥巢兵皆去了表紹不遣人去接應投北及拚却說張卻高覽攻打操寨左邊夏侯惇出右邊曹仁出衝動北軍曹洪兵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急北兵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卻高覽奪路走脫收軍塚營表紹收敗殘軍馬退歸營寨淳于瓊耳鼻皆無手指及落也還寨中紹問敗軍如何失了鳥巢軍言將軍因醉中故不能當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卻高覽回寨對証是非先於表紹前言曰張卻高覽見將軍敗將心中欣喜紹驚問曰何如出此言也圖曰卻素有降曹之心去擊操寨故不用心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遣使急召卻覽回寨

全上象三國志傳

張卻高覽



投降曹操

曹軍大戰



袁紹敗走

問罪圖先令人報云紹遣人收汝殺之卻覽遇使問曰喚我若如何使曰不知其意覽拔劍斬來使卻驚曰汝斬使者欲往何處覽曰袁紹為上不寬聽信謠言又後必為曹公擒耳吾等肯坐而待死不如去降曹公以為萬全之策張卻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引本部軍馬來降曹真侯惇曰張卻高覽來降未保侯惇曰吾已知他之本心亦必變為善矣遂開門接入卻覽上皆棄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致有此敗也昔子胥不早去致使身危今將軍來降正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封張卻為偏將軍都亭侯覽為偏將軍東萊侯卻字德義河間鄭人也覽隴西人也操得張卻待之甚厚袁紹自去了卻覽又絕了烏巢之糧軍心違上各寨軍多逃散許攸勸曹操宜速進兵張卻高覽請為先鋒操許之當夜分軍三路去劫紹寨混戰到天明斬軍將不計其數平明各自收軍紹兵折了大半荀彧計於操可佯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酸東去攻鄴郡一路去取河陽斷袁紹歸路以必言達之則袁紹驚惶必分動兵勢趨兵分動時一擊可擒紹也操用其謀被打草索軍四邊揚言故令紹軍聽知即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

取河陽去也紹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都遣將辛明分兵五萬救河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打聽知袁紹兵動曹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北軍發動俱無戰鬪之心東南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袁紹披甲不迭軍衣幅巾上馬其子袁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一千餘馬軍早來趕紹上急渡河四下兵合各自爭攻紹盡棄圖書軍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後降者盡皆斬之所殺七萬餘人流血盈溝渠其溺水死者如虜豎相以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大獲全勝所得金帛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出一束書信皆許下及軍中之人暗通之書荀彧曰可逐一點姓名收而殺之操曰袁紹之強盛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今盡其焚之使官有詩讚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
曹公元有高光志
寬洪大度播深恩
羸得山河付子孫
此言曹公能軍統天下之人故得天下也
祖受被擒曹操素與相受相識交放過來相見至帳前大呼曰受不降也

擒祖受見



為軍所執耳操曰本初無謀不合君計今國家未定當早圖之受曰我父
母宗族懸命袁氏公今受速死為福操曰孤若早得天下天下不日慮也
操厚待之次日在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而殺之至死色不變操嘆曰
吾殺忠義之士也傷悼終日史官有詩讚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說祖君 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鉄 臨危氣似雲 曹公哀志士 尤與建孤墳
操進兵攻打冀州來捉袁紹未知如何

操怒殺之

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五卷終

曹操立

重刻京板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六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明 閩齋 楊春元 校梓

曹操倉亭破袁紹

祖授被執曹操重待禮為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於軍中盜馬欲歸
寨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而興建墳於黃河渡口立碑曰
忠列祖君之墓操垂淚袁紹之敗操整頓軍馬迤運追襲冀州城中見聞
操大破袁紹盡皆膽裂各詣軍前投降曹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單衣
幅巾引八百餘騎走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皆
盡訴義渠皆招諭離散之眾聞紹在又皆議聚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行軍
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移往听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死伴之親
者不可計數都捶胸而哭曰若听田豐之言不交我等受此苦也紹大悔
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何面目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
行之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元浩之言致有此敗吾今

祖授墓



袁紹賜魚



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數被田豐面斥心中常恨到此紹問逢紀曰昨聞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不出吾之所料也紹怒曰豈能怎敢笑吾上必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吾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報曰與別駕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全師大敗而回必見重於君矣豐笑曰吾死矣獄吏問之曰皆與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貌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尤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不信忽使人賫劍取豐首級獄吏方驚乃具酒食與豐飲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皆不忍與之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不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是不明也今日受非又何足惜遂自刎於獄中讚曰

有詩嘆袁紹云
直諫于袁紹 忠心救兆民 堪嗟牢中死 黃土蓋麒麟
鉅鹿田元浩 天資邁寺倫 周朝齊八士 殷實配三仁

昨日朝祖授軍中死 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北棟梁皆折斷 本初焉不喪家邦

劉氏勸紹



立尚為後

田豐死於獄中聞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其立後共掌軍權袁紹有三子一生長子表諱宇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外甥高幹出守并州又次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尚生得形貌美麗紹愛之劉氏於紹前每稱尚有才德紹故留之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二人與袁尚為輔佐辛平郭齒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當夜袁紹召審配逢紀辛平四人入議曰今吾命弱欲立其後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雖然聰明多悍暴中子熙善懦難成次子雖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何如郭齒進曰昔日相授曾諫主公言猶在耳授之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貪者遂其分定故也譚為其長今居於外為亂之萌也自古越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失挫曹操歷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宜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袁紹不決人報袁熙自幽州引兵二萬前來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袁譚引五萬軍自青州來紹喜即將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勝捷之

老人見操



俱賜衣帛

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鬚髮尽白皆拜於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人君少年紀答曰近百歲操曰吾軍大驚擾汝鄉何喜致迎答曰初桓帝朝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時值遼東殷馗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常言黃星現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無敵矣今以年紀之整七五十年表本初重斂於民上皆生怨丞相與仁義之師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表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咲曰如老丈所言吾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心中暗喜人報表紹聚四處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地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使人下戰書批迴日下決戰使回兩軍擗鼓各披甲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打話紹引三子一甥擺於兩邊操曰勢窮力盡不思投降立待刀臨項下恐不及悔紹大怒回顧眾將誰敢出馬表尚欲於父前耀武揚威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答曰此表紹次子袁尚也言尤未了操挺鎗出馬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煥也兩騎相交不

表尚射中



史煥左目

三合尚撥回馬刺斜而走史煥趕來表尚拈弓搭箭奮身背射正中史煥左目墜馬而表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湧過來兩邊混戰從午至酉各折軍校日暮分開鳴金收軍還寨操與眾將議破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可擒表紹令操退軍于河上先伏軍十隊紹若退至河上軍必死戰矣操然其說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左二隊張遼左三隊李典左四隊樂正左四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知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左右埋伏已定操從夜半令許褚引軍前進謂作劫寨之勢表紹五寨軍馬一齊都起許褚回軍便走表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操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死戰軍將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在前力斬十數將眾皆大亂表紹退軍急回背後曹兵趕來正行之間一聲鼓响右邊高覽左邊夏侯淵兩軍衝出大殺一陣表紹聚三子一甥衝血路走又行不到十里右邊于禁左邊樂進兩下殺出一陣殺得紹軍戶橫郊野血漫成河又行不到數里兩邊徐晃左邊李典大殺一陣殺得表紹三子膽喪心驚近寨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郃右

全錄三國志

卷之六

曹兵大勝



紹兵大敗



曹操引

兵敵備

邊張遼透出而入袁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將欲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門前面兩軍擺開乃曹洪夏侯惇當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死戰必為所擒奮力衝突得透重圍袁紹高幹皆被重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止存所跟馬部萬餘大半自行潰散小半皆被殺戮紹抱三子大哭一場不覺昏倒諸將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吾也操必來追汝等各回本州大起人馬誓與操賊共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尚多兒去請再為整頓紹交引辛平郭圖火速隨表譚前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袁紹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伺候調用表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痛與審配逢紀暫領軍士城中廣積糧草準備曹操來打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徐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細作探知回報紹卧病在床表尚審配守城池表譚表熙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可擊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極有機謀忽未可拔方今禾稼在田民為邦本本固邦軍若廢其民縱得空城何用正待遲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眾听知丞相畫提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備

引軍乘虛來襲許昌也少時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遙張聲勢操自提大兵來汝南迎之勝負如何

劉玄德走荊州

曹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遂勒兵而來劉玄德探知曹操兵來過穰山五十里下寨兵分為三隊東南角已關羽屯住西南角上張飛屯住正南玄德趙雲人報曹兵至近玄德鼓噪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之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棄忘恩耶玄德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吾漢室宗親故討反臣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降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子密旨在此操曰汝休亂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便交許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而出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操指曰此即昔日偷過吾營之人也許褚與趙雲兩馬相交三十合未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振關羽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上喊聲又率張飛一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因遠來疲困不能當抵大敗而走玄德三軍趕二十里方回玄德勝操一陣心中大喜使人探听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眾曰不意

子龍許褚



二人大戰

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關羽曰兄長不可輕視操奸謀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此退即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亦疑忽報雍都運糧至半道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綉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滯住吾兵耳却使張綉攻吾家基寨可宜速救老少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速報將來張綉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關公亦被圍住玄德正慌又報張飛救壘都也被圍住玄德要起又恐曹兵後襲小卒來報許褚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投寨望猿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許至天晚交軍士飽食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山上火把齊明山頭大呼休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四面火鼓連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掣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雲走趙雲挺鎗出馬殺開走路玄德掣雙服劍後塵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刺斜裡李典又至玄德見勢危迫听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山辟小路單馬逃生走到天明則首一彪軍撞出玄德慌視之乃劉辟敗軍千餘護送玄德老小至背

子龍一鎗



刺殺高覽

後劉辟引孫乾簡雍糜竺糜芳皆至玄德問雲長曰張綉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綉兵趕來却得雲長替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趙雲皆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不數里一下鼓响前面湧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却欲退後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中湧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哭曰天何使我受此窮極功名不成爭如就死欲掣劍自刎劉辟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殺劉辟於馬下玄德正慌恰欲自刎高覽背後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奮身落馬刺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驟馬挺鎗殺來獨至軍前戰張郃也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回馬便走子龍乘勢衝殺卻又與戰子龍卻見兵守住山隘穿透不得出正奪路聞關公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也出山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元來張飛此去救龔都也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龔都報仇殺散夏侯淵迤趕去被樂進徐晃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張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交孫乾并保護

全後家三三三三三

一六

五

玄德關羽



兵敗而走

乾見劉表



叙問玄德

全錄三

老少先行玄德關張子龍在後且戰且行操見玄德棄去遠收軍不趕玄德總有一千軍取路而行前至江喚江上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劉玄德競敵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悲曰諸君乃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孤窮累及諸君今日上無片瓦蓋頭下無片錐之地誠恐有悞諸公幸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富貴也眾皆掩面而哭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感於心遂作詩以嘆之曰

兇暴橫行仁義殃

老天何事欠分張

功名未遂英雄困

到此如何不斷腸

關羽曰兄長差矣羽昔聞高祖與項羽共爭天下高祖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數百年之基業其昔日與兄共破黃巾以來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忽生變異兄勿墮志恐惹天下笑端玄德曰吾聞主貴則臣榮吾無展足之地恐負公昔孫乾曰使君之言不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從志以離荆州不遠劉景升乃當世英雄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食如山積更且與主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據江漢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隅北

接漢河何地不容乾願一往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交接乾前往荆州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從劉玄德何如至此乾曰劉使君與明公漢室之胄天下共知今使君欲竭力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跟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謂言曰安可背親而向疎耶荆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歸向如水之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命乾拜白以為進見之階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九州豈不能容一宗弟也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瑁瑁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先從呂布後事曹公近接表絕旨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也今若納之必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民不安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公上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而白之曰公祐其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從事於三人皆非其友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表紹不納忠言損害賢良似此等之輩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於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之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何獻謔言而妬賢嫉

劉表出城



迎接玄德



袁紹身死



靈柩在堂

全象三國志

能也劉表聞言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爾勿多言瑁羞慚滿面而退表問曰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迎之使乾與先往表出郭二十里迎接玄德見表拜伏甚恭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玄德引關張莽俱見劉表同入荆州宅院居住已定連日會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於顏色玄德到荆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劉表操欲就攻之程昱諫曰袁紹未除而一旦便下荆州倘袁紹從北而起而下來攻劉表有劉備之助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如罷兵回許昌養軍士之力且莽春暖引兵北向先破袁紹回得勝之師來攻荆州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還許昌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商議與師先差夏侯惇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洪荀彧守許都發軍馬前赴官渡却說袁紹自舊感感吐血症候經今新可商議攻許昌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感感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震尚以深溝高壘以養軍士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敵之脫矢吾自引大將出迎袁尚曰父親病未痊驍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袁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勝負如何

袁譚袁尚爭冀州

袁尚自斬史煥之後意氣自負欲於父前顯耀才能遂不待袁譚并兵到自引軍數萬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血氣方剛挺鎗走馬來與張遼交戰三合大敗而走張遼一掩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連夜走回冀州袁紹聞尚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發吐血一堆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後堂漸不省人事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入議主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就堂前寫遺言劉夫人曰袁尚可繼大事否紹點頭便交寫就遺書紹番身大叫一声吐血斗餘而死後宋賢有詩嘆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 少年天下自縱橫 雲從後後三千騎
謾有英雄自萬兵 羊質虎皮功莫說 鳳毛鷄膽事難成
可憐一種傷心病 繼迹相傳兩弟兄

又詩曰

氣欲吞天志不高 有謀無斷豈英豪 圖王霸業渾如夢 枉害傷心吐血癆

袁尚令逢



紀見袁譚



退守冀州

全卷第三回

六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廷壘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殺之恐怕死手九泉之下再與袁紹相見斃其面毀其尸其妬已如此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盡收而殺之審配逢紀便立袁尚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袁譚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與郭圖辛平商議郭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袁尚輔之為主矣當速行辛平曰若速往必遭禍矣審配逢紀預定挽謀也袁譚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屯兵城外觀其動靜其當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圖入冀州見尚禮畢尚問兄如何不至圖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親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侵境請兄為前部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配逢紀二人為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調遣圖曰若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向交二人內一人去二人相推尚交拈鬚曰着逢紀尚交逢紀就贊印綬一同郭圖前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印綬譚問動靜紀言袁將軍在日遺書令袁頭兩為主加主公為車騎將軍今納上印綬譚大喜遂遣逢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郭圖密與譚曰即日曹軍在境且未可出言曹逢紀在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未遲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令留逢紀其之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陣操遣徐晃出馬與昭戰不數合斬昭於馬下掩殺譚軍大敗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于尚曰與審配商議審配云可應付此小軍馬多則有誤於事遂發兵五千餘人操使細作探知救兵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袁譚知只撥五千軍又半路被坑喚逢紀責罵曰交汝從我何相欺也紀曰容某作書請主公必親自來也譚交紀作書使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曹軍在境破曹則來爭冀州矣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不肯起兵使回報譚曰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密報袁尚曰譚困乏必降曹矣兩兵共勢冀州危矣尚慌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引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誰敢為前軍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出願去尚與兵三萬為前驅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方喜罷降曹之意譚屯城外為倚角之勢此時袁熙高幹皆引兵到城外兵有三隊每日出奇兵與操相持尚數敗操兵屢勝不能盡除至建

袁譚郭



圖議事

辛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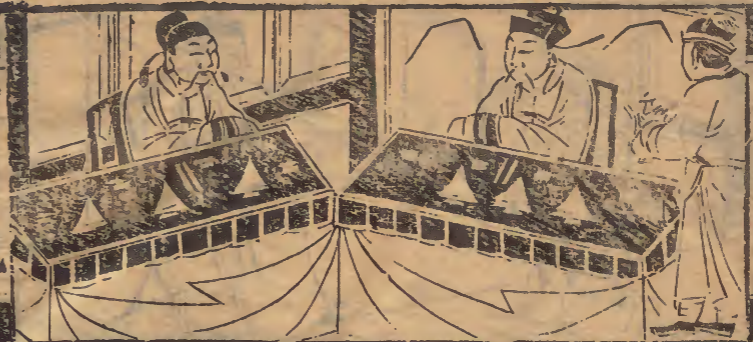


見曹操

安八年春二月操兵分四路攻打譚尚幹熙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
 追去冀州譚尚入城堅守熙幹至三十里下寨遙張声势操兵連夜攻
 打不下郭嘉進言曰袁紹愛此幼子舍長立幼今擁力相併各有餘黨擊
 之則救援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回俟其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
 定也操曰善遂命賈信為太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回許
 昌譚兄弟所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
 平商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祖宗之基業袁尚晚母所出今承大爵如何
 奪之郭圖曰主公可勒兵於城外只做請審配袁尚筵席就中埋伏刀斧
 手先殺此二人大事可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脩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
 之脩曰兄弟者手足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
 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乎被說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
 听若斬佞臣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於天下願主公詳之譚大怒叱
 退王脩使人去請袁尚上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上公若往
 必遭奸計尚曰奈何配曰不若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披掛引五萬軍出城
 袁譚見袁尚引軍馬來情知事泄便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譚亦

罵曰汝藥死慈父奪其名爵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譚大敗尚親
 自引矢石衝殺譚兵潰散譚引兵奔平原尚收軍入城譚與郭圖曰議進
 兵岑璧領兵前往尚自引兵出城兩陣對圓岑璧天罵尚欲自戰呂曠拍
 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斬岑璧於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
 原審配勸尚一發勦除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馬回兵再戰當抵不
 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住攻打譚見城中糧以與郭圖商議圖
 曰將軍兵乏糧少顯甫盡率其眾而來久則不敵愚意可專人報曹公使
 提兵來若曹公兵至必先攻冀州顯甫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
 北可以虜之矣若曹公擊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斂而取之拒敵曹公曹
 公遠來糧食不繼則自走矣以此借我之有亦逞於曹公為對矣譚曰可
 用何人為使郭圖曰此間有一人能善言快語乃潁川楊惲人也姓辛名
 毗字左治見為平原令其人可往譚曰此人乃辛平之弟可議論事圖曰
 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即時去請辛毗上聞此言欣然便往
 譚修書呈上却說辛毗到許都門知曹操去伐劉表見屯兵於西平劉表
 令玄德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故辛毗

曹操宴



待辛毗

袁譚引二

呂降曹操



言袁譚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乃留毗在寨中操與文武商議程昱曰
 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準信見伐劉表待袁氏
 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虔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滿寵曰丞相既
 引兵至此安可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
 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
 州帶甲數十萬雖然散敗尚得民心倘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業則天下
 未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袁尚後觀其變而
 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曹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操曰袁譚之
 降真即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也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公當論
 其勢矣袁氏兄弟相伐非他人能問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日求救
 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
 誅於內兄弟潛越國分為二連年戰敗而甲冑生蟻虱加之旱蝗飢饉國
 無飲食行無裹糧天變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問愚者智者皆知土崩
 瓦解此乃天將滅袁氏之時也兵法云雖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
 食者不能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邺尚不還救則夫城也尚還救則恐袁譚

餒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如迅雷之落秋葉矣天以
 袁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自伐荆州荆州豐樂之地國內和民心順急未
 可動搖今二袁自相殘害可謂亂矣居民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若不
 取待下年成熟袁氏改過而相和睦急難動搖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
 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大則六軍盛六軍盛則天下震天下
 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場躍而言曰恨與辛左治相見之晚
 矣即日收軍逆取冀州袁尚知曹操軍馬渡河急上引軍還邺袁譚見尚
 軍退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數十里一聲砲响而軍齊出左呂曠
 右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性命如何

曹操決水淹冀州

建安八年十月曹操引兵棄西平遙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自
 回荆州操進兵渡河袁尚慌引軍還留呂曠呂翔二將斷後袁譚趕來兩
 將截住歸路袁譚於馬上袁告二將曰吾父在日某不曾稍慢於二將軍
 何從吾弟而相逼也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
 二將隨譚見曹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為妻令呂曠呂翔為媒封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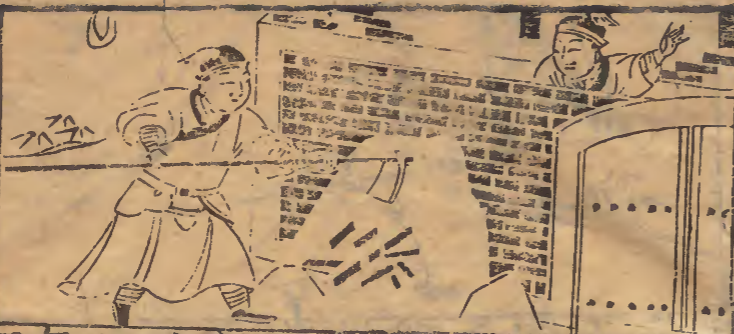
三呂將印



來稟曹公

曹操兵

掘地道



侯譚請保冀州操曰未可方今粮草不接搬運生受我濟河過其水以入白溝以通粮道然後進兵交譚且居平原帶呂曠呂翔退軍回黎陽屯住郭圖與袁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嫁恐其震意又帶呂曠呂翔去皆封列侯此是牢籠河北人心終久不容主公也可刻將軍印使人暗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曹操破了袁尚可乘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一顆送與二呂二呂受之將印來稟曹操曰笑曰袁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也待我破了袁尚就裡取事小說也吾破尚之後軍粮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意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與審配商議令曹兵運粮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党粮道令祖授之子祖鵠守邯鄲以遠攻曹公以撓之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之先絕袁譚之禍然後破曹袁尚大喜留審配守冀州使馮廷張覲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告急於操曰曰吾正待如此去必得冀州是時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破譚入見操曰丞相何故坐而不待天雷誅殺袁尚審配冀城自來後條即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邯鄲自引一軍來攻尹楷

兵臨本境尹楷引一軍來迎尹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陣中一騎馬從側邊傍出尹楷措手不及一刀斬於馬下餘眾潰散操招了大半投降操勒兵取邯鄲祖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戰鵠走入軍中遼趕入兩馬相去不遠遼急取箭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一掩眾皆奔散操先除此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交三軍逸城皆築土山掘地道以攻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馮禮會酒有候巡更配怒拿打下四十脊杖禮恨之開門投降曹操曰問破城之策馮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拔也操交馮禮引三百壯兵連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上城點視軍馬當夜見突門角上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連石擊突中開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住罷地道之計退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洹水離冀州五十里袁尚攻平原听知曹操已破尹楷祖鵠即日圍城甚急徵兵一千回救冀州其將馮廷曰不可從大路去大路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淦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行不利也汝與張覲隨後便至馮廷張覲屯軍斷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來報曹洪曰

卷之三十一 六

袁尚兵回



來救冀州

決漳河水



浸灌冀州

全錄三國志

歸師莫辨可以避之今袁尚老少必在城中彼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而來吾即避之若指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矣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人報曰尚不從大路從西山小路透出滏水界操拍手笑曰天使吾得冀州也操曰彼若來必奔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七十里一處靠著滏水尚交軍堆積柴薪至夜焚燒為號遣朱薄季李孚扮作曹軍都督於路責喝諸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差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為號配交堆草放火以通音信李孚曰城中無糧可撥老幼殘疾并婦人出降免城中飢色若有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議次日城上豎白旗幡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報曹操曰此是城中無糧交老幼百姓出降以免飢色後必有兵出也操交張遼徐晃引三千軍馬伏於兩下操自張麾蓋眾軍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幡而降操曰吾知百姓在城中生受若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百姓皆拜於地操交於軍後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縛出得城門中兵突出操遂

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軍出亂殺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趕到橋邊城中弩發如雨射下操倒撞下馬操盛上又中兩箭險透其首裨將急救回時操更衣換馬便引眾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掩至兩軍混戰殺敗袁尚口引敗軍退保祁山下寨令人催取馮延張觀軍來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迎於半路各出馬打話呂曠曰袁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下士何不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馮延張觀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次日進兵攻打祁山先使二呂馮延張觀斷袁尚糧道尚情知祁山守不住夜走隘口安營果定四下火光燭天伏兵盡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遣故豫州刺史陳璠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却去却寨二將去到尚寨尚棄去印綬節鉞衣服輜重望山中而逃操回軍攻城下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操然其計先差人於城外掘壕週迴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外掘壕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決漳河水灌城之計若壕深可灌如此之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退眾將來曰曹操在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為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一齊併力發掘未及天明廣二

六卷

捉審配



見曹公

不見甄氏



紅光罩身

全像二國志

丈深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無糧盡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衣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外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少八十餘口盡於城頭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宰馬為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兄之子名文榮素與辛毗至厚見毗在城下號哭密寫敵門之書拴在箭上射下城東軍士拾見辛毗將書見操曰喚諸將听令如入冀州不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文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角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生擒滿來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咬牙以鞭其頭曰賊奴汝今日真死矣配大罵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放生我也解見曹操曰汝知開門接吾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文榮曰此是汝侄文榮所獻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如此操曰彘狐之行何事何掣之多耶配應聲曰恨少操曰鄉中於袁氏不容如此汝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害之頭丞相戮之以祭魂矣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說面諛之賊耳可速斬吾

操交率出臨刑與行刃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向北望引頸就刃而死時建安九年七月也史官有詩讚曰

河北多名士 誰如審正南 命因昏主喪 心與老天參
忠直言無隱 庶能智不貪 臨凶尤北向 降者盡羞慚

見者皆感嘆之操怜其忠義命葬于城北大軍入城長子曹宇字子桓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生於譙郡生時有青雲一片圓如車蓋覆於其家不散望氣者對操曰此子貴不可言八歲能屬文有說才博覽古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書能射弓箭好擊劍瑯琊卞氏所生卞氏本倡家也曹操納為妻後生此子卞氏乃武宣皇后卞即文帝也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在軍中操率軍眾不隨軍先入城中遂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求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退求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丕向前欲殺之劉氏性命如何

曹操引軍度壺關

曹丕向前拔劍斬之見紅光滿身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劉氏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不曰懷中所抱者何人劉氏曰此是男婦袁熙之妻甄氏

嚴氏甄氏



商議見操

袁紹之墓



曹操拜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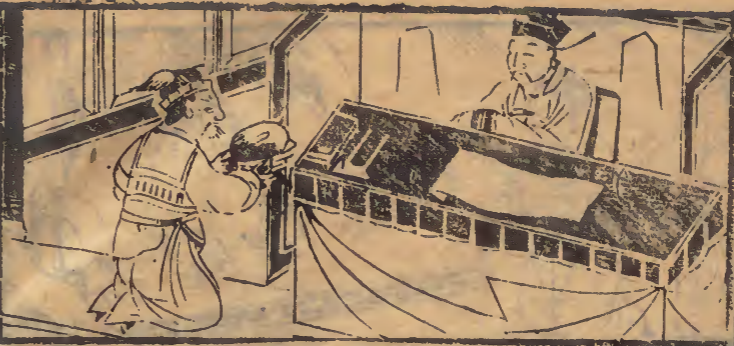
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在此相伴不拖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以視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曹丕也願據汝家汝勿憂慮拔劍坐於堂上眾將誰敢輒

甄氏乃中山無極人上蔡令甄逸之女生於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日其母張氏常夢中見一仙人執玉如意立於其側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以玉衣蓋体遂生甄氏三歲喪父後相士劉良相之曰此女貴不可言自少至長並不好戲弄年八歲門外有走馬戲者家中人及諸姊妹皆上閣觀之甄氏獨不行姊妹問曰門外走馬老幼競觀汝獨不觀何也甄氏曰豈女子之所觀也年九歲喜讀書寫字將諸兄筆硯使用兄曰汝當習女工何用讀書寫字欲作女博士耶甄氏曰古之聖者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散亂加以飢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宝物時甄氏家巨富盡收買之甄氏時年十餘歲入白母曰今世亂何多買寶物此取禍之端也又兼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濟親族隣里廣為恩惠也奉族皆稱其聖年十四歲時中兄喪

甄氏事嫂極盡其勞撫養兄子慈愛甚篤母姓嚴待諸弟有常甄數諫曰兄不幸早終嫂年以守寡願留一子以大義何待之常頗愛之且如女母感其言令甄氏與嫂同處後建安中袁紹娶為次子袁熙為妻熙出守幽州留在冀州侍母因此被曹丕所見欲得之

眾將請曹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緩馬迎前以鞭指其城門曰阿瞞汝若不得吾不得冀州也操大嘆曰汝言是也此是曹操智高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未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出欲斬之荀攸勸曰非世子不能鎮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無以保全家也願以女謝之操交喚出甄氏拜於其前操視之曰此直吾兒婦也見其有貴相知其是袁熙之妻伴為不問遂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祭之再拜而哭其哀願謂眾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吾曰若言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欲南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未嘗忘了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涕也眾皆伏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安紹妻仍下令曰河北

許褚提許



攸頭見操

袁尚奔



投函州

全像三國志

居民遭伍革之後盡免今歲租賦大事已定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次日許褚躍馬出東門正迎許攸上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也褚大怒曰吾等平生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起身耳何足為道褚大怒拔劍殺之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故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攸是曹公奸雄死已有殺許攸之心恐人議論故詐言之後人有詩嘆許攸詩曰

堪嘆南陽一許攸 欲憑胸次傲王侯 不思曹操如能虎 尤道吾才得冀州

操問其間誰知戶籍冀州民曰騎都尉崔琰數魯諫表紹守境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使人聘之琰字季圭清河東武人也琰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汝按本州戶籍可得三萬人衆欲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糜裂二袁兄弟干戈相尋冀方蒸民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宣露存問風俗究其塗炭而計較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執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曹操已定冀州便使人探袁譚消息乘時掠取其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

虛弱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奔袁熙袁譚盡收其衆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出罵譚以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進袁譚直抵平原走保南皮今河間府南皮縣也建安十年春正月操進兵取南皮時天氣嚴寒水路盡凍糧船不通操下令差本處百姓敲冰拽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所知皆望深山而逃操大怒曰捕得百姓盡斬之百姓聞知多有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是吾無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百姓垂淚而去攸是曹賊之奸雄也遂進兵南皮譚引驍將彭安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罵曰吾待汝如兄弟何生異心也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我有異心何也操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交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軍四面圍住譚使辛平出降入寨見操曰袁譚反朕不常吾難准信看汝弟之面就休回去平曰丞相差矣吾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安可不回也操即遣之平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之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平氣昏於地酒更不醒而死譚方悔之不及史官讚曰

不顧其身 一言氣昏 全忠盡節 河北功臣

曹洪殺死



譚於馬下

郭圖曰若與南軍戰時不能勝來日晝發百姓當先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譚然其言當覆盡驅南皮百姓使皆執刀鎗听令次日平明大開城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大舉喊聲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入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操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向前譚軍大敗曹洪奮威陣上正遇袁譚舉刀亂砍譚死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驅軍入城衆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一湧而入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民了當有一彪軍馬來到乃是袁熙部將焦觸張南操自引兵迎之二將皆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操令衆進李典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操自引兵攻幽州來破袁熙先說曹操交將袁譚首級號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哀服哭於頭下左右拿來見操問之乃北海營陵人也姓王名修字叔治乃青州別馬因諫袁譚被逐今譚死故來哭尸操曰汝知吾令否備曰已知操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生受恩命亡而不哭非義士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其尸葬於淺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嘆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而不能用人用

烏桓觸降



操封太守

則吾安敢正眼而視此地也遂禮修為上賓以為師金中即將操又得王修其喜問修曰今袁尚已投袁熙當用何策取之王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馮廷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操兵緩行接應袁熙袁尚知操兵到前隊皆是河北降兵二人商議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而去投烏丸番邦幽州刺史烏桓觸番人也殺白馬為盟聚幽州衆官歎血為誓共議背袁尚向曹烏桓觸先歎血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斬依次歎血至別駕韓珩之前珩乃擲刀於地而言曰吾受袁氏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為也一座之人皆失色烏桓觸曰夫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听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迓來降曹操操加為鎮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人探報進李典攻打并州高幹見守壺口關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着說幹死拒關擊之不能下操聚衆將共議破幹之策荀攸曰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呂曠番邦有恩而無怨

曹長掩殺



胡兵大敗

袁熙袁尚上存舍烏桓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桓之眾助於死主之臣以生員頓番之心恐青真非已之有也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英雄不足以禦備矣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能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也遂拽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盧龍地名塞但見黃沙漠上狂風暗起山谷崎嶇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曰以時不伏水上卧病車上操泣曰以吾欲平夷狄使公遠涉艱難而致染病耶嘉曰其感丞相大恩雖死莫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饋人輜重多而難以越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徑路之人引之操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道官以引路人薦袁紹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尋之疇見操言之此道春五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入矣若回軍從盧龍口城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之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道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倚道輕騎而進時建安十二年秋七月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却說袁熙袁尚會合烏桓等數萬騎前入慌報知曹操上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

曹操哭祭



郭加靈柩

伍捉離不整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之以麾授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勇急攻蹋頓大亂遼拍馬斬蹋頓於馬下餘眾投降操令休殺各胡番將各胡虜降者二十餘萬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操收軍入柳城操差人探郭嘉病回報嘉病甚重操大驚曰速差數騎以探消息又報加病九分操令田疇為壽亭侯以守柳城疇曰疇自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換爵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於前操又使夏侯惇說之不從操乃拜疇為義郎操撫慰軍于番人并送納駿馬一萬匹領軍回時天色寒冷旱二百里無水開地三四十丈方得水回至易州之時郭嘉已死數日停靈柩在於官所操往祭之哭倒於地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典諸文武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至少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腹崩裂矣加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重皇上未知何說

郭嘉遺計定遼東

左右將郭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亡親寫此書令丞相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奉孝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拆書觀之點頭嘆想諸人皆

袁熙袁尚



投公孫康



使賈二袁



頭見曹公



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眾人票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伏即日袁熙袁尚二人投之久必為患不如乘其未動即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間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眾入皆疑次日又票又如前曰回之諸將不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孫康本遼東襄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康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官屬議其叔公孫恭曰袁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恨未有暇也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必來相逼不如賺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於汝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以助之使為前驅可也恭曰操若下遼東必星夜前來如其無意必不動矣可探听之如曹進兵則留二袁如不動則殺二袁納與曹公康從之先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言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暫投之却當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矣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留於館舍每日使人相待推病不相見探細人回報曹操屯兵易州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人請二袁入相見禮畢命

坐康使左右侍者盡皆出外回避欲議軍事尚見坐榻上無衲褥時天時嚴寒對康曰願鋪坐席康瞑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舉手無措康曰何不下手刀斧手湧出就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星夜送投易州來尽招其軍馬却說曹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票曰如不平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吾見二袁之首方始班師眾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呈上書操大笑曰不出郭奉孝之所料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將軍遣使回眾官問操曰何如不出郭奉孝之所料操曰郭嘉書以示之書曰今聞袁熙袁尚往奔遼東切不可加兵迎前奔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往投必疑若以兵攻之彼必併力而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眾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於郭嘉靈前嘉年三十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立多奇勳史官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 豪傑貫群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梁棟傾

又詩曰

操見金光



操領兵回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遷葬程昱請曰北方大定可
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嘆曰吾有此志諸君先言是夜操宿冀州城東
樓上夜凭欄仰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
也攸曰以丞相之天威何所不服耶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
曰此必有寶於其地下操下樓隨光令人掘之果得奇物

劉玄德赴襄陽會

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攸曰以何祥也攸曰昔舜母夜夢主雀入懷
而生舜帝今得銅雀以吉祥之兆也宜作高臺以處之操大喜遂令作銅
雀臺於漳河之上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計一年而工畢次日曹植進
曰若建屬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臺名玉龍右邊一臺名
金鳳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以龍鳳朝銅雀之意須得二年方可成就操
喜曰吾兒言者是也他日臺成足以娛老操次子植字子建極聰明年十
歲時善屬文誦詩詞論賦千萬言無一字差錯常作文章呈父操曰女
倩人為也對曰言出為詞下筆成章當以面試奈何倩人操甚愛之妾劉
氏子曹印征張綉時陣亡下氏生四子孟植彰統操獨愛植在荆造臺令
張燕守北寨操得袁紹之兵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議封功臣皆為列
侯封郭嘉為自侯養其子變於府中操欲南征劉表荀彧曰軍方征北面
而回未可遠行便待半年養成氣力劉表孫權一鼓而下操從之遂分隊
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荆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與相聚飲酒忽報元降
張虎陳生在江夏劫掠人民欲取荆州造反表驚曰二賊又來為禍不小
玄德曰不須兇長憂心備往收之表大喜遂即點三萬軍令玄德行次日
到江夏張虎陳生引軍出迎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之下望
見張虎所騎之馬極是雄俊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
馬徑衝過陣去一鎗刺張虎下馬就扯住鬚頭牽與馬回陳生見子龍牽
馬而去隨後來奔張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刺於馬下餘眾潰散
玄德招安平復江夏數縣民賴其力遂班師回表自出鄢迎接入城飲宴
酒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寇境張魯孫權皆
足為憂也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遠張飛守南越之境關羽距固子

子龍刺死



張虎馬下

張虎陳生在江夏劫掠人民欲取荆州造反表驚曰二賊又來為禍不小
玄德曰不須兇長憂心備往收之表大喜遂即點三萬軍令玄德行次日
到江夏張虎陳生引軍出迎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之下望
見張虎所騎之馬極是雄俊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
馬徑衝過陣去一鎗刺張虎下馬就扯住鬚頭牽與馬回陳生見子龍牽
馬而去隨後來奔張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刺於馬下餘眾潰散
玄德招安平復江夏數縣民賴其力遂班師回表自出鄢迎接入城飲宴
酒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寇境張魯孫權皆
足為憂也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遠張飛守南越之境關羽距固子

雖云天數三分定

若是當年存奉孝

妙算神机亦可圖

難容西蜀與東吳

表令玄德



守新野縣

劉表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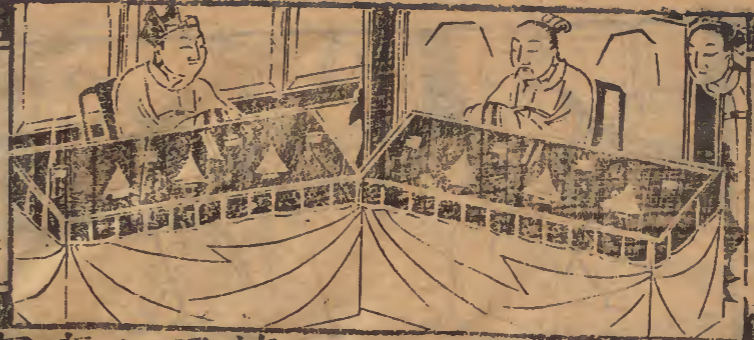


問備及操

城以鎮張魯趙雲巡三江以當孫權兄何憂哉表大喜時蔡瑁在側聞之
 入告姐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巡邊境自居荆州久必為患備為人忘恩
 失義不可同處對荆王言之蔡夫人聽弟之言夜對劉表曰我聞荆州人
 多為劉備往來容在城中無益不如早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也汝勿
 疑焉蔡氏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耳表亦狐疑次日出城點軍見玄德所
 乘之馬極俊問之乃張虎之馬也表稱讚不盡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
 與劉表大喜騎回城中崩越見而問之表曰備送越曰昔吾先兄崩良
 善相馬今雖棄世越亦頗曉以馬眼下有淚槽額邊有白點名為滴盧也
 騎則妨主張虎為以此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表
 曰夜來所惠之馬深感厚意但賢弟征進可用表處室間敬當還之玄德
 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城郭恐廢武事以襄陽去管下有一縣名新野縣
 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扎就收錢糧為用玄德深感領軍
 新野縣去表自送行到長亭酌別之後一人在玄德前長揖曰豫州不可
 乘此馬玄德視之乃劉表幕賓尹籍字伯棧山陽人氏玄德攬下馬問
 之曰此馬何不可騎也作閬州對劉荆州言以馬名滴盧乘則妨主

故遺還公今特報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人居世死生有命豈可因
 一馬而能妨吾執籍伏其高論自此別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其治縣
 建安十二年春糜夫人降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棲於縣堂屋上鳴四
 十餘聲望西飛去守衙之兵皆見以為異禽臨分曉之時天香滿室經月
 不散糜夫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故名阿斗此時曹操北征玄德往荆州
 說劉表曰方今曹操畫起中國之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眾龍之
 一舉大事可就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安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
 飲酒上酣表忽然長嘆玄德曰兄何故有不足之意表曰吾心間事難言
 之矣玄德再欲問蔡夫人出表無語席散玄德自歸新野日與士大夫談
 論天下之事建安十二年冬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悔表之不用已策也
 忽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荆州玄德隨使而往劉表請入坐表曰近聞曹
 操自柳城提兵五六十萬回許昌日漸強盛必有吞併之心昔日不許君
 言故失此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棄若龍雁之
 於後此未足為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忽淚下玄德曰兄
 有何事不快如此表曰前日欲許於汝未得其便故隱之吾想汝宗中骨

表備對言



蔡氏窃听

肉故特告之玄德曰凡有难為之事備死亦不辭願聞心腹之語表曰前
妻陳氏生子刘琦雖賢而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生得刘琮頗有聰明吾
欲廢長立庶又恐碍於礼法吾欲立其長者今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彼必
生乱因决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庶取乱之道也若憂蔡氏權重可徐
徐而削之不可溺愛而立次也表默然元來蔡夫人素疑玄德但與表諍
話必竊听之是時正立屏風後听得深恨之玄德自覺語失遂起身於側
見覺脚肉復生腿服也潜然流淚不住劉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淚下表
問曰賢弟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鞞肉復
生日月如流老将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弟在許昌曾公
請嘗煮酒共論英雄賢弟尽舉名士操皆不恭曾对弟言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操雖有數十萬之眾披天子而令諸侯猶在吾弟之右何足慮
也玄德乘酒興而答曰刘備有基本何慮天下碌碌之輩即表聞之忽然
變色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起歸於館舍刘表雖不出言心中不足大官
有詩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

天下英雄獨使君

劉表見



詩大怒

此言玄德不忘艱難安得為君乎
劉表悶上不已蔡氏曰適間我於屏風後聽刘備之言足見有吞併荆州
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子孫之患表不答但搖頭而已蔡氏知其意遂召蔡
瑁入商議此事瑁曰我聞刘備有過人之志久後必吞荆州可就館舍殺
之却與告刘荆州未遲蔡氏曰事宜謹密不可造次瑁出點軍并籍知瑁
有室玄德之心當夜來報交便離荆州玄德曰吾不曾辭刘荆州籍曰若
辭必速蔡瑁之害其與公言之玄德遂上馬未明而行蔡瑁未及到館舍
刘玄德已去瑁悔恨至甚遂寫詩一首於壁間徑入見表言備有反乱之
意書表詩於館舍不辭而去刘表不信親往觀之果見及詩四句詩曰
困守荆襄已數年
眼前空对舊山川
蛟龍不是池中物
卧聽風雷飛上天

劉表大怒接劍而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付曰吾與玄德
相處許多時未嘗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諜也回步入房將尖刀刮去此
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兵已點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往擒容別

劉表氣疾



圖之此是劉表蔡瑁見表持疑未決乃暗與姊蔡氏商議姊曰汝見掌軍權何必問我乃次日稟表曰邇年成熟會眾官襄陽就馳騁人馬遊獵今日請主人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二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撫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玄德可請待客瑁暗喜其中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會却說玄德回至新野自知失語不敢告眾人知忽使至請赴會玄德欲行忽一人進曰使君此去必有大災眾人大驚言者是誰

劉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收拾赴會孫乾進曰昨觀主公匆而回心中不悅愚意在荆州必有事故今請赴會必有詐謀故諫勿往玄德將上項事盡訴諸官關羽曰兄自疑心語失荆州又無噴香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今襄陽離此不遠不去則荆州反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趁無好筵會無好會哥不可去趙雲曰其將軍馬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玄德與子龍即日同赴襄陽離新野七十餘里未及到即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敬玄德不疑隨後劉琦劉琮二公子引王

請備待客

二公子迎



玄德持客

操傳選文聘王威鄧義劉先文武等官出迎玄德見公子轉無疑也是日請於館舍安歇趙雲引三百軍士圍繞保護雲帶甲掛劍行坐不離劉琦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特請尊叔待客乙撫恤各處守牧之官為幸玄德曰吾本不敢當以既兄有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員皆到了蔡瑁預先請蒯越商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必為荆州之禍可就今日除之蒯越曰恐失士民之望不可行矣蔡瑁曰吾已密領荆州言語在此越曰如以則先須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吾已使宗弟蔡和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蔡中引三千軍把住北門江外已使蔡黑領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有檀溪阻隔雖有數萬之兵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瑁曰今已伏五百兵在城內了越曰必是生擒劉備去听區處未可自加誅戮可使文聘王威另設一席於外所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後可行事瑁曰吾已安排定了當日殺牛宰馬大設筵宴請玄德玄德所乘之滴盧馬心甚愛之出入便騎是日騎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拴繫眾官皆至堂中劉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趙雲帶劍立於其側酒至三巡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

玄德持客

六

玄德主席



玄德命去雲出就席蔡瑁在外收拾鐵桶相似三百軍都趕歸館驛只待半酣號起下手正值尹籍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待過盞推起如側尹籍已於後園等候須臾玄德至籍言蔡瑁欲害使君今城外東南西北皆有軍馬惟西可走使君急從後遁去勿遲蔡瑁已定計害君有日矣詩曰

范增定計傷高祖
不是忠臣先斂策

蔡瑁存奸害蜀君
應知天意定三分

玄德大驚急解滴盧馬開後園門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西門而走把門者問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住飛報蔡瑁入顧不見在座便上馬喚五百馬軍隨後便趕却說玄德出西門行不到二里餘前有大溪攔住去路此溪名曰檀溪可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急玄德到檀溪無船可渡勒馬回遙望城西門內數百鈇甲馬軍隨蔡瑁出玄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兵在背後玄德縱馬下溪行不數步水勢驟馬前蹄忽陷浸到衣襟玄德加鞭大呼曰滴盧上東岸玄德從雲霧中起後未了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東岸玄德從雲霧中起後

筵待諸官

玄德驟馬



跳過檀溪

人有詩曰

玄德襄陽逃難日

龍駒天賜渥洼生

威雄鐵騎追來急

翻滾寒波阻去程

玉勒縱時隻耳聳

金鞭擊處四蹄輕

滴盧一躍檀溪過

從以西川霸業成

又讚駿馬云

襄陽城外接長途

來往行人嘆滴盧

兩岸蹄蹤埋綠草

平灘水影撼青蒲

夜靜月明橫素練

波搖星現散瑤珠

莫誇王有西川分

蓋為當時得駿駒

又題玄德之福

檀溪流水碧溶溶

過客登臨憶棹踪

玄德以時因逃難

滴盧當日果招凶

波闊湧躍過三丈

勢欲飛騰上九重

千古且休誇駿馬

分明背上有真龍

又言人馬皆福

偶到檀溪看棹踪

曾逢故老論三分

主馮洪福應逃難

馬仗神威迥不群

坐上當時扶社稷

安心有日會風雲

蔡瑁趕



至檀溪



趙雲出城

正遇蔡瑁

蘇李士有古風一篇單詠檀溪事跡有感而賦云
須知天意推排定 千里龍駒萬乘君
老去花殘春日暮 官遊偶至檀溪路
眼前零落紅飄絮 暗想咸陽火德衰
襄陽會上王孫獻 座中玄德身將危
腦後追兵又來到 一川煙火漲檀溪
馬蹄踏碎青琉璃 天風响處金鞭揮
波心忽見雙龍飛 西川獨霸真英主
檀溪上水自東流 龍駒英主今何在
夕陽寂上臨空山 三分鼎足渾如夢

胡曾先生詠史有詩為証

三月襄陽綠草齊 流水依前遶大堤

王孫相引到檀溪

滴露荷處理龍骨

玄德躍過溪西回頭本岸蔡瑁引五百騎到隔岸大叫使君何故逃席便
去玄德曰吾與你無仇何故相謀即瑁曰吾無此心使君休听旁人之

語玄德見蔡瑁手將拈弓取箭遂縱馬加鞭望南而去蔡瑁與諸將曰是
何神助也却欲回城西門內趙子龍引三百軍趕來蔡瑁性命如何

劉玄德遇司馬德操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轉動急入視之座上
不見玄德子龍心中大驚出投館舍听得人說蔡瑁引軍趕玄德出西門
去了因以火急縛鎗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
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趙雲是個謹慎的人不肯造次遍觀軍中並不見
勒靜前望大溪相隔別無去路趙雲曰汝請吾主何故着軍馬圍統瑁曰
九郡四十三縣分官僚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也雲曰汝逼吾主何
處去了瑁曰吾听知匹馬出門到此又不見雲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
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元來对面坡三十餘丈雲引軍四散觀望不見踪影
趙雲再回時蔡瑁已入城了雲拿住把門軍士問鞫皆說飛馬出西門去
雲恐內有埋伏不敢入城引軍投新野而歸却說玄德渡溪之後如醉如
痴想以闊闊不竟一跳而過豈非天意也望南村僻策馬而行日欲沉西
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之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嘆曰吾不知也

劉玄德



遇牧童

玄德謁拜



水鏡叙話

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麼？玄德大驚，問曰：汝乃山僻小童，安知吾姓名耶？小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庄時，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相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姓甚名誰？小童曰：我師父栗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水為先天一氣，能養萬物，可方可員，和醜之意。穎川人也。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兀的樹林中便是庄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誰也？小童曰：叔姪之龍。龐德公字山民，長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下採桑，說來相探，坐於樹下，同談論興亡，從朝至暮，不倦甚愛。龐統呼之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父。小童遂引玄德行不二里，餘到庄門，下馬開庄中琴瑟甚美。交小童且休通報，忽聞琴聲住而不彈，一人大笑而出，曰：吾謂清幽中忽生殺聲之調，必有英雄窺听。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骨，氣宇不凡，年已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前施禮，衣襟尚濕。水鏡曰：明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是劉玄德也。水鏡慌忙叙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玄德見架堆萬卷，經書悉數。

竿新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風飄然。玄德動問，偶因經過此地，幸小童指引，得拜尊顏，不勝萬幸。水鏡笑曰：公休隱諱，今日必然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余觀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宜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余聞將軍大名久矣，何故區區奔走於形勢之途耶？玄德曰：時運不濟，命途多蹇之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矣。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羽，張飛，趙雲之流，竭力相輔，何為不得其人也？水鏡曰：關張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輩，乃白面書生，章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成霸業之人也。玄德曰：備屈身恭己，求山谷之遺賢，奈何未得其人也？水鏡曰：儒生俊士，不知時務，識時務者，喚為俊傑。玄德曰：請問誰為俊傑？水鏡曰：且如漢高帝得張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鄒陽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霸之根基如此，則為俊傑也。玄德曰：恐以時無此等人物也。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無也？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郡小兒謔言乎？謔曰：八九年間，勢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

水鏡叙話

八九年間勢欲衰

至十三年無子遺

元直夜訪水



鏡玄德

見玄德



到頭天命有此歸

泥中蟠龍向天飛

此語建安初至于今日八九年勢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
生家亂以此始欲衰也十三年無子遺者不以則劉景升逝矣則文武零落
無子遺也天命有所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離而下拜曰劉備安敢當此水
鏡曰今天下之人才盡會於此將軍可以求之玄德曰何人也水鏡曰伏
龍鳳雖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雖何人也水鏡曰伏
天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曰天色已晚聊奉蔬食暫宿一宵來日當言
之即時呼童具酒相待留於客房內歇馬餵在後院玄德想起水鏡之言
睡不着約已更深忽聽人扣柴扉而入水鏡問曰元直何來玄德起而听
之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上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故回
至以水鏡曰善善惡上乃人之善也何故棄之其人答曰善上而不能行
惡上而不能去是以遺書以別之水鏡叱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
干戈競起禍亂將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時而出而携美玉作磚瓦貨於
人間以取其辱汝之過也却云他人善上而不能行不亦謬乎子貢曰有
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以之謂也英維豪傑只在眼前可

故謂劉景升耶其人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听之大喜暗忖如此必是
伏龍鳳雖也候天曉求見水鏡問曰昨夜過客是誰水鏡曰小賢耳天未
明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雖是誰水
鏡又只言好好自古名玄德再請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貧道山野閑散
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也公且訪之玄德再問水鏡只
言好好上正談論間小童報庄外有一大將軍引軍數百圍了庄也玄德大
驚還是如何

劉玄德新野遇徐庶

玄德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方喜趙雲入見曰夜來回縣尋覓不見連
夜到此處根問此間有人指道昨晚有個官人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
了故尋到此玄德言檀溪一事趙雲便請玄德上馬回縣玄德辭了水鏡
與趙雲上馬離庄投新野來行不到二十里一彪人馬來到玄德視之乃
張飛也飛就跟又行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關羽也雲長尋至相見訴說
檀溪之事歸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致書與劉荆州分辭此事玄
德從其言作書差孫乾至荆州劉表問曰吾有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

玄德邀單



玄德拜街



而走乾呈上書呈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檀溪得脫劉表聞之大怒喚蔡瑁
入大罵曰汝為敵害吾弟也瑁抵賴不過交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
死表恨不消孫乾告曰不然殺其上將劉皇叔再後不敢赴荊州矣表責
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同孫乾來新野請罪玄德見劉琦到大喜設宴相
待坐間劉琦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意致無
計免禍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可無禍次日劉琦辭別玄德送出郭指坐
下滴盧馬對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九泉之人也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
之福也叔侄相別涕泣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一人葛巾衣袍長歌而
來歌曰

天地反覆兮人欲將阻大厦將崩兮一木難扶四海有賢兮欲投明主
聖主搜賢兮却不知吾

歌罷大哭不止玄德聞其言暗思之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否遂下馬
相見邀入縣衙筵之高坐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穎上人也姓單名福久
聞使君納士招賢特來投托未敢輒造故作狂歌於市玄德敬之單福曰

能步是如折葉
也不然要方
待防



趙雲出馬



李典大敗

李典
軍來勦補

可也。公曰：『不可輕視仁。』汝何怯戰也？典曰：『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勝劉備也。仁怒曰：『汝懷二心。』即與曰：『自跟丞相積有年矣，豈不能照察李典之心？』仁曰：『吾必欲擒劉備，各披掛上馬，離了樊城，渡河投新野而來，還是如何？』

徐庶定計取樊城

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在樊城，知二將被誅，必然盡起本部之兵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迎之？』福曰：『吾料曹仁必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雖隔着河可唾手而得也。』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準備船隻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按兵不動，未可使得今全師而來，以出下策。吾必擒曹仁矣。』遂交趙雲為前部先鋒，領一軍前進，兩軍陣勢擺開。趙雲出馬喚來將打話，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數合。李典料敵趙雲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讓，兩軍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歸見曹仁，言趙雲英雄急難抵當，不如且回樊城。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有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推轉李典，眾將皆告方免。曹仁交李典為後軍，自領兵為

全錄三回上

六

趙雲縱馬



破八門陣



曹兵大敗

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而觀與玄德曰主公識此陣否
 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之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玄德問何不
 全福曰八門者休生傷杜景苑驍關也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如
 從傷門驍門休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者必亡今八門雖布
 得整齊只是中間欠於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納喊而入軍中鼓操助喊殺
 入中軍曹仁必然逐投北走可交趙雲勿趕却突出西南又從西殺出從
 生門而入正西方是門而入擊之必亂玄德傳令交前軍把住陣脚令趙
 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逐投西出趙雲得令驟馬挺鎗引軍逐投東南
 角上納喊而入軍中鼓噪助威雲殺入中軍曹仁逐投北走雲不趕却突
 出西門又從西殺投東南角來曹仁兵大亂玄德令軍一擊仁兵大敗而
 退單福命休趕自收軍回寨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悔始信李典請典商
 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投西安
 得無能者耶典曰吾等在以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劉表寨如中且
 住如却不中可退軍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備有準備仁曰如以却誰用
 兵不所李典傳令了當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迅風驟起福曰

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某已預算定了却說曹仁素
 起軍士為前隊李典為後隊當三更來劫寨比及將至寨內四面火起燒
 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引軍退趙雲從後掩殺將來急棄本寨望白河
 而走未及到河邊尋船河岸上一彪軍馬殺到為頭人將張翼德也預先
 埋伏在那裡等候急去尋船欲渡飛軍掩至中軍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
 船渡河大半水中淹死了比及到樊城叫門城上鼓响一將引軍殺出乃
 關雲長也元來單福先使雲長聽了樊城曹仁李典又被雲長殺了一陣
 失了樊城投許昌而走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施謀定計不說曹
 仁且說劉玄德大獲勝捷引軍入樊城縣令劉必出迎玄德安民已定劉
 必乃長沙人也亦是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筵宴時有外甥也封侍立
 在彼玄德見其人品魁梧聲音清亮問之精熟武藝父母愛之在舅氏處
 侍傍孝業本羅輝冠氏之子也玄德欲過房為嗣必欣然從之便命其甥
 拜玄德為父賜姓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以
 有子何又螟蛉以後必有亂玄德曰吾待彼之為子波必待我為父有何
 亂焉雲長不悅其是結實玄德與單福商議恐樊城不能守乃與趙雲一

操敬徐母



作書喚庶



程昱諫免

千軍守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李典回許昌見曹操入拜於地請罪言損兵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豈能常勝乎劉備如此誰為謀士曹仁言單福之事操曰不知何所人也程昱笑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中平末年曾與人報仇用白土塗面披髮而走吏問其姓名緘口不言吏為縛於車上擊鼓令市人識之被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名易姓逃於他處於是感激乃踈巾單衣折節尚孝後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潁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曰徐庶之才比君如何昱曰十分得庶之一二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必助羽翼也奈何昱曰徐庶為人至孝幼喪其父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母無人養使人賺至許都令作書喚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喜便差人去取徐母不一日已到丞相親自相待而对坐與徐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已反朝廷正如美玉於污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天人付筆札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重爵操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庶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涿郡小輩妄稱皇族素無恩義外君子而內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昏腫厲聲而言曰何如誑之甚也吾久聞劉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有堯舜之風禹湯之德况又屈身下士恭已得人世之黃童白叟皆知其名直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乃漢賊反言玄德為逆臣豈不自耻安可使吾兒背明投暗惹萬世之罵名乎言訖投筆於地取棹上硯便打曹操上大怒叱武士執徐母斬之後未知性命如何

徐庶走薦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止之令武士且留人入諫操曰徐母數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美之名成全徐母之德徐母一死徐庶之心必死助劉備而力報母仇矣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矣昱自有小計必得徐庶到以此輔丞相操然之使送徐母於別室養膳使程昱如親母事之昱乃詐言與徐庶為昆仲常上送物必具手啓徐母亦作手啓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跡詐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敬投新野縣尋見徐庶行幕使軍士達知庶知母有家書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拆書視之書曰

庶持母書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愴中不期曹相使人賺到許昌云汝背父下於縲纆獨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却圖歸耕故鄉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伺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迸泉持書來見玄德曰庶本潁川徐庶字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昨因荆州刘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方知其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寅夜至司馬水鏡庄上訴說其事水鏡深青庶不識主却說刘豫州在垓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於道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爭奈老母被曹操奸計囚於許昌昨故垂命特書來報不容不去非不欲盡犬馬之勞以事使君奈何慈母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且暫辭尚容再會玄德泣曰子母之道乃天愛也元直母以備為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太君相見之後再從听教庶乃拜謝庶便欲行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等曰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若还許昌時盡知我軍中虛實若使北歸曹操上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苦留休交比去從曹操上斬其母庶必與母報仇力攻曹

告辭玄德

備送徐庶



並轡而行

操笑玄德曰不然使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絕子母之道是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眾皆感嘆而去玄德請徐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亦不能沾腹胃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備如失左右手也二人相泣坐而待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餞行玄德與徐庶上馬至長亭相別玄德舉盃勸庶曰劉備分淺緣薄不得相從先生聽誨望先生善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泣曰庶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母之故也縱曹操逼動事之終身不設一計非不忠也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去劉備亦將遠道而避世矣庶曰本欲與使君共為王霸之業者及以方寸地也今已矣老母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請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以圖王業何心恢若此玄德曰愚意度之恐天下無比先生者庶曰樗櫟庸才非棟梁也使君可求棟梁以佐之玄德泣謝庶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主公以圖名垂竹帛功列青史休効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皆感傷而別之玄德淚如雨下不忍相離又送一程玄德與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生自去而備心如割勿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使君保重以圖再會玄德曰天各一方

玄德凝望



庶轉崇能

徐庶走薦



諸葛孔明

未知相會是在何日不覺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馬上執庶手曰先生此去玄德奈何淚沾襟袖庶亦掩面而哭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庶乘馬從者數人匆上而去放声大哭孫乾止之曰主公休如此痛傷玄德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眼而望被一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及伐此處樹木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阻望徐元直也正望間又欲趕上而送之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莫不無恙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下馬而來玄德曰先生此回必有佳意庶曰庶心緒如麻失却一語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地名隆中使君何不見之玄德曰君何不與同來相見其好庶曰此人非庶比也使君可往見不可屈致使君如得此人可比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觀之管仲樂毅不及也玄德曰此先生才德若何庶曰其比其人如駕上車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彩鳳徐庶何足言哉其人乃天地人耳玄德曰願求大賢姓名庶曰其人乃瑯琊郡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名珪字子高為泰山郡丞早喪其父幼與弟亮為表兄弟所

署豫章太守後漢朝選朱皓代玄素與劉景升有舊往往依之不幸玄喪其大弟躬耕於南陽號為梁父吟奕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崗名卧龍崗故自號為卧龍先生其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宜急往駕見之如此人肯相輔佐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言好而已莫非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踴躍大笑曰今日方悟伏龍鳳雛之語不期大賢只在目前不得先生一言備有眼而盲也此正謂徐庶走薦諸葛亮也後人有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
片言却似春雷震

臨歧哭別兩情濃
能使南陽起卧龍

又詩曰

四海蒼生盡倒懸
不因徐庶陶岐薦

豫州天下謾求賢
不得西川四十年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如醉如醒方悟司馬德操之語也引眾將回新野便欲卑礼厚幣引關張則去南陽請孔明

庶見孔明



先說徐庶上馬相劉玄德留戀之情恐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卧龍崗下馬入庄來見孔明孔明問庶曰元直以來必有其故庶曰庶近日事劉玄德為因老母為曹操所留馳書來召只得舍而往之曾將孔明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幸也孔明聞之作色而言曰爾以我為享祀之犧牲乎拂袖而入所言享祀犧牲者乃是杜文錦臨刑前之比庶乃滿面羞慚不辭而退上馬趨程而赴許昌未知後來劉備三顧茅廬見孔明還是如何

言及玄德

操命謀士

迎接徐庶



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七

晉平陽陳壽史傳
明閩齋楊春元校梓

玄德三顧諸葛亮

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乃薦諸葛亮有王佐之才自趨程回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出來迎接入見曹操施禮已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於劉備乎庶答曰自幼逃難寄托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相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勝愧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晨昏以盡人子之道吾以此待聽教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徐母忽見庶泣拜於堂下大驚而問曰汝緣何至此庶答曰近於新野從事於劉豫州偶得母書不顧星夜至此徐母大怒曰辱子汝飄蕩江湖近二十年矣我將汝隨群儒學業日有進益何期反不如初也汝白幼讀書知此忠孝之道不能兩全汝須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方誰不仰之况乃漢室之胄吾謂汝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

徐庶見母



更不推辭而來棄明投暗自取惡名汝乃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祖宗之徒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伏於階下不敢仰視徐母轉入屏風後少時人報曰老夫入自謚死於櫟間徐庶慌入救時其氣已絕後史官有詩替曰

賢哉徐母 德被中土 守節無虧 於家有補 教子多方
處身其苦 氣若丘山 義衝肺腑 讚美豫州 毀凌魏武
不畏此鏹 不懼刀斧 惟恐後嗣 死得無所 賢哉賢哉
名留萬古

反彼丑化

玄德問徽



徐庶哭死復甦曹操使人吊問砍木為棺梓親往拜祭厚葬於許昌城南之原徐庶居喪操重賜之曹操商議南征荀彧諫曰未可動兵且待春暖可往冀州流鑿漳池之水作一池名曰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長驅大進可席捲矣操從之遂按兵不動却說玄德安排聘禮特往隆中謁諸葛孔明只見門外人報有一先生我冠束帶道貌非俗來探玄德曰此必是孔明也遂整衣冠出迎視之乃司馬德操也玄德大喜請入堂中高坐乃拜起居曰備自別仙顏軍務煩雜有失拜訪幸蒙光降大慰平生微曰近聞

徐元直在使君處故欲一會玄德曰近聞曹操囚下徐母遣人持書喚回許昌云矣微曰此中操之計也吾聞徐母大賢安肯持書喚子事知必許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之其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微曰其母貞烈之人必羞見其子也玄德記之遂問曰元直累薦南陽諸葛孔明其人如何微笑曰汝自去又惹他出來啞血也玄德問其故微曰其人乃瑯琊陽郡人也博陵淮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并徐元直為友甚密常一處學業此四人但談笑而不答此可見其人之智也玄德曰務在精熟惟在孔明純粹其人大略自抱膝長嘆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衆都問其志孔明但笑而不答此可見其人之志也玄德曰穎州何多賢士哉微曰昔有鮑旭善觀天文見群星聚於穎分對人言之其下必聚賢士後有詩曰

以問孔明

蜀郡靈樞轉 豐池寶劍新 將軍居北塞 天子出西秦
未到三台輔 曾為五老臣 今朝穎川客 誰識聚賢人
微又曰孔明居於隆中號為龍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時有關羽在側曰羽聞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猶稱之曰微嘗仰吾

備問田夫



其被髮左衽矣樂毅克齊而下七十餘城二人皆春秋名蓋寰宇之士孔明比之不亦太過孔明安敢比此二人微曰以吾觀之只可此這二人閔公曰可比那二人微曰可比與周朝八百餘年姜子牙開四百餘歲漢江山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微下階相辭便行玄德堅意相留不住微乃仰天大笑而言曰卧龍雖得其主未得其時言罷飄然而去玄德嘆曰真乃隱居賢士也次日關張二將帶十數騎從玄德往隆中來遠望山畔數人耕鋤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 陸地如棋局 世人黑白分 往來擔柴辱
榮者自匆匆 辱者自碌碌 南陽有隱居 高眠睡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詞何人所作田夫曰非是詞乃梁父吟是卧龍先生所作也玄德問卧龍先生何處居住田夫遙指曰西南一帶高岡名卧龍岡上前疎林內茅蘆即諸葛先生卧龍之地也玄德謝之行不數里遙望卧龍岡果然清幽異常後人有篇古風單道卧龍之佳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 一帶高岡映流水 高岡屈曲壓雲根

卧龍何處



流水潺湲飛石髓 勢若困龍石上蟠 形如丹鳳松陰裡
柴扉半掩閉茅蘆 中有高人睡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
四時離落野谷馨 床頭堆積皆黃卷 往來座上無凡塵
扣戶蒼猿時獻栗 守門老鶴閑聽經 藁裡名書藏古錦
壁懸寶劍掛七星 蘆帶先生獨幽雅 閑來親自鋤田稼
專待春雷驚夢回 一穀長吟分天下

童子出應

玄德來到庄前下馬親扣柴扉一童子出見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見屯新野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玄德曰新野劉備來訪先生童子曰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童子答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不准或三五日或十來日玄德快口不己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便了玄德曰更待片時關公曰不知暫回却又使人探知加時來未晚玄德以言囑付童子曰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拜遂上馬回新野去徐行數里勒馬回視隆中景物茂盛不已果然山不在高而秀水不在深而清地不廣而平林不大而茂松栢交翠猿鶴相隨觀之不足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眉目秀氣慨軒昂丰姿英偉

玄德見州



平問孔明



指言治亂

戴道逢巾青衣道袍杖藜後山僻小路出來玄德曰必卧龍先生也忙下馬進前施禮曰先生莫非卧龍也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豫州牧劉備是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先生大名請席地權坐少請教益二人對坐於地上關張侍立於傍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平咲曰公以定亂為主但恨不明治亂之道也玄德請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信聽訴一語自古以來治極生亂極生治極上亂如明如治長之道寒暑往來之理治不可無亂而入於治也如寒盡則暖上盡則寒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除秦之亂而入於治也至哀平之世來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弒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於東都後整大漢天下由亂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來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于戈以乃治入於亂也方今禍亂之始未可言定豈不聞天生天殺何時盡人是人非甚日休久聞天道不足而化為術為術不足而化為德上之不足而化為仁上之不足而化為儉上之不足而化為仁義仁義不足而化為二皇三皇不足而化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為二王三王不足而化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為楚漢楚漢不足而化為新室新室不足而化為黃巾黃巾不足故生諸葛操孫權與將軍等輩使互相侵奪殺害群生以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以常理也將軍欲見孔明而使幹旋天地紐捩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曰適見先生所教不知孔明居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他未嘗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到敝縣若何州平曰山野無意於功名容他日再見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關公曰崔州平之言何如玄德曰以隱者之言也吾故知方今亂世之時聖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理固然其爭奈漢室將危社稷漸疎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代宗親况有諸公竭力相輔安得不持亂扶危而坐視也關公曰知兄主意正似屈原雖知懷王不明尤捨力而諫為宗族之故也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數日時值隆冬劉玄德使人去探孔明使人回報諸葛亮先生已在庄上玄德便交曹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消哥上自去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書曾聞孟子云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食在溝壑勇士不食其元見貨不以其道

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為楚漢楚漢不足而化為新室新室不足而化為黃巾黃巾不足故生諸葛操孫權與將軍等輩使互相侵奪殺害群生以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以常理也將軍欲見孔明而使幹旋天地紐捩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曰適見先生所教不知孔明居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他未嘗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到敝縣若何州平曰山野無意於功名容他日再見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關公曰崔州平之言何如玄德曰以隱者之言也吾故知方今亂世之時聖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理固然其爭奈漢室將危社稷漸疎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代宗親况有諸公竭力相輔安得不持亂扶危而坐視也關公曰知兄主意正似屈原雖知懷王不明尤捨力而諫為宗族之故也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數日時值隆冬劉玄德使人去探孔明使人回報諸葛亮先生已在庄上玄德便交曹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消哥上自去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書曾聞孟子云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食在溝壑勇士不食其元見貨不以其道

卷之三

玄德兄弟



是猶欲入而自閉其門也孔明世之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來請孔明未知見否

劉玄德風雪訪孔明

時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冬天色嚴寒彤雲密布朔風凜冽玄德與關張引數十人前赴隆中來訪孔明行至數里紛飛雪粉登堆成張飛曰寒天臘月尚不用兵豈宜訪以無益之人且回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欲孔明見我懇懇之意兄弟你怕冷且先回張飛曰死猶不怕何怕冷乎只恐哥上空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隨並行將近茅舍忽見路傍村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勒馬於酒旆下聽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

嗚呼久不遇陽春

君不見

東海老龍波亂轉

石橋壯士誰能伸

糜施三百六十韻

風雅遂與文王親

八百諸侯不期會

老龍負舟涉孟津

牧野一戰漂血杵

歌朝設策誅紂君

又不見

高祖奮跡起草中

長揖一聲隆準公

高謀大勳誇人耳

望雲躍足未起隆

人聞馳驟英雄辨

指麾楚將如轉蓬

冒雪訪賢

更有一人擎棹而歌曰

吾皇提劍驅寰海

一定強秦四百載

桓靈未久火德衰

奸臣賊子調此萬

毒蛇飛下御座傍

又見妖紅降玉堂

盜賊四方如蟻聚

奸雄萬里皆鷹揚

吾齊大咲皆拍手

悶來村店飲村酒

獨善其身盡日閑

何須方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此必是卧龙先生也遂下馬入村店見二人

竟桌撥而對坐飲酒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奇形古貌玄德曰二公何

者是卧龙先生也白面者曰將軍尋卧龙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

豫州牧也見居新野城欲求先生請問濟世安民之術白面者曰吾非

卧龙也皆其友也吾乃廣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自隱居於此地也備大

喜曰某隨行有馬足敢屈二公同往卧龙庄上共話何如石廣元曰吾等

是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爭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可見卧龙矣

玄德辭二隱士上馬投卧龙崗來到庄門外下馬扣門童子出玄德遂問

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言在堂上觀書玄德隨童子入見草堂上一人擁

爐抱膝而歌曰

玄德進問

全錄二國志

二卷

諸葛均說



孔明遊處



劉備出庄

全在卷三

鳳翔於萬里兮無所不棲吾今守於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耕於唯畝兮
以待天時聊寄傲於琴書兮今自吟詩逢明君於一盼兮更有何遲展
經綸於天下兮開創鉉基救生靈於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於金石
兮拂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而施禮曰劉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指引徑到
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拜尊顏實為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禮
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孔明
耶其人口吐龍乃二家兄也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乃諸葛瑾見在江東
孫仲謀處為幕賓二家兄諸葛亮典其躬耕於此其乃孔明之弟諸葛均
也玄德曰卧龍先生今何在均曰是博陵崔州平相邀開遊不在庄上二
日矣玄德曰於何處開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上或訪僧道於名
山之中或尋朋友於山僻之間或樂琴書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何
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皆不遇大賢嗟呀不已諸葛均留獻茶
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可上馬玄德曰備既到此如何無一語回去玄
德請問曰備聞卧龍先生名聲素著前書可得聞乎均答曰不知張飛曰

曰問他則甚風雲起時不如早回玄德叱之曰汝豈不知春秋乎均曰家
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別日却來回禮玄德曰倘蒙先生鶴駕來臨數日
之後備當又至矣頭借紙筆留書上達以表劉備殷勤之意乃具紙筆於
几案上玄德呵開凍筆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劉備拜書歲時兩番相謁仙
庄不遇空回快亡不已切念備漢朝苗裔忝居皇叔監當典郡之階職
伏觀朝廷離亂紀綱崩摧當群維亂國之時惡黨欺君之日備心日夜
憂惶肝膽幾裂仰聞先生仁慈惻隱忠義慨然有呂望之才能子房之
妙略備教之如神明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再容他日齋戒沐浴特拜尊
顏以此上聞

建安十二年十二月

日備百拜謹書

玄德寫畢迺與諸葛均均送出庄門外玄德致殷勤之意均入座玄德上
馬忽見童子拍手於籬內叫曰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暖帽遮頭孤
裘披膝坐下騎一蹇驢後青衣童子背一壺酒踏雪而來轉近小橋口誦
梁父吟一首曰

卷三

六

玄德出庄



遇黃承彥



往卧龍崗

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亂雪飄 改盡山川舊
仰面觀天虛 想是玉龍開 紛上鱗甲飛 頃刻遍宇宙
白髮老衰翁 深感皇天祐

玄德曰必是卧龍先生也遂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衝寒不已劉備等
候多時那人慌忙下驢進前作揖請葛均在後曰此非家兄也乃吾家兄
之岳翁也名黃承彥玄德曰適間所誦之詩極有高妙乃何人所作黃承
彥曰老天曾在女婿家作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却才至橋偶見羅間梅杏
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逢來着女婿也黃承彥
乃河南名士一見諸葛孔明而異之後孔明娶妻承彥曰聞君擇婦吾有
一女黃頭醜不堪相配孔明欣然而娶之時人作笑曰莫學孔明擇娶
正得黃承彥醜女玄德辭別黃承彥上馬入到新野正值風雪滿天回望
卧龍崗悒悒不已後有詩二首單道風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回憶感傷 凍冷溪橋山路滑
寒衝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雪梨花落 撲面紛上柳絮狂
回首停鞭遙望處 欄銀堆積卧龍崗

關張阻兄

又詩曰

見說南陽隱士賢 相尋不遇又空還 野猿怯冷禿林內
塞鴈驚寒下水灣 着地亂雲迷豈控 遙空殺氣撼天關
道遙鞍馬歸來處 一望迷漫雪滿山

定三分諸葛亮出茅廬

建安十二年正月上旬玄德再往南陽關張諫曰兄長兩次親往茅廬相
謂其禮過矣想此人外有虛名內無實才故託辭也豈不聞古人云以貴
下賤无不得以衆下寡无不克允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汝讀
春秋豈不聞齊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桓公乃諸侯也欲見人而尤五返
方得一面何況吾欲見諸葛大賢耶齊桓公欲見東郭氏一日三往而不
得見彼者曰万乘之君而求布衣之士一日三往而不得矣齊桓公曰士
之傲節者固輕生者君之傲伯王者亦輕其士從天子傲節吾豈敢伯王
乎五返然後見焉關雲長曰兄如此敬賢如文王謂太公也張飛曰哥上

全錄二回士心

玄德開張



三謁茅廬

孔明迎玄



德入草堂

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天下論武藝不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為大賢僻
 之甚也今番不須哥去小弟替哥去請如不來一條麻索縛將來
 玄德叱曰亂道文王為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確溪謁姜子牙子牙
 釣魚不顧文王侍立於後日斜不退子牙却才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
 周天下須不曾如此無禮你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走一遭張飛曰既然
 哥上要去兄弟人當隨後玄德曰汝若同去不可失禮張飛應諾於是引
 數十人往隆中來比及至在離半里餘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飄然玄
 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令兄先生在庄上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
 見矣長揖一聲自投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能勾見先生也張飛曰這人
 無禮便引哥去也不妨玄德曰各自有事汝豈知也來至庄前叩啟柴
 門童子開門而出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特來相見童子曰師父雖
 然在茅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教且休報候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外等
 着玄德徐步而入緩日觀之自然幽雅見孔明仰臥於草堂竹榻之上不
 見動靜玄德猶然待立張飛大怒出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人俺哥上
 侍立在階下那野高卧不起我去庄後放把火看他起也不起雲長曰
 且待他起

子與玄德曰且不可遽寢又立一個时辰忽見先生竟來口念曰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遲
 昔身叫童子曰不曾有客來本童子曰劉皇叔在此多時孔明起身曰何
 不早報有客孔明入後堂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其人身長八尺面如冠玉
 帶綸巾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飄然當世之神仙也玄
 德下拜曰疾室鄙野人聞先生大名如雷灌耳昨嘗兩造仙庄已
 留賤名於文几未審賢名亮答禮曰南陽田夫觸事慵疎蒙將軍車駕
 光臨下情不勝感激見將軍有愛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不堪治
 政有悞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係元直之語豈虛謬哉望先生不棄
 鄙賤曲賜見教孔明曰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村夫耳安可以談天下之
 事二公差舉矣將軍捨美玉就頑石以誤美玄德曰夫古聖賢孝成文
 武之業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謂孝矣救民於水火之中
 致君於堯舜之上世人望先生久矣備愚陋得賜教益實為万幸也言罷
 又拜孔明咲曰將軍既然欲問愚論當剖心願聞其志玄德乃屏去左

孔明指圖



鼎足三分

右起席而謝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方欲伸仁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志猶未已請問計將安用孔明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齊而衆寡殊操能克紹以弱為強非為天時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亦不可圖也荆州北下漢江南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沃野險塞千里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聞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志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乃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攬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屯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奔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各箛食盡將以仰將軍也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言罷交童子將畫一軸掛於正堂中指而言曰乃五十四州之圖也昔日李熊曾與公孫述云西蜀沃野千里果實所生之穀而絕將軍欲成霸業北取曹操占得天時東取孫權占得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荆州為家後取西川建國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示也玄德聞其言遂拱拱手而謝之曰先生之言雖在茅廬使備披雲霧仰面以觀青天但恨荆州劉表益州劉璋此二人皆漢室之宗親備不忍奪之也孔明曰亮嘗觀星宿劉表不久在人世矣劉璋非立業之人後必歸於將軍矣玄德聞言頓首拜謝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便知三分天下此是古人不及也有詩曰

堪愛南陽美丈夫 頭將弱主自匡扶
一席高談自古無 先取荆州安帝業
要知鼎足為形勢 預向茅廬指畫圖
片時妙論三分定 後吞巴蜀建皇都

張見孔明



玄德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同往新野徐興仁義之師共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久樂耕鋤不能承奉尊命玄德苦泣曰如先生不肯匡救生靈天下休矣言罷淚沾襟袖孔明曰將軍若不相棄情愿盡大馬之力玄德喚張入一同拜謝献上幣帛礼物孔明堅辭不受玄德曰以此非聘犬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孔明方受之劉備在庄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昔日周文王夢能巖往磻溪請姜子牙同載而歸立成周天下胡

上卷第三回

孔明囑第



曾先生有詩曰

崖草青口涓水流

當時未入猿猴夢

今日劉玄德請諸葛先生出茅廬時胡曾先生亦有詩曰

世亂英雄百戰餘

蜀主不自重三顧

孔明方此樂耕鋤

怎得先生出舊廬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茅廬也汝

可躬耕于此以樂夫真勿得狂翁以廢畝畝待吾功名成遂之日即當隱

居于此以樂夫年均拜而領諾後人有詩曰

身未昇騰思退步 功成不忘去時言

只因先主叮嚀後 星夜秋風五丈原

孔明出茅廬時年二十七歲曾子固有篇古風為証

高皇手提三尺鐵 芒碭白蛇夜流血

二百年間君斷絕 大執光武興洛陽

披帶遷都幸許昌 紛七四海生豪傑

平秦滅楚立咸陽 傳至桓靈又崩裂

獨居新野為巢穴 只因徐庶臨行語

收却琴書離土阜 縱橫舌上起風雷

萬載千年名不朽

玄德與孔明一同載歸新野食則同凡卧則同榻終日談論天下之事孔

明曰曹操于冀州作玄武池以教水軍必有下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

探听虛實密作籌略玄德隨即令人渡江東未知如何

孫權跨江破黃祖

建安三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曹操表為討虜將軍自承父兄之基業廣

納賢良重用謀士開設賓館於吳會令張紘接待諸賢連年以來你我相

薦近得數人一人乃彭城人也姓嚴名峻字曼才一人乃會稽山陰人也

姓闕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郡逐邑人也姓薛名宗字敬文一人乃汝南

南頓人也姓程名秉字德樞一人乃吳郡人也姓朱名恒字休穆一人乃

吳郡人也姓陸名績字公紀一人乃吳郡人也姓張名溫字用惠一人乃

玄德接孔



明出茅廬

全象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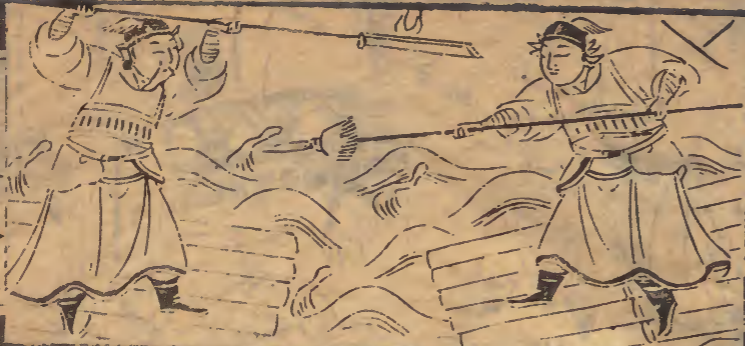
周瑜等見



吳夫人議事

會稽義陽人也姓駱名統字公緒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道
號鳳雛先生此數人者皆江東孫權禮敬之甚厚舌辯群儒有用文得武
將數人一人富陽人也姓呂名蒙字子正一人乃吳郡人也姓陸名遜字
伯元一人乃瑯琊莒人也姓徐名盛字文亮一人東郡人也姓潘名璋字
文珪一人廬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文武數十人相扶共承父業
江東人物天下稱之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命往江東令孫權入朝
為官以隨聖駕權猶豫不決引周瑜拜往吳夫人前議之張昭曰遣許
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若留其質一聽所使如不去恐曹操與兵下江東
勢必危矣周瑜曰非也昔楚國初分封疆不滿百里既用賢能廣土開境
遂據荊州至于南海乃祚幾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貲兼併六郡地衆
糧多將士用命况境內富饒有向逼迫而欲送下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
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隨後十餘人車
數乘馬數匹豈得南面稱孤哉不如勿赴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兵以正
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苦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
之言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大一月且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勿違子

孫權水戰



黃祖大敗

為督自此操有下江南之意正值在北方討賊未有暇焉建安八年十一
月權領舟師西伐黃祖戰于大江之中祖軍大敗驍騎將軍凌操輕舟當
先殺入夏口被其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一十五歲忿力救護父
尸而還權見風色不利遂收軍回吳建安九年十二月孫權弟孫翊為丹
陽太守此人性急醉後多鞭打左右手下將士仇覽戴員二人常有殺翊
之心未得其便仇覽因見吳主孫權出討山賊遂與翊從人邊洪商議謀
殺孫翊是時諸將令差來丹陽會集翊作宴待之翊妻徐氏極聰明顏色
美麗更善卜易卦占吉凶言今日不可會宴翊不聽遂大會至晚趁散空
手送客邊洪帶刀跟隨至後門洪掣刀砍死孫翊仇覽戴員引軍拿住邊
洪明正其罪碎劓於市二人乘勢將翊家皆待妾皆分之仇覽見徐氏美
貌提刀入曰吾與汝報仇汝當從吾不從即死徐氏曰死猶未冷可待至
歲旦設祭其夫除其孝服即時成親覽容之徐氏暗喚翊心腹人將孫
高傅英二人入府告之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故不避羞面告今仇
覽戴員二人同謀殺死夫主只歸罪於邊洪將應用家私并婢妾盡皆分
去仇覽又欲污妾身妾許許之以安其心欲得面見吳主當之微計以圖

孫高傳英



二賊望二將軍想先夫之面特賜哀救言訖再拜孫高傳英聞之大哭而
答曰吾昔日感府君之恩死不敢見夫人今日之事願
死以報府君耳徐氏乃令孫傳二將引心腹人二十個共成其事孫高先
使人告之孫權至歲旦日孫傳二將伏於圍幕之中徐氏於堂上設祭哭
泣畫象已畢乃除孝服薰香沐浴濃粉艷粧言笑自若仇覽使人觀之因
報其喜徐氏令婢請覽入酒至半酣被徐氏迎之密室拜覽却才一拜便
呼曰孫傳二將軍何在二人提刀躍出覽措手不及殺死於地隨即請戴
負赴宴負入內二將擒而殺之徐氏遂穿孝服將仇覽首級就祭夫主痛
哭絕絕兵主孫權點領軍馬星夜至丹陽見徐氏將仇覽戴負二人家小
戚門不留一個權封孫高傳英為大將令守丹陽乃取弟婦徐氏歸家贍
養江東之人無問老少皆稱徐氏之德後來史官有詩讚曰

義節俱全守此身
報讐斬賊詐相親
不及東吳一嬖人

吳夫人病危



東吳各處山賊蓋皆平伏大江之中戰船七千餘隻拜周瑜為都督鎮江
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孫權母吳夫人病危權入問疾吳夫人

吳夫人病危



交請張昭周瑜二人至天公曰吾本吳地人也幼年與父弟吳景涉居錢
塘聘嫁孫堅生此四子長子孫策時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權時又夢日
入懷日月非常大貴也不幸策早喪今已將江東基業盡付與弟孫權望
汝等可扶持吾死無憂矣今疾病危囑以後事願子布公瑾為節父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可宜
兒孫權勿使有失江東有黃祖累世之仇不可不報善保江東此萬全之
計又囑付權曰汝事子布公瑾為節父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可宜
恭敬汝妹亦當恩養以擇佳婿嫁之不可不聽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
言訖遂終權具棺槨不衾之羨嚴陳哭泣盡哀葬於父孫堅之高陵居喪
至建安十三年春張昭周瑜商議報仇雪耻何待期年權持疑未決平此
郡衛領廣德長呂蒙入見權曰子明至必有事蒙曰其守隴秋本日忽見
江上一舟傍岸是黃祖手下驍將其寧某問之寧曰吾本江西臨川人也
字興霸頗通諸子少年相隨持弓箭帶鈴縱橫於江湖之間人聞鈴聲盡
皆避之今聚壯士七百餘人作伴往來江中劫掠下任官吏更以西川錦
作帆幔左右皆披錦綉時人皆呼錦帆賊所到之處無不接待如不接待
即便殺人放火如與交歡誓不相害復悔自新引眾人去投劉表他見表

囑張昭周瑜

即便殺人放火如與交歡誓不相害復悔自新引眾人去投劉表他見表

呂蒙引甘



寧見孫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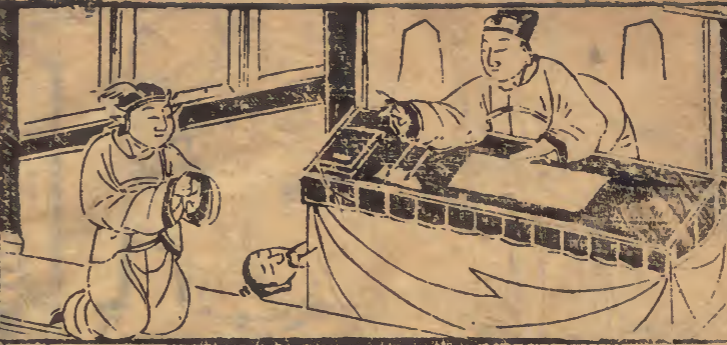
權令周瑜



領兵破祖

事勢力終必然無成誠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遂欲來投東吳黃祖在夏
 口不得過乃留依祖上待之甚薄將軍破祖時祖已大敗却得其寧之力
 救得祖到江夏黃祖只便重用他人今數年有都督蘇飛累薦甘寧黃祖
 曰劫江之賊不可重用因此遂仇恨之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厚
 禮待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何主將不能用日月遂巡人生幾何宜自遠圖
 庶遇知己寧吞曰雖有此志未得其由飛曰吾保汝為鵝縣長以為去就
 之計就與臨時死轉甘寧因以得遇江東欲投將軍誠恐恨而不留蒙曰
 吾將軍求士如渴安記舊仇也况兼名佐其主文何恨焉遂折箭為誓以
 保之寧遂執召數百人過江東拜主公道約鑿孫權大喜曰吾得與霸破黃
 祖必矣遂令呂蒙引甘寧入見參拜已畢權曰吾得與霸大稱吾心豈有
 記恨之理堅居無疑耳願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衰曹操將為篡
 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計不
 遠其子又劣非能承傳基業也至尊當早省之不可遲於曹操而荆之計
 宜先取黃祖上今年老邁昏惑已甚事故付之左右取弄務於貨利侵求
 吏士吏士軍馬舟船戰具損廢不修息於耕農軍無法律至尊今往相攻
 可必一破矣孫權聞之曰此乃金王之論也便交周瑜領兵安排船隻戰
 具攻黃祖張昭曰不可見今吳國空虛恐必致亂寧應聲曰國家以肅何
 之任付君上居守而憂亂何意似古人乎孫權舉酒勸寧曰興霸今年征
 討此酒美決以付卿上但當盡力必克祖兵則卿之功何疑張長史之言
 乎遂命周瑜為大都督將水陸軍呂蒙為前部先鋒重襲甘寧為副將權
 自引兵為後隊起兵十萬來破黃祖上細作飛報江東來祖方聚眾商議
 令蘇飛為主將陳能鄧允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以迎之陳能鄧允各引
 一大隊橫衝截江口其餘小船皆屯內港朦朧上各設強弓硬弩十餘張
 並大索繫定水面上東吳兵至數百小船鳴鼓先進朦朧上鼓响弓弩齊
 發軍不能進約退數里水面有甘寧與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容不進選小
 船一百隻每船軍士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兩副甲手執鎗弓
 甘寧董襲各持刀在前不避矢石直至朦朧傍邊砍斷大索朦朧橫其
 寧董襲各飛上朦朧砍死鄧允陳能棄船而走呂蒙看見跳下小船自舉
 擡棹直入船隊甘寧二將放火烧着餘船四散而走陳能急待上岸呂蒙
 不捨趕到跟前一刀當頭砍番蘇飛岸上引軍來迎東吳諸將皆要爭功

獻祖首級



一齊上岸掩殺勢不敢當祖軍大敗蘇飛慌忙而走正遇東吳大将潘璋
疋馬來到手腕初交被蘇飛於馬下到船中來見孫權大怒睜目視之
曰汝等害吾父兄之賊萬剛尤輕呼左右做盤車囚之待捉黃祖一齊回
江東墳上祭享便提三軍不分星夜攻打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令忿力
向前黃祖性命如何

諸葛亮遺計救劉琦

時建安十三年春三月東吳諸將見其寧成功各自抖搜神威來捉黃祖
却說黃祖見江中船隻盡陷諸將皆休情知守把不住棄了江夏前望荆
州而走不敢多帶人馬只有百十騎出東門且戰且走其寧料道黃祖走
荆州諸將在西門攔截獨寧離東門十餘里等候祖正走之間料得脫了
虎口一声喊起其寧攔路祖告曰我寺不曾輕視汝上何反其寧叱之曰
吾從汝數年多冒勤勞建功立績汝以常人相待我豈容汝哉黃祖回馬
便走其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指望活捉黃祖敵功只听得路傍喊起一
騎出迎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程普奪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墜馬趕
至泉其首級與程普合兵一處同入江東來見孫權獻上黃祖首級

凌統殺其寧



孫權力勸住

祖髮恨而擲之數次將回東吳祭墳命以篋盛貯了當重賞三軍孫權曰
孤城不可守也且回東吳劉表必來與祖報仇坐而待之必取劉表上敗
乘勢而攻之荆州可屬吳矣權聞其言遂棄江夏衆軍下船而回蘇飛在
檻車內密使人叫其寧曰蘇飛望將軍垂救不宜遲寧曰飛若不言吾幾
忘了軍已至吳權將蘇飛并黃祖頭同祭祀寧遂往府下叩頭拜伏權問
其故寧大哭而告之曰寧向日若無蘇飛則死溝壑矣安得致命於將軍
麾下哉今飛之罪理當夷戮望將軍垂憐救之恩願納上職名以贖飛罪
權曰今為君免之走去奈何寧曰飛得免分裂之死受更生之賜遂之尚
且不去何況自走乎若飛但去寧將首級於塔下代死權乃赦之遂置酒
大會文武權自將酒勸呂蒙曰今黃祖老賊乃卿先斬陳能之功也蒙頓
首稱謝加蒙為橫衝中郎將遍賞諸軍已畢忽一人拔劍在手於筵間大
哭直取其寧上急取筵前桌迎之權自起身抱住其人年二十二歲身
長八尺力雄膽大曾在江中遇祖巡江張顧其人不避刁箭飛躍過船殺
張顧於船中餘皆砍下水內奪其巡船而還權大惜之吳郡餘杭人也姓
凌名統字公績因其寧昔日一箭射死他父親今日相見如何不報仇雪

劉表書請



玄德義舉



玄德孔明

免權勸開言曰甘興霸射死汝父此時為主不容不盡力耳今日既在一處便是弟兄何必記恨萬事皆看吾面凌統叩頭泣血曰統自幼隨父事主恨不得肝腦塗地以報之今遇殺父之仇如何不報乎權與眾官力勸之統欲與寧領去鎮守夏口寧拜謝而去東吳自此廣造軍器戰船分兵戰船便其寧領去鎮守夏口寧拜謝而去東吳自此廣造軍器戰船分兵連路守把江岸孫權自引大軍守柴桑郡周瑜前去鄱陽湖教習水車以防江北之勢詭分兩頭却說探細人回新野報知玄德東吳新破黃祖將頭祭墳見今屯兵柴桑其餘宗親分守江夏各處隘口未見渡江之意玄德正與孔明談話間忽劉表使人來請玄德議事玄德問孔明此行若何孔明曰此是江東新破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必有報仇之策也正欲與主公走一遭看荆州九郡沃野萬里用武之地已在掌中矣亮與主公同行玄德留關公守新野帶張飛引五百人馬往荆州來玄德馬上與孔明曰今見景升當以何對亮曰先當謝襄陽之罪若令主公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云容去新野收拾軍馬玄德並听孔明之言來到荆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來見劉表禮畢玄德請孔明下

表曰吾公盡知賢弟被害之事欲斬蔡瑁之首以敵眾人皆勸免玄德曰非蔡將軍之事皆以下人所為也再不必舉矣劉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喪師今特請賢弟共議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以致有失今若欲南征曹操北來當復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替吾上死之後弟便為荆州之主也玄德曰弟安敢當此重任兄勿復言孔明曰視玄德玄德曰容思良策以保荆州遂辭而去到館驛中孔明曰景升以荆州付主公何卻之玄德曰備感景升之恩未嘗忘報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正商議間忽報公子劉琦入見玄德哭拜地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矣望叔父可憐而救之玄德曰此是賢姪家務事吾亦無奈何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務事難以區畫少時玄德送劉琦出耳語說知來日吾使孔明回探汝可告知如不言如此如此琦謝而去玄德至五更推辭腹痛不起孔明去回劉琦禮孔明上馬到宅前下馬入見公子禮畢請入後堂茶罷琦告曰繼母之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暗思恐有漏泄不便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止何故相棄請入密室共飲數盃之後琦曰某有一古書願先生教之

孔明教琦



鎮守孔明

劉琦拜送



孔明回館

孔明曰見在何處琦引孔明登後閣孔明求書觀之琦曰無乃言曰繼母之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怒便起身見閣口胡梯已去琦告曰累求自安之策先生不見教恐他人漏泄也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教人乎孔明曰疎不可問親新不可破舊欲得全身遠害今夜當思之琦曰繼母又不容先生又不教是絕路也願死於君前掣佩劍自刎孔明急止之曰已有良策了琦拜曰請教之孔明曰豈不知春秋時晉獻公先妻生二子長曰申生次曰重耳妻姬復寵愛嬖姬上亦生一子姬常譖於公欲殺之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忽一日春濃姬喚申生同遊後園乃令獻公於高樓上簾內觀之姬以蜜塗衣髮上群蜂聞香聞相撲之姬令太子趕蜂去獻公於樓上望見心中只疑戲弄心中恨之姬又詐言先君設祭令二子往祭之祭罷欲分食祭物左右曰祭母之物不可便食宜先奉上申生使人送之姬將毒藥於中以供獻公姬奏曰物自外來不可便食令喂大大果死獻公大怒賜朝典命太子死重耳驚惶逃竄外邦一十九年方免其難後為晉文公申生在內而重耳在外而安公子向不効重耳乎江夏黃祖新公缺人守禦何不上言乞屯軍此郡而避其禍耳琦再拜指教之言詩曰

荆州兄弟苦相猜

已使片言能救命

諸葛三緘口不開

至今尤有玉梯臺

劉琦取梯送孔明歸館驛以告玄德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未有次第表交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劉琦去守極善東西之事父子當之南北之事備頭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新於鄴郡作玄武池以教水軍必有征南之意弟宜防之玄德曰弟已知勿復憂慮遂拜辭回新野令劉琦領軍三萬往江夏鎮守却說曹操在許昌罷三公之階自為丞相以毛玠為東魯曹掾崔琰為西魯曹掾司馬朗為主簿朗字白達河內溫人也穎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弟兄八人司馬懿字仲達操命之奉掾並典選齊之事文官齊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聞劉備在新野拜諸葛亮為軍師每日教練軍士必為後患可早圖之操便令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為副將領兵十萬直到樊城要擒劉備此行何如

諸葛亮博望燒屯

操令惇領



兵伐玄德



印與孔明

時建安十三年夏六月夏侯惇欲領兵南征荀彧曰劉備不可輕敵更兼新野諸葛亮為輔將軍此去不可欺敵惇曰吾視劉備如猫鼠耳到彼必擒之徐庶曰將軍不可輕視劉備今又得孔明如虎插翅操問曰孔明何人也庶曰他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號臥龍先生上通天文下曉地理熟諳韜略有鬼神不測之機非尋常之輩也操曰比公若何庶曰某乃螢火之光他如皓月也庶安能比於諸葛哉此乃徐庶之計夏侯惇叱之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如同草芥耳何足惧之此番若不生擒劉備活捉孔明願納首級操曰軍中無戲言惇曰願責將令狀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之所望惇忿怒而辭曹操領軍登程却說劉備自得孔明如魚得水待之如父雲長翼德心中不悅乃曰孔明年幼有其孝識兄敬之太過又未見他直實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閑張見說不喜而退忽一日孔明謂玄德曰明公度劉荆州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及也孔明又言曰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予誠不如也孔明曰既皆不及明公之衆不過數人耳以此待敵操兵一至當以何迎之玄德曰備深慮也未得其計孔明曰可召眾民以充其數亮自教之可待敵也於是召募新野之民得三千餘人孔明每日教以陣法一進一退不失其節此報曹操差夏侯惇領兵十萬殺奔新野而來關張二將先得知正說間玄德請商議軍機關張入見玄德曰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而來如何迎敵雲長默然不答飛曰二哥自去便了玄德曰智勇孔明勇賴二弟何煩煩言語也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入議曰今夏侯惇引十萬之兵何以迎之孔明曰但恐二弟不肯賞服如欲亮行兵願借劍印玄德只得付之孔明聚集諸將聽令關張曰聽了令出却作理會孔明曰博望城離此九十里左右山名豫山右有林名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五百軍去安林背後山谷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望舊城屯糧草處縱火掩之關平刻封各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相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已去樊城請子龍回台為前部只要輸不要贏把軍馬連連退後主公自引一技軍於中救援聽計而行勿使有失張飛問孔明曰我守皆百里之外埋伏你在何處孔明曰吾只自守縣張飛大咲曰見其智也我每都去廝殺你便在家坐地吾不去吾不去孔明曰劍印在此送令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兄弟不可逆令張飛冷咲

關張二將



議論孔明

引惇入山



子龍詐敗

而出與關公曰我二人且去看他計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逢二人去了
 衆軍未知孔明本事皆不實服子龍引軍到孔明傳計子龍聽得去了
 玄德問曰備若何孔明曰今日引軍去博望坡山下屯住來日敵軍黃昏必
 到坡下主公便排走路看大地為號王公便引軍回掩殺天明罷兵亮與
 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縣乾簡雍備慶賀筵席安排上功文簿發放已
 定玄德亦疑却說夏侯惇于禁李典與兵到博望揀選一半精兵作前隊
 餘在後隨糧草車行是日秋七月間南風徐起人馬隨行已牌左側夏侯
 惇在前軍望見塵頭起便將人馬擺開陣勢問鄉道這是那裡鄉人回答
 前面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惇傳令交于禁李典押後親自出馬於陣
 前與同宗夏侯蘭護軍韓浩及數騎兩勢擺開敵軍到處夏侯惇看了大
 笑衆將曰將軍何故笑乎惇曰吾笑徐庶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村夫為
 天上人今觀他用兵可見了也似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羊
 與虎鬥也吾在丞相面前一時誇要活捉諸葛劉備今必應前言也不可
 停止汝與吾弟催趨軍馬星夜趕到新野吾之頭也遂自縱馬向前打話
 新野軍馬離關子龍當先出馬惇罵曰劉備忘恩負義之賊你等事也正
 如孤魂隨鬼耳子龍大嘆曰汝等隨曹操乃鼠賊也夏侯惇大怒拍馬向
 前來戰子龍二馬相交戰不數合子龍詐敗退走夏侯惇趕將來衆軍先
 退北軍掩至子龍押後當抵約走十餘里子龍回馬又戰數合而走韓浩
 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只如此雖有十里埋伏吾
 何惧哉趕到博望坡一声砲响玄德自引一枝軍出來接應夏侯惇回顧
 韓浩曰以即埋伏之軍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催軍前進玄德子龍
 當攔不住迤邐望後便退天色黃昏濃雲密布又無月色狂風大作夏侯
 惇只顧趕前面敗走之兵各自認隊伍而去惇交催後軍上來于禁李
 典趕上窄狹處見兩邊都是蘆葦寨與兇佳馬對于禁說道都督欺敵此
 去有失于禁曰我聞敵軍甚不足畏也李典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
 叢雜恐防火攻夏侯惇省口而言曰文則之言是也却欲回軍只聽得背
 後喊声起望見一派火光着隨後兩邊蘆葦中又着四面八方火併齊起
 狂風大作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背後子
 龍趕來軍馬擁併戰來且說李典急奔回博望城中火光一軍攔路當先
 乃關公也軍兵大乱要奪路而走夏侯惇見糧草車一路都着便偷小路

火燒博望



而走夏侯惇若來救糧車正迎着張飛攔路交馬只一合刺殺夏侯
蘭韓浩奪路走脫正殺到天明方纔收軍殺得尸橫遍野血滿河渠史官
有詩為証

博望燒屯用火攻

烈焰飛來宇宙紅

直須燒破曹瞞膽

綸巾羽扇談談中

不至夏侯鬪勇力

初出茅廬第一功

濃雲撲面山川外

故教諸葛有威風

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將馬上說孔明真義傑也行不數里見輛車兩邊
糜竺糜芳簇擁約有五百軍視之乃孔明也二將下馬拜於車前漢史玄
德于龍關車劉封皆至收軍聚眾班師回新野孫乾簡雍引新野父老出
郭迎接望塵遮道拜舞踴躍而喜曰吾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回
至縣中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操軍其計如何

敵荆州王燦說劉琮

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已
危篤借興一却以圖安身兵糧俱足可以抗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至善
奈何備感景升之恩怎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寧死
不忍作不義之事眾皆嘆曰孔明曰且理軍務事辭軒詩云

天下紛紛逐鹿城

不辜不義非貪取

餓禽尚且欲投林

只有中原王者心



夏侯惇綁

却說夏侯惇敗軍回至許昌來見曹操自綁縛了跪於階下請死操令解
其縛請上聽問緣故惇言至博望坡下遇敵軍欲盡力去取被諸葛用火
攻因以自相踐踏十傷四五操曰汝自幼行兵怎不知狹路用火攻惇曰
于禁曾言悔之不及操又問于禁以前言答之操曰文則如此高見堪為
大將軍矣後來水滸七軍折了遂厚賞之操曰吾心上只憂劉備孫權其
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百萬之兵不乘此時掃平江南失機會也便傳令
起軍馬五十萬許呼一百萬曹仁曹洪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夏侯淵
夏侯惇為第三于禁李典為第四吾統文武大將為後隊各引兵十萬又
令許褚作拆衝將軍引三千鐵騎馬軍在先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開路
遇水疊橋選日出師前或守守許昌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末旬丙午
日出師時有大中大夫孔融上書諫曰荆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室宗親
又不曾侵犯地界違背朝廷法東孫權推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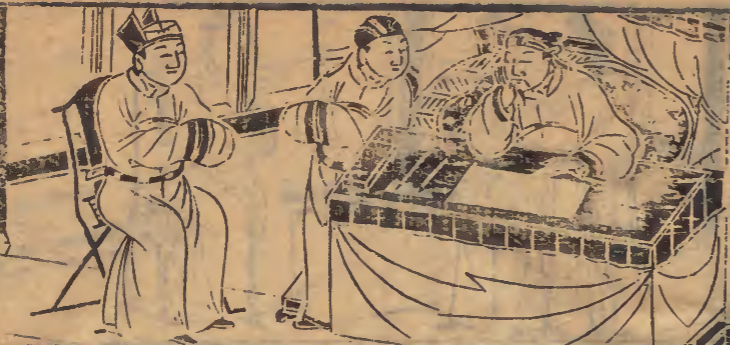
縛見曹公

孔融諫操



不可與師

劉表託孤



囑付玄德

上卷三十一回

也若與不仁之師傷失軍將以大失天下之望操叱之曰劉備母海於吾乃吾之大患劉表養之必為反昔安得容之耶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長嘆曰以不仁代仁安得不敗乎時有御史卻慮使人聽得便說與卻慮曰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之入見曹操說曰丞相知孔融反乎操曰公試言之慮曰融尋常戲侮丞相丞相知之略言一二證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之星人有頌酒之德故曹老不飲無以成聖德且樂紂皆因好色而亡今世何不禁脂粉也融之深說丞相也又常記丞相一日問如之事以被武王斬之融對曰武王討妲己賜周公丞相以時深信之後聞人有云如已被武王斬之丞相又問融對曰以今時度之想當初如此矣此時孔融看丞相如何人耶又曹與禰衡互相贊揚衡讚融為仲尼不死融讚衡謂願回復生禰衡之辱丞相蓋融使之也此皆不足論融與劉表劉備甚厚常上暗書往來融又曾對孫權來使謗訕朝廷若通消息必可見孔融大逞不道之情也操聞之大怒曰御史之言是也可喚以賊斬之便差呼廷尉來捉孔融孔融二子正在家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已被呼廷尉捉去赴法場二公子向故不走二公子曰安有數果即不被

即果畢呼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斬之誅滅其族將融父子尸首掛於市上有京兆滕青抱尸而哭曰文舉捨吾而死吾何用生有人報操欲殺之荀彧曰聞滕青常諫孔融曰公剛直太過必為後患乃義人也不可殺之操乃赦之收融父子尸首皆令葬之後史官憐孔融之才作詩讚曰
 文華經歲代 詞語侮曹公 滕青憐剛直 隻刀解送終
 曹操令軍馬次第而行却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託孤此時尚未知曹操軍來劉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荆州見劉表曰吾今命在旦夕今託孤與賢弟我子不才將至零落我死之後賢弟可管荆州玄德曰備當盡竭忠誠扶助賢姪安敢以攝荆州之重任乎玄德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軍馬到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奔回新野孔明問其故玄德乃言託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遠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舉以事必以吾為忘恩故不忍也却說劉表病在危篤又聞曹操百萬雄兵到平江夏武奪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作荆州之主蔡夫人聽得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把住其時劉琦知父病重急離江夏到荆州探問父病至外門蔡瑁當住曰將軍今管江夏為何擅離其任至重你

蔡瑁張允



今輕騎而來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你若入去你父必生嗔怒轉增疾病非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於外門大哭一場上馬回江夏八月戊申日劉表大叫數聲而死後史官有詩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

今日劉君霸漢陽

外寬內急遠賢良

紹因譚尚須傾國

無決有謀空戰討

觀此可為千古戒

愧慚應是失荆襄

表為琦琮立喪邦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為荊州之主方舉哀報文武知會以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告眾人曰吾父乃漢室宗親有荊州之地今父辭世吾兄又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兄與叔父問罪如之何也眾皆未有言對只見塔下李班山答曰公子之言誠明至善可急發哀書報知江夏就立大公子為荊州之主劉玄德同理國事此可以拒曹操南可以敵孫權保萬全之計也蔡瑁向前言曰汝何敢亂言以別故主之言也李班山大罵蔡瑁曰皆是蔡家宗黨送了荆襄九郡寧死不顧亂法度也蔡瑁喝令推出斬之將首級擲於塔下遂立劉琮為主不去報劉琦劉玄德知其靈柩上車蔡氏之宗族並

王燦說琮



納降曹操

領荊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并劉琦前赴襄陽屯紮以防劉琦玄德之亂就葬劉表於襄陽城東十里漢陽之原却令治中鄧義守住荊州琮到襄陽却纔下馬只見飛報來說曹操大軍已離許昌徑望襄陽來也劉琮請蒯越蔡瑁二人商議東曹掾傅選字公懷進言曰今故主新立大公子在江夏如何不知倘若知時則興兵奪荊州矣以最利害一也如今主公自到襄陽又不報劉玄德知於今新野乃一江之隔他亦興兵問罪以是二利害也曹公引百萬之眾欲併吞江漢以是三利害也雖然有三愚敵一策使荆襄九郡安如泰山亦足以保主公之名爵也劉琮問其策選曰不如將荆襄九郡人馬去敵曹公曹公必重待於主公也琮叱之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業坐尚未煖何故受於他人治下吾不為也幕賓王燦又曰其間曹公乃人傑也雄略智謀出世之才敗袁紹於官渡驅孫權於江東逐劉備於新野有敗敵之計不勝神妙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若聽燦之言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待將軍既保全家長享福祚垂名後世萬全之策也燦遭亂流落託命於州家將軍父子重用敢不盡言將軍聰聰勿使後悔琮曰先生之教是也此事亦須告稟於母蔡

關公捉宋



夫人在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宣之謀公悌之言與廢之皆見也何必告吾便差人送降書以投曹公為久遠之計琮不得已揮淚而寫降書差宋忠潛地送投曹公處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曹公獻上降書曹操大喜加宋忠為列侯賜衣服鞍馬分付交劉琮出郭迎接便着他永為荆州之主宋忠拜辭回襄陽將次渡江路上撞見一枝軍來宋忠無路得避只得迎之乃關雲長也監問宋忠曰懼怕不敢抵賴只得實告之說荆州劉表已死劉琮為主聞得曹公軍馬來來使我送降書到宛城投曹公也雲長大驚便捉宋忠到新野見玄德具說前事玄德聞知哭倒在地未知性命如何

諸葛亮火燒新野

玄德曰吾兄已亡劉琮納降歸投曹操情實慘傷張飛曰大事既然如此先斬宋忠便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劉琮等荆州便是哥也玄德曰你且收口我自有商量掣劍指宋忠曰你眾人作事如何不早來報吾今欲斬汝頭以解其忿汝速可去忠曰恐縣外他人殺之玄德曰放汝而復殺之非大丈夫所為也宋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愛問忽報劉琦使尹籍到來玄德思以人昔日之恩降塔而接問其來意若何籍曰昨者

劉琦書報



英大公子同守江夏今聞劉荆州已故不報喪差人於襄陽打听虛實恐怕使君不知特令籍齎哀書上達皇叔玄德拆開書視之曰孤子劉琦哀書上達 叔父大人鈞座前近聞君父薨於荆州繼母與蔡瑁張允同謀不報喪矯之弟劉琮為九郡之主大亂紀綱實難容忍伏望叔公憐憫盡起麾下精兵約會同滅惡黨共取先君之基業實為萬幸琦泣血拜書

玄德曰汝只知劉琮為主不知將九郡敵與曹公去了籍驚曰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接就而擒下及拿諸党殺之則荆州已屬使君矣孔明曰伯機之言甚善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而言曰吾兄臨危之時託孤與我若背之吾死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吾兄耶孔明曰主公不舉此事目今曹軍已至宛城離以不遠怎生奈何玄德曰向樊城去避之正商議間數次人報曹軍已至博望坡了玄德交尹籍回江夏求救計於孔明孔明曰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又教他中了我計今我待新野屯劄不住了便差人四門帖起文榜告示居民

叔父玄德

他中了我計今我待新野屯劄不住了便差人四門帖起文榜告示居民

孔明傳令



者將須計

糜芳劉封



青紅旗號

無問老小男女限即今跟吾往樊城暫居不可自誤曹軍到以不仁必傷害百姓一連差十數次人催趨便行差孫乾簡雍二將往河東西岸調撥船隻救濟萬民然後送各官老小到樊城住扎孔明喚諸將聽令先差雲某帶一千人各將布袋去白河上流頭埋伏用布袋裝上磚土拒住白河之水到來日三更已後只听下流頭人馬嘶喊以是曹操兵敗急取去布袋放水滄之却順河斷殺下來接應雲某听計去了孔明又喚翼德可引一千軍去白河邊渡口埋伏曹軍被滄水勢却縵人馬必從以處逃命你可乘勢殺來接着張飛領兵去了孔明又喚趙雲你可引軍三千先取戶獲乾箭放在新野近城人家屋上谷處魚頭裹角上暗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來日是卯日鷄鳴日黃昏後必有大風起曹操必入城中安歇汝將三千軍先用火鎗火箭放入城中去火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交走你却往東門外伏定敗軍亂竄不可攔截只顧攻擊他敗軍無心戀戰奔走以乃寡敵眾之道也必得全功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便回樊城不可違誤趙雲領令去了孔明又喚糜芳劉封你二人可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縣外三十里鷄尾坡前擺開青紅旗號混

雜如曹軍一到糜芳一枝紅旗走在左劉封一枝青旗走在右他疑必不追赶却分兵去縣西南北角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進兵趕敗軍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主公時刻休誤二人去了孔明與玄德登高望之却說曹仁曹洪自為前部先鋒引大軍十萬戰將數員又有許褚鐵騎軍望新野進發日當正午來到鷄尾坡相近問鄉道官前面離縣多少路答曰只有三十里許褚引探馬數十騎先行望見坡前人馬擺開拍馬報前面依山傍嶺一簇人馬盡行打青紅旗號不知多少許褚交把皂旗一招三千軍一齊向前糜芳劉封分為兩隊青紅旗各居左右二色旗不離隊伍不乱許褚扯住馬交休趕左右曰為何不趕許褚曰前面必有伏兵你們只就這裡扎住我自去稟先鋒許褚一騎馬來見先鋒曹仁稟覆前事曹仁曰豈不聞兵法有虛實之論以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追之褚再回坡前提兵直入其左遍於林下追尋不覓以時紅日厭上墜西許褚却欲進兵入縣只听得山上大吹大擂褚引兵看時見山頂上一簇人其中兩把傘蓋着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在山上飲酒許褚看見大怒尋路上山小狹路上擡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只听山後喊起許褚來尋

火燒新野

斬殺天色昏了曹仁交去往新野安身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又不見一人曹仁曰安乃勢窮就帶百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歇來日進兵軍士各自饒飯行之都去奪屋造飯曹仁許褚都在縣衙安身初更後狂風忽起把門軍士俱報火起曹仁曰火是軍人造飯不小心遺漏不可驚動說未畢南門西門都來報火起曹仁急令衆人上馬時見滿縣火着上下通紅喊声大起當夜之火又大似博望燒屯之火後來史官有詩為證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祝融飛下摩天焰

九月南征劉漢川
神機全在火攻篇



曹軍大敗

曹仁交軍士冒烟突火探路說道東門無埋伏曹仁衝出東門見外火滾烟飛軍士逃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且說曹仁方纔脫得大危背後趙雲軍馬趕殺各軍自要逃生那裡肯回身斬殺撞着糜芳又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一大半軍焦頭爛額却走到河邊人馬俱下河吃水也不過尺人馬俱在河內鬧起上流頭關公望見新野城火起約會時分已到只听得下流頭人馬皆開催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下流一衝人馬皆溺

曹兵被孔明

於內曹仁引衆將望水勢變處奪路來到博陵渡口喊声大振一軍攔路乃燕人張翼德也當下如何

劉玄德走江陵

張飛引軍從下流頭殺將上來截住曹仁掩殺許褚交關到三十餘合許褚不敢恋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頭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交將布袋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屯住等候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一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遂催三軍盡往新野漫山寨野下住寨柵操交軍掘山一面填塞河內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到襄陽之地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順從兵亦可守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於樊城一緊進兵兩縣生民皆為齋粉矣不如先遣招安劉備縱然不降亦可以宣愛民之心也若見事極頭降則荆州之地不煩征戰矣然後奪荆州之兵可面江南矣操曰可使誰去曄曰徐庶舊與劉備甚厚如肯來降免罪增爵如若執迷不順時軍民並戮玉石俱焚操謂曄曰我今知你忠誠不疑使之汝勿負吾屏領命而行至樊城玄德

水火澆大敗



操令徐庶



召安劉備



姓往襄陽

孔明接見其請借日之情已畢曰操使其而來乃買民心之奸計也某若不還必惹萬人之笑遂又指其心曰不欲與將軍面王霸之業及此方寸也今老母已喪無益於事終身不設一謀非為人也公有卧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今操分八路之兵填平白河踏碎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庶辭去玄德與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速走樊城取襄陽暫歇為上策玄德曰幸幸尚縣百姓相隨許多時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相隨者同行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去江南岸準備船隻孫乾簡雍在 cities 上大叫曰今操軍將至樊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請渡江兩縣之民若老若幼同聲大叫我莽殺死亦隨使君號哭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曰劉備並無降意操大怒差五萬軍去填河八路軍討日要進却說新野樊城百姓听得大軍來扶老挈幼將男帶女滾上渡江兩岸哭声不絕玄德於船上大慟曰為吾一人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用生欲投江死左右止之聞者莫不慟哭船到南岸回頭北岸百姓不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轉過東門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弓橋拽起玄德勒馬於壕邊大叫曰賢姪劉備吾且欲救百姓與你並無異心可快開門人報劉琰上怕而不出蔡瑁張允得知劉備喚門進來樓上叱左右亂箭射之城外百姓望敵樓而哭忽城上一將躍出拍馬提刀引數百上樓來殺蔡瑁張允其人身長九尺面如黑炭自若朗星似關公之狀貌武藝獨魁江表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大叫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操賊偽求爵祿非義士之所為吾今願請使君入城除賊輪刀便砍死守門將砍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使君領兵殺入安民伐賊張飛躍馬却欲引軍入城玄德扯住曰恐驚百姓城上放箭張飛恨不得端平了襄陽爭奈玄德不肯魏延正關中一將拍馬引軍而至大叱魏延曰汝是無名小將安敢亂言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南陽宛城人也姓文名聘字仲業乃荆州大将也挺鎗躍馬與延交戰兩軍在城中混戰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往襄陽矣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緊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勝如襄陽多矣玄德曰正合吾意於是百姓盡望江陵而去魏延文聘交戰已至午魏延軍折走出趕玄德不見自投長沙太守韓玄處去了却說玄德同行軍民有十數萬大車小車數千輛挑担背包者不計其數於道路邊遇着劉表遣使引眾

玄德哭拜



劉表墳墓

張飛引兵



過長坂橋

上卷二目上

將下馬拜伏於道邊慟哭而告曰辱弟不才無德失仁兄寄託之重其實不可得也望兄英魂垂救荆州之民助備而退操賊言甚傷切三軍無不下泪後軍報曰曹操已在樊城使人於江上收拾船隻將次渡江趕來也可以速行孔明曰江陵險要可以拒守今領大眾十餘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軍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曰吾以仁義為本今人歸吾上何忍棄之百姓聞之莫不傷感後來史官省鑒齒齒評論却是劉玄德平生第一件好處

評論曰

玄德顛沛險難而信義聰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思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恣隨逐之民而其與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含蓼問疾而已哉濟大業者不亦宜乎宋賢有詩曰

同難甘心隨百姓

襄陽官道興兵日

顧恩揮淚動三軍
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帶着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然至也可遣關公江夏求救於公子令起軍來聚合於江陵玄德從之修書文雲長孫乾引五百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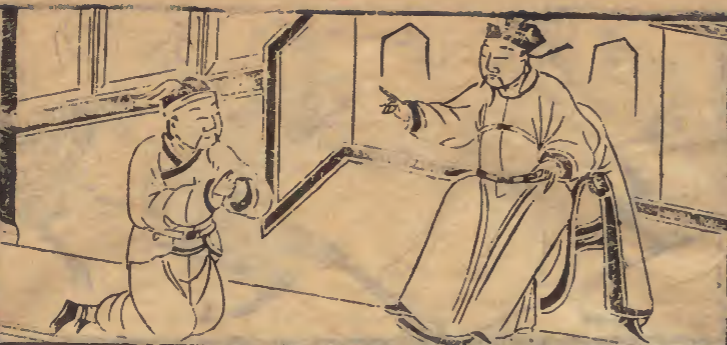
不信玄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於危難之中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而搖動乎糜芳曰我自見他引軍投曹操去了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之張飛曰弟親自尋他去如撞見一鎗搠死玄德曰休差疑了豈不見二兄誅顏良耶子龍必不棄吾任他自去不要相逼張飛喚眾將跟吾來只有二十騎隨行餘者跟玄德元來張飛常鞭打軍士頭跟者必張飛引着二十騎同至長坂橋原來只是木橋飛乃回看橋東一帶樹木心生一計以細教這二十騎却砍下楊柳拴於馬尾上只在林木背後往覆馳驟飛看咲曰此二十騎當五千軍飛自橫矛立馬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說趙雲四更軍來便去斬殺往在曹軍陣裡尋不見玄德又失散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主人家眷二十餘口至親三口其糜二主母小主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日亂軍陣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再決一死戰以報平日知遇大恩以時趙雲有三四十騎隨後挺鎗拍馬在亂軍中尋覓見兩縣百姓哭泣之声振天動地中箭着鎗死者拋男棄女者中傷帶血而奔走者鐵人見了怎不心酸十餘萬居民四方八面亂竄子龍正行之間見一人倒在草中子龍近前慌看却是簡雍子龍急問

子龍路遇



簡雍被傷

操差人獲



孔明家小

曰曾見主母否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趕散二主母棄了車仗抱了阿斗公子而走吾飛馬過山坡被一將背上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去我聞閣不起趙雲從騎有馬借一疋又着二將扶着簡雍上馬令跟隨者尽脫衣甲好生伏事先去報知主人我上天入地好友尋主母如不見拚死在沙場矣雲又引軍前進追尋忽一軍大叫將軍幾聲趙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前小卒護後車仗的數箭射倒我在此趙雲便問夫人消息軍答曰却纔見夫人披頭跣足步行跟一夥百姓投南而走雲見說亦不回顧望南趕來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餘人相結而行趙雲問曰中間有甚夫人否夫人在衆中回視見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馬扎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所雲之罪也雲又問糜夫人并小主安在甚夫人答曰我與糜氏被趕慌乘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一枝軍馬來衝散糜氏抱着阿斗不知何在我獨逃生至此言未畢百姓發喊有一軍來趙雲纔鎗上馬看時前面綁着一人乃糜氏也背後一將手提寶刀又有十餘騎跟着乃是曹洪手下部將淳于芳拿住糜氏要解去獻功被趙雲大喝一声刺於馬下衆將向前救了糜氏奪馬二疋趙雲請其夫人上馬前面殺奔大

人搬去三江內僻隱操深恨之言既定劉備已去二十餘日荀攸進曰江陵乃襄陽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挫動矣操急然曰卿早不言孤幾忘之遂即喚集諸將新舊皆至獨無文聘操使人尋之方纔來操曰何來逢也聘曰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人嘗頭據守漢川保全四境生不負於孤弱死不愧於臣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為悲慚無顏早見耳遂乃流涕操愴然曰仲業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交文聘引兵指路操問左右曰此時劉備約行多少路左右答曰劉備一同百姓日行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傳令選織甲精兵五千急速前去限一日一夜定要趕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如逆令者斬諸將得令帶領軍馬同文聘星夜趕來未知性命如何

長坂坡趙雲救主

却說劉備與十數萬百姓一程上捱着望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去了絕無音耗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親往催促劉琦劉琦昔日感公之教以獲全生今去事必諧矣孔明不敢推辭引劉琦帶五千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當日玄德與簡雍糜氏糜芳在馬

張飛殺曹



兵救玄德

蔡瑁張允



拜見曹操

全象二國七傳

上正行之間忽見一陣狂風就馬前撮集塵土衝天而起平遮紅日無光耳邊只聞哭聲喙啣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知陰陽袖占一課失聲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行玄德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於安忍棄之維曰主公不棄禍在近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對曰前面就是當陽這山谷名為景山玄德交只就此處屯扎秋末冬初涼風透骨宿到四更時分只听得西北角上喊聲大振玄德上馬引本部人馬乘黑奔凶精騎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得一將衝殺而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得玄德望東而走回頭觀看乃有千百人馬殺到長坂坡下文聘當先攔路玄德罵曰背主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軍望北而去背後許褚趕來張飛當先保着玄德殺散鐵騎迤邐望東而走喊聲漸遠玄德方纔歇下回看隨行止有百餘騎老小簡雍糜竺糜芳趙雲皆不知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恐吾遭以大難吾家老小不知下落存亡寧不悲乎正恫惶哀哭之中忽糜芳面上帶箭跑馬而來報曰反了常山趙子龍投曹操也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故人安肯反耶張飛曰他見吾弄勢窮自投曹操以取富貴此乃常理也可故江夏求救要長去了孔明曰今張飛斷後趙雲保老小其餘管顧百姓而行日行十餘里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喚劉琮相救琮未敢往蔡瑁張允請了劉琮文聘同去聘曰大將軍不能保全荆州當待死而已不肯回去王威密告劉琮曰今曹操得將軍降劉備已去必懈怠無備若給威奇兵數千乘虛擄險擊之操可獲也操威鎮天下坐如虎踞中原雖廣可傳敵而定非徒取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汝誰遇之機不可失也琮聞之皆蔡瑁上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順逆之理安敢說主公也威怒曰賣國之徒吾恨力不誅以啖汝也瑁欲殺之前越勸免瑁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荆州錢糧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年操曰戰船多少原是向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七十餘隻原是某二人管領操加蔡瑁為平南侯水軍大節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護都督二人拜謝操曰劉表在日希望荆州為主不遂其志而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上以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許攸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文聘乃諂佞之徒何故加此顯官更令都督水軍耶操笑曰吾豈不知人耶吾乃投此之

全象二國七傳

劉琮母子



衆不習水戰今且權用之事定之後便當殺我荀攸見說愕然却說蔡瑁張允來見劉琮具說曹操請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賞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操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具香燭迎接文武官員各拜於階下操喚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耳如蒯越為零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傳選為關外侯王燦為關內侯丞相掾以下十五人皆為列侯劉琮為青州刺史便交起行琮大驚辭曰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而已操曰青州近帝父汝隨朝為官免在河漢被人陷害也琮再三拜辭不得只得拜謝與蔡氏往青州而去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別操喚于禁囑付曰汝可引五百輕騎趕上劉琮全家殺了以絕後患于禁領命趕到數里傳丞相令旨將蔡夫人劉琮全家殺了止有故將王威奮力與于禁相敵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被于禁殺了全家靜軒有詩嘆曰

疎賢信伎欲偷生

晨牝懦兒駢首戮

空獻荆襄九郡城

誰知曹操不容情

迎降曹操



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去隆中尋妻小殺之搜尋不見原來孔明先令

趙雲殺夏侯



侯因奪劍

路直送到長坂橋見張飛立馬橫矛於橋上大叫子龍你何反我哥也趙雲曰吾因尋不見主母以以落後安肯反耶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于休雲曰主公在那裡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你保夫人先行吾再去尋糜夫人并小主來言罷引從騎丹回舊路正行之間見一將手執一口劍引十餘騎躍來趙雲便不打話直取那將方纔交馬一鎗刺着倒撞下馬死者奔走那員將是曹洪隨身背劍心腹人夏侯恩元來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紅倚天自背青紅交夏侯恩佩之倚天振威青紅殺人皆砍鐵如泥當日夏侯恩以為自是無人可敵却撞見子龍一鎗刺死馬下就奪那口寶劍看時有嵌金青紅劍字方知是好劍也後軍已到馬軍步軍漫山遍野而來圍住百姓擄掠財物趙雲挺鎗拍馬殺透重圍回頭視之見從騎漸七分散又殺一回只剩得獨自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願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孩兒腿上看一鎗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裡坐趙雲迤邐來尋只有一個人家被火燒壞矮土牆內糜夫人抱着三歲幼子坐在地面上而哭趙雲看見下馬入見糜夫人夫人曰妾幸得見將軍以子有命妾幸將

夫人迺阿



軍可憐他的父親飄流半生止有這點血脉將軍可護持以子交他見父一面妾死無恨矣趙雲曰乃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趙雲步隨但遇敵軍必當死戰蔡夫人曰不然將軍不乘以馬則妾子亦死矣妾帶重傷死何惜哉望將軍可憐速抱以子去勿以妾為累可也雲曰喊聲又近賊兵又到速請夫人上馬糜氏將阿斗迺趙雲曰以子性命全在將軍妾委實不去真也休得就誤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大舉雲思無奈何曰如此不聽吾言糜氏棄阿斗於地遂將頭撞牆而死

評論曰

糜氏之死論者以因子龍一喝所致故忠臣廟子龍遂不得入只與子胥把門以愚見論之糜氏死時諒以自度倘後子龍之言或三人俱至喪命已與子龍不足惜阿斗獨不足惜乎所以寧先死使子龍無累得全阿斗耳豈因一喝哉且子龍之道亦克類至義之盡也子胥不得與同語何也蓋子龍之喝乃無心之失子胥之鞭乃有心而為耳學者須詳觀其事而原其心以別玉石可也後來史官讚夫人曰

趙雲抱阿



賢哉糜氏 內助劉君 言辭不失 進退有倫 心如金石 志以松筠 身雖歸土 名不污塵 千載之上 德配湘君

趙雲就推土牆而掩之解開勒甲帶放下掩心巾將阿斗包護在懷中而囑曰我呼汝名字汝應言能鎗鎗上馬早有曹洪部將引軍圍定土牆趙雲拍馬挺鎗殺出晏明被雲刺於馬下殺退眾軍衝開一條路正走之間前面張郃引軍攔趙雲挺鎗與張郃約閉數合料不能勝奪路而走張郃背後趕來趙雲和馬連人跌下土坑忽然紅光紫霧遮土坑中滾起其馬一踢而起後人有詩曰

當陽救主顯英雄 子龍懷內抱真龍

人馬擲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後馬延張顯大叫趙雲休走又有張南韓福攔路皆是袁紹降將趙雲死戰四將殺圍重圍前後步軍奔撈趙雲趙雲舞青紅劍步軍一砍處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染滿袍甲猶如砍瓜切菜木損半毫真宝剑也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高坐觀見趙雲橫在軍中亂砍軍將所到之處不可當曹操急忙問曰左右軍卒以

斗殺出陣

操觀趙雲



將是誰曹洪听得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領留姓名趙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操曰世之虎將也吾若得此人何愁天下不得可速傳令差十餘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許放冷箭只要活捉的因以子龍得脫以難乃是玄德洪福所致也却說趙雲是日身抱後主在懷殺透重圍砍倒旗三面奪旗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死曹軍名將五十餘員其餘士卒不計其數後史官有詩為証

血染征袍透甲紅

古來衝陣扶危主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只有常山趙子龍

又詩單道主人之福

紅光罩體困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圍

四十二年真命主

將軍應是顯神威

又詩單道趙雲之能

八面威風殺氣飄

擎王保駕顯功勞

非干後主多洪福

自是將軍武藝高

司馬溫公有長坂詞為証

趙雲殺曹



當陽草 當陽草 點七班七如血掃 借問時人何事因
子龍一戰旌旗倒 曹公兵將魂魄飛 殺出重圍救阿斗
至今以血尚猶存 不見英雄空懊惱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血汚染袍鎧正行之間山坡之下兩路兵出截斷去路乃是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紳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引軍趕來四下喊聲大振子龍如何逃生

張飛渭水斷橋

鍾繇兄弟自幼李儒後來棄文就武與夏侯惇作副將當日趙雲見鍾繇追兵趕來大喝一声遂取鍾繇七揮大斧來迎戰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鍾繇於馬下衝路便走鍾紳要報兄仇挺方天戟趕來又被趙雲拔青紅劍斬了餘者奔回子龍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後文聘引軍趕來子龍扒到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橫鎗立馬於橋上子龍到橋叫曰翼德救我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之却說子龍過橋約行三十餘里見玄德等皆趨息於樹下見子龍血汚渾身玄德泣而問曰子龍抱何物子龍喘息未定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

兵見張飛

雲付阿斗



觸牆而死雲已埋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而出凡遇敵軍與戰十數奮奪
得青紅劍砍死無數軍將皆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
應聲以會絕無動靜多是不保矣遂解甲視之阿斗方統睡醒子龍双
手遞與玄德曰幸喜公子無事玄德接過擲之於地下指子言曰為你孺
子幾平損吾大將子龍泣拜謝之曰雲雖肝胆塗地不能報也何況當陽
大戰乎後賢有詩曰

曹操軍臨飛虎出
無由無慰忠臣意

趙雲懷抱小龍眠
故把親兒擲眼前

玄德鄭也



以是玄德用人好處衆將救起公子哭感糜氏於林下少歇賜雲酒食却
說文聘一枝軍先到長坂橋見張飛取盔放於馬鞍前橫矛立馬在橋上
倒豎虎鬚睜圓環眼又見橋東樹木背後塵頭起樹影內旌旗往來勒住
馬不敢近前俄頃間報曹將來只見曹仁李典夏侯惇進都至見張飛
環眼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之計皆不敢進兵扎住陣脚使人去
飛報曹操曹操聞之火速上馬從陣後來張飛隱隱見軍後青羅傘蓋招
他而來料是曹操飛乃高聲叫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收我吾決死戰
如日雷曹軍聞知盡皆退避曹操急令去傘蓋回頭
舊日所言百萬軍中梟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也張飛見他去其傘蓋
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與我決死戰曹操聞之皆有退去之意
飛見操後軍陣脚都動挺鎗大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言猶未了曹操
身邊夏侯惇得跌倒於馬下操便回馬諸軍衆將一齊望西奔走自相
踐踏各逃性命後人有詩曰

長坂橋道殺氣生
一敵好似裏雷吼

橫鎗立馬眼環睜
獨退曹公百萬兵

又詩曰

百萬軍中斬將還
當初因听雲長語

探囊取物不為難
致使曹兵盡膽寒

曹操衆軍



蜀有諸將惟有張飛最雄有古風讚曰
因據橋而決死當斷水以成功如激電之煌煌追兵不息体昂昂而凜
凜分氣凌空振甲披袍橫鎗立馬眼突睛猶若銅鈴口露牙渾如銀鑿
威名揚於四海殺氣冲於斗牛當陽道上如猛虎之盤桓長坂橋前若

人王... 二... 三...

廿七

曹操拍馬



張飛退曹



軍見玄德

全錄三國志

天神之把守惟曹公之勢萬里鷹揚統千員之猛將驅萬隊之豺狼劍
光燦爛耀日月之精華戈戟翩翩冲斗牛之殺氣振乾坤而虎視驅萬
里而鷹揚時也稱伏荆州追讓玄德撈拔滄海之龍鬚力挫丹山之鳳
翼斬鯨鯢於湏臾獲山河於頃刻何期天意之有定乃遇燕人張翼德
虎鬚倒豎起平地之風雲環眼睜裏九天之霹靂忽見橋梁撼顛水
波倒逆蛟龍奔騰於四海魚鱉跳躍於江河千山猛獸齊伏頭而喪膽
萬林飛鳥俱失脚以潛蹤動九霄之間闔驚萬里之貔貅於是人馬逃
生旗戈盡倒棄鎧甲於沙場拋兵器於草野先鋒猛將失室前以亡魂
護衛軍兵墜雕鞍而撞腦若至奸雄曹操計較萬端吞諸侯於紫塞挾
天子於金盞略見威風頓絨絛而回駿馬忽聞姓字墜玉帶以落冠簪
蓋因雲長當時官渡一語曹操寫於衣襟為之明言施勇烈之高名救
孤窮之先主立勳業於千年播威風於萬古

曹操聞翼德之名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逃生聽得背後人馬趕來驚
得魂不着体許褚張遼二將趕上扯住馬前環響曹操惶惶大驚張遼曰
張飛一人可足具秋清丞相急回整理軍馬其
來追趕連搥二十餘人來到橋邊下馬拆斷橋梁然後上馬來見玄德玄
德問其故飛言拆橋梁一事玄德曰兄弟勇則勇矣可惜失於計較張飛
問何為玄德曰曹操有謀深通兵法人也汝不合拆斷橋梁操兵追至笑
張飛曰第一喝而便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玄德曰汝若不拆斷橋梁彼
料恐有埋伏持疑而不敢追今若拆之彼必料我無軍法戰而斷橋梁彼
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何惧一橋而不能渡彼必追至近矣可
從小路斜逃江津棄却江陵乃望沔陽而去却說曹操收住軍馬使張遼
許褚來探消息回報曰路已拆斷橋梁曰吾失計較矣他既拆橋乃心怯
也可差一萬軍連搭三條橋即今要過李典進曰恐是諸葛詐謀不可輕
視操曰張飛是一勇之夫安有謀也操遂進兵來追却說玄德正行之間
漸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起處鼓响連天喊声不絕玄德曰前有大江後
有追兵吾無路矣怎生奈何
劉玄德走江夏
却說曹操領兵追趕細探報曰劉備只有百餘騎相隨而走操自拍馬部

二卷

十三

關羽借兵



孔明登江



中玄德會

領眾將趕上張飛趙雲只得負命抵敵操曰劉備乃網中之魚穿內之虎不就這裡擒捉更待何時若還走了如放魚入水縱虎歸山不可拋戰一隊軍馬飛奔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時當先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元來關公往江夏借兵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截出也曹公一見雲長英雄奮勇馬回又中孔明之計曹軍急退雲長趕殺十數里後回來保護玄德直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與玄德并甘夫人阿斗在於船中便放開舡雲長問玄德二嫂七安在玄德說起當陽之事離亂困若雲長嘆曰當時備於許田之間若听羽之言可無今日矣玄德曰以時亦為國家惜耳若天輔漢安知此不為福也後來史官裴松會稟貶玄德此言非真心也論曰當時玄德在許田時曾與董承同謀旦夕泄漏不克殺曹操耳若為國家惜之安肯為是雲長以時怒殺曹公玄德不肯從者因時恐俱曹公心腹牙爪之威也操雖可殺亦自不能免禍以為國家惜而答雲長非本心也乃飾詞耳

玄德正訴之間忽見江面上舟船如蟻順風而來大鳴戰鼓玄德失色見一人白袍銀甲立在船頭上相近叫曰叔父別來無恙玄德視之乃劉琦也走至船上相抱而哭琦曰聽知叔父困危小姪特來相接應合一處同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面上一字舡擺開眾視之乃孔明也後面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孔明曰自別主公見了公子先差雲長於漢津大路而接料曹操必來追趕則主公必不從江陵斜取漢津矣又請公子來接應某往夏口盡起民兵又來接應玄德大喜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雖小可守請主公於夏口屯住公子再回江夏整頓船隻收拾軍馬為首尾之勢可以相敵曹操百萬之眾共歸江夏則牢固之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欲請叔父暫到江夏整頓軍伍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是也留下雲長五千軍守住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來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漢津引生兵截路出來疑有埋伏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去奪江陵星夜提兵前赴江陵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細知襄陽事料道我苟安能敵得他只得投降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切勿擾民操先使曹仁入城招安了當秋毫無犯操加鄧義為大鴻臚劉先加為尚書餘

權便肅見



玄德孔明

曹兵多少



肅詢玄德

皆封為列侯安慰各處了當曹操與眾將商議今劉備去投江夏已無去路但恐結連江東孫權是生滋漫也如以當用何計荀彧進曰可差一使賈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取荊州之地求結盟好言語雄壯孫權必驚憂而來投降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妙一面發檄遣使一面計點軍馬步軍水軍共計八十三萬曹仁守把荊州操親提大兵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並進沿江而來西連荆陝東接斬黃連路寨柵三百餘里烟火不絕却說江東孫權屯軍於柴桑郡聽知曹操引百萬之兵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降星夜兼進取江陵請眾謀士商議大事魯肅進言曰荊州與國連接江上險固沃野萬里土廣殷富若據而守之以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世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別宜圖之以濟大事肅今奉命弔喪慰勞其眾用事反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圖曹操備必喜而從之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若不往恐曹操先着人去孫權聞言大喜即遣魯子敬行却說劉備到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大事孔明曰今劉琮降曹一應錢糧軍馬皆歸於操今勢大急難動搖不如去投江東孫權以為接援使南軍北將相持吾身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自有遠謀安肯從之孔明咲曰孫權領百萬之眾虎踞江東安得不來探聽虛實即若有人到亮借一航風直往江東馮三千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則收南殺操以取荊州之地如北軍勝乘勢而取江南以遠大之計也玄德曰以論極高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話間人報孫權差魯肅特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咲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死時汝等曾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積世之仇安得通弔之禮也孔明曰以非弔喪實乃探聽也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之只言可問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自邀入言弔喪弔收其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請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親頭有所聞近聽知皇叔與操會戰數次必知其情敢問操軍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野便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委不知其實肅曰往七渡江人說皇叔用諸葛之謀兩場火燒操心魂喪胆何言屢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可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

投江東孫權以為接援使南軍北將相持吾身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自有遠謀安肯從之孔明咲曰孫權領百萬之眾虎踞江東安得不來探聽虛實即若有人到亮借一航風直往江東馮三千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則收南殺操以取荊州之地如北軍勝乘勢而取江南以遠大之計也玄德曰以論極高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話間人報孫權差魯肅特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咲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死時汝等曾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積世之仇安得通弔之禮也孔明曰以非弔喪實乃探聽也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之只言可問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自邀入言弔喪弔收其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請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親頭有所聞近聽知皇叔與操會戰數次必知其情敢問操軍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野便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委不知其實肅曰往七渡江人說皇叔用諸葛之謀兩場火燒操心魂喪胆何言屢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可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

玄德同子



德交請孔明出與子敬相見肅曰我子瑜友也子瑜明兄也久聞先生才德無緣拜會今幸得遇願聞今日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及知矣恨力未及而且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耿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耿臣糧少兵微自亦難保豈可容納他人耶孔明曰雖耿臣不足以赴未有去向暫歸之別圖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雄咸歸附之已據六郡兵精糧足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吳以共濟大業以行若何孔明曰亮知使君又少心腹將軍自來訪舊况空費唇舌也肅曰孔明之兄為江東叅謀官望公既久肅不才願請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玄德曰孔明是吾師旦夕不相離豈可去也肅曰請孔明同去玄德止言不肯孔明曰事危矣請奉命而行玄德囑付便回夏口相會於是孔明魯肅別玄德劉琦下船望柴桑郡來畢竟如何

子敬回見



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我按鑑三國志傳卷之八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明 閩齋 楊春元 校梓

諸葛亮古戰辨鮮儒

魯肅孔明在船中共話肅益省孔明是個古辨之士去到江東若起兵來倘得勝則無事倘敗則歸罪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如見吳侯不可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有意下江南否只言不知孔明曰不須子敬分付亮有對答之語魯肅連囑數番孔明冷笑船已到岸肅引孔明於驛中安歇肅來見孫權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聽知魯肅到急召而問之曰子敬往荆襄體探其事若何肅曰不知虛實權怒曰汝去幹甚事肅曰別有商議權曰操遣使齎文至此孤發使回見今衆議論不一肅着其微文曰

孫權議事

操欽承上命奉辭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順歸今統大軍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吳共伐劉備同分漢土永結盟

肅引孔明



謁見孫權

孔明舌辯



謀士張昭

好相見有期早宜回報

肅者畢曰主公重賞若何權曰未有定議張昭曰曹公狼虎也今擁百萬之眾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鱓龐艤乃以千數浮於沿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操力眾寡文不可敵論大計不如降之以為萬全之策也眾謀士皆曰子布之言甚合天意孫權沉吟不答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肯降操則東吳安百姓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進於廊下權知肅意乃執手而言汝故何言肅曰却才眾人之意專欲悞主公不足以圖大事豈言可降操耳將軍必不可也如昭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里然其名位猶不失去曹尚事成乘精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可歸乎官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列侍從不過數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哉眾人之議各為自己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計權嘆曰諸人商議甚失孤望子敬明開大計正與我同今天以子敬賜我也然今之計其議須定曹操新得袁紹兵近得荊州兵恐勢大不可以敵肅曰其度江直到當陽已聞劉豫州兵敗至江夏得見虛實有一人深

知有學故引於此主公試問之權問何人也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種曰莫非卧龍先生不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下權曰今日天晚不可相見來日聚文武於幕下先交見俺江東英雄然後升堂論事肅領命而出次日早請孔明肅又囑曰如見吳侯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見机而变必不誤於公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卜餘人皆我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是眾謀士交魯肅引領從頭相見各問姓名施礼畢坐於客席張昭看見孔明飄然有出世之表昂然吐凌雲之氣昭料孔明來說詞昭先以言挑之昭問曰昭乃是江東椽木之士久聞先生居於隆中躬耕隴畝以樂天真號為梁父吟每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把言語來挑我遂應之曰此平生小可也昭曰初劉豫州三顧於先生草廬中而听高論劉豫州得先生如魚得水每欲席捲荆襄一旦已屬曹公未審何也孔明暗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難倒他如何說孫權遂答張昭曰吾觀取漢土之地如反掌之易吾主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業故力辭之劉琮懦子听信統安之言暗獻降書致使曹瞞得肆猖狂今劉豫州兵屯江夏別有良圖

張昭言



幾孔明

非昔聞可比也張昭曰如此則先生之言相遠矣聖人有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為管仲樂毅自幼酷愛春秋深慕二子之為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力挽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公可為命世之英賢古今之豪傑也方今曹操橫行於中國擅自征伐動無不克有順其欲者而慰之不順其欲者而伐之宣言曰吾奉天子詔招降討逆因此海宇振動莫不賓伏先生居茅廬之中談笑傲風月遁世無悶既從事於劉豫州當與天下生靈興利除害此所謂運則兼善天下且玄德公未有先生之時尚猶縱橫寰宇扼守城地今見先生正如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避世之士皆俯以待扶見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救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向乃先生自歸豫州曹軍軍蓋一出與兵南征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扶孤子以據漢土先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往日矣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怪之

孔明對張昭



諤玄德大義

孔明昂然而笑曰大鵬飛揚於萬里其志豈群鳥之識焉古人有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且以世人論之夫疾病之極當以糜粥初食之和藥以養之待其五臟調和形体漸回然後以肉食而補之德藥以治之則病盡後人得全生也汝若不待氣脈和緩便以猛藥便是欲求生者此不救之道也且吾主劉豫州向日敗兵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惟關張趙雲而已况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亦非險要之地豫州借而容身此正如病勢危羸之極也夫以甲兵不完城廓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食守之則坐而待死棄之如漏屋耳博望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等聞吾之名則心胆皆裂雖管仲復生樂毅不死安可及也劉琮投奔豫州不知亮數進策豫州不忍乘亂奪人之基業是仁義也故忽為當陽之敗豫州見數十萬之民攜老孺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餘里不思退取江陵其與同敗此為大義也兵書云聚寡不敵勝敗乃兵家常事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是韓信之良謀也且信之事高皇豈勝於國家之大計也社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徒開虛誕使人耳坐談之談誰不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之笑子

孔明舌戰



有吳怪口直言一篇說游張昭絨口無言息於座前一人高聲而問曰今
 曹公兵有百萬將列千員龍張虎視平吞江夏公以何如孔明視之乃從
 事會稽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也孔明放聲答曰曹瞞收袁紹蟻聚之兵
 劉表烏合之眾軍無紀律將無謀畧雖有百萬何足懼也虞仲翔大笑曰
 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于人猶言不足快真乃掩耳偷鈴孔
 明曰豈不聞兵法信兵可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退百萬
 殘暴之眾退守江夏待其時也今汝視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充
 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操賊耳虞仲
 翔不能對座上一人放聲而言曰孔明故效蘇秦張儀三寸不爛之舌遊
 說江東耶孔明視之乃臨淮步子山步騭孔明曰君只知蘇秦張儀乃舌
 辨之士豈不知二子相秦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
 待兔畏刀避箭之徒耳君等聞曹操虛詐之詞猶豫而未決敢望為蘇秦
 張儀乎步騭不能答忽座上又一人問曰孔明以曹公為何如人也孔明
 視之乃沛郡薛文宗也孔明應之曰曹瞞乃漢賊也文宗曰公言差矣予
 聞古人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亮以天下禪於舜也天下禪於禹其

孔明舌戰



文宗陸續

後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若漢承秦業以及於今大數已終曹瞞遂其
 鹿天下歸正馬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爭之如卵擊石如羊聞虎安得不
 敗者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以忠
 孝為立身之本吾以汝累世食漢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國賊圖害民者
 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宗祖食漢祿四百餘年不思報效反有篡逆之
 心天下共患汝以天數歸之真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勿復言薛文宗
 滿面羞慚不敢對坐座間忽一人應聲曰曹操雖挾天子令諸侯猶是曹
 相國苗裔汝劉豫州雖中山清王之後裔無可稽考只是一織席編履之
 庸才何足與曹操抗拒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續也孔明笑而言曰公乃
 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汝安坐听吾之議論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故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此所謂臣不敢伐君也
 後紂暴虐武王伐之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太公稱
 為義人孔子亦稱其德為臣不可以犯上此萬世不易之理也曹操累世
 漢臣常有篡國之心非逆賊而何昔高皇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
 用文武而開大漢鴻基四百餘年且如吾主縱非劉氏宗派仁慈忠孝天

孔明辯退



嚴峻程秉

黃蓋請孔

明見吳侯



下共知勝如曹賊萬倍豈以穢齋編履為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言之豈不自耻乎言未畢座上又一人昂然而出曰吾雖江東之英俊被汝說詞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城嚴曼才嚴俊也孔明應聲答曰尋董摘句之腐儒何能與邦立事乎且如耕辛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通耿渾之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機未審平生所治何經所攻何典豈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論黃敷黑而玩舌乎嚴俊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孔明而言曰汝言儒不能安邦定國何立於四科之首孔明視之乃汝南程德樞程秉也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於父母忠於君上上可仰觀於天文下可俯察於地理其中可澤於萬民治天下如盤石立功名於青史此大人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惟務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空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揚雄以文章為一狀元屈身仕莽不免投閣而就死地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有萬篇何足道哉座上諸公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天河之水眾皆失色又有吳郡張溫會稽駱統二人又歎難問思一人厲聲而入言曰孔明乃當世之名士汝等豈以登西

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探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破敵之策但以口頭之語各負所能正事安在上有吳侯之等諸葛先生請便入以論安危畢竟是誰

諸葛亮激孫權

來請孔明者乃陵泉人也姓黃名蓋字公羨昔隨孫堅破了賊有大功後跟孫策累有立功見為孫權糧料官當時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玉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群儒不知時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黃蓋魯肅請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到江東何故不來見我孔明曰亮事劉豫州理合先公而後私公事未畢不敢治私望兄察之待兄弟見了吳侯却得叙話魯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進堂上吳侯孫權欠身而相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礼久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請孔明坐謙讓了坐於其側乃致玄德之意了偷眼觀看孫權碧眼紫髯堂上一表孔明暗思此人可激不可說但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交獻茶湯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回答權問曰多聞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喜得見

吳侯請孔



明議國事

權問孔明



破曹何策

欲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決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兵不滿千將惟有關張趙雲更兼新野城小糧無安能抗拒曹操乎權曰曹操兵共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呂布滅袁紹平表術收北番定遼東新伏劉琮步軍水軍一百餘萬曹肅所之暗曰叫苦却將分付的不依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明公差矣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兵四十萬平之表紹又得了四十五萬原新調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荊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之不下一百五十萬餘亮以一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權又問曰手下將士還有幾何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何止一二千如亮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肅又暗曰叫苦權曰公曹操已平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目今在江夏寨準備戰船旌旗蔽空數百里不款蜀江南待授何地耶權曰操有併吞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從耳權曰願聞金石之論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救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併吞天下今操焚夷大雉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加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外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

相拒敵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有一計可以保全權問何計孔明曰何不從謀士之議按兵束甲北而事之孫權頃足不語孔明曰將軍外托伏從之名而內抗拒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孫權默然不答孔明又言曰聖賢云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足以敵強此必然之理也明公何不早順降曹操則江東之地雖厚不受其塗炭也權曰苟如公言劉豫州何不事之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忍況劉豫州王室之貴英才蓋世壯士莫不欽仰若魚之歸海事必濟矣安能得為之下乎孫權勃然變色而入後堂衆皆西笑而散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只是吾主寬洪大度不面責於先生先生之言極其詭譎多矣孔明仰面而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吾自有破曹之策汝不問我豈言哉魯肅問曰果有良策某當令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觀曹操百萬之衆如群蟻耳但畧一舉則皆為齏粉矣肅听此言入后堂見權曰怒氣不息願與肅曰汝渡江帶得這個好人來相助吾肅曰某亦責之孔明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有擒操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曰真作喜曰孔明元來已有良策故將言詞激吾也一時淺見幾誤大事慌

孔明對權



談論計策

顧雍等諫



權勿聽亮

上卷三國志

忙整衣出請孔明曰適來權小見發怒冒瀆威顏幸乞恕罪孔明亦謝邀入后堂對坐置酒相待數巡之后權曰曹操平生所患者劉表袁術劉玄德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孤與玄德在吾不能舉全吳把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拒此難乎孔明曰豫州兵敗於長坂今戰士漸還關羽領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止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已之曰必礮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曹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州吳地之勢如鼎足之形成則在於今日矣權大喜曰先生之言頃開肺腑吾已決矣再不必議即日起兵滅操賊交魯肅傳令遍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館驛安歇張昭得知孫權起兵遂衆議曰中了諸葛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與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與袁紹如何權不答召曰曹公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紹何況今日雄師百萬南征足食之兵威聲大振焉可敵之哉休聽諸葛之說詞妄動兵甲此謂披荊救火也顧

雍曰劉備已敗于曹公有仇故興兵伐之江東自來無覺安有吞併之意休听諸葛之言免生國家之患主公自察焉孫權不能答起身入后堂肅見張昭等一班兒料是諫休動兵慌入見權曰却說張子布有諫主公休兵只是要投降為上文官皆欲降者有嬌妻嫩妾居以高堂志以富貴安肯就白刃而為主公死耶孫權曰你且暫退容我思之肅曰主公若遲疑必被衆人誤矣肅退外面武將多有要戰的文官多有要降的紛紛議論不一孫權在后堂寢食不安與決不下吳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曰仲謀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于江漢間諸謀士或有言降者或有言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恐曹操不容故與決不下吳夫人笑曰伯符若在不致如此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尚夙夜不能忘汝何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因此言斷送曹操八十萬大軍

諸葛說周瑜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伯符之話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何不請公瑾而議之權大喜即時差人往鄱陽請周瑜回原來周瑜在鄱陽湖教水軍也曉得曹軍在漢上星夜歸在柴桑船已到岸飛報將來魯肅英

周瑜到魯肅



張昭顧雍見

孔明子敬



拜探周瑜

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上件事一一告訴瑜曰子敬勿憂周瑜胸中自有主張可引諸將來見為草肅即上馬去了方才歇息人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迎探迎接入堂問慰禮畢坐定張昭曰都督知江東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公提百萬之兵一掃而平漢上傳檄到此欲與君侯會獵于吳雖隱相吞之意終見其形跡昭并勸主降之庶免東南之亂魯子敬泛江夏帶劉豫州軍師諸葛亮至此只為欲救彼急故下說詞以挑吳侯動兵正執迷不悟專待都督一決萬望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江東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危陰陽事也瑜曰公并所見皆同否顧雍曰所議皆同瑜曰公并暫回來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張昭并退人報曰程普黃蓋韓當一班戰將來見都督瑜出接入各問慰已了程普并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程普曰吾并自隨破虜將軍削平禍亂大小數百餘戰遍体金瘡占了六郡非容易得到今日也吳侯所謀士之言欲納土歸降曹操比誠萬代之耻笑吾并寧死而不受辱吳侯特請都督決之埋片言而與兵吾并寧效死戰周瑜曰將軍所見同否黃蓋昂然而起以手扣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操然將皆呼曰不降不降瑜曰吾正欲與操決戰安可降也請諸將軍暫回來日相見我自定議程普并辭退又報諸葛瑾關澤呂範朱治一班文官相探瑜接入禮畢諸葛瑾曰今舍弟漢上來具言劉豫州欲相交好共破曹操文武相謀不定今是全弟為使瑾不敢多言專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未保瑜曰吾自有主見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并辭退又報曰呂蒙其並一班戰將相探瑜請入所言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听候公議乃冷笑不止命左右秉燭又報子敬孔明在于門首瑜接至中所叙禮以賓主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兵南侵氣吞吳楚討虜不能決一將軍意下若何瑜曰今曹公與兵以天子為名其勢不可當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使遣使納降矣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虜開創至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遺世以來外事托付將軍欲保全國家如泰山之倚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大禍必歸怨于吾也故主降之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以江東之險固操未必便渡江也二人爭論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孔明何故哂笑耶孔明徐曰答曰亮

欲與操決戰安可降也請諸將軍暫回來日相見我自定議程普并辭退又報諸葛瑾關澤呂範朱治一班文官相探瑜接入禮畢諸葛瑾曰今舍弟漢上來具言劉豫州欲相交好共破曹操文武相謀不定今是全弟為使瑾不敢多言專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未保瑜曰吾自有主見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并辭退又報曰呂蒙其並一班戰將相探瑜請入所言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听候公議乃冷笑不止命左右秉燭又報子敬孔明在于門首瑜接至中所叙禮以賓主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兵南侵氣吞吳楚討虜不能決一將軍意下若何瑜曰今曹公與兵以天子為名其勢不可當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使遣使納降矣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虜開創至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遺世以來外事托付將軍欲保全國家如泰山之倚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大禍必歸怨于吾也故主降之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以江東之險固操未必便渡江也二人爭論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孔明何故哂笑耶孔明徐曰答曰亮

孔明說二



喬激周瑜

孔明暗誦



銅雀臺賦

周郎聽罷踴躍指比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佯而止之曰昔匈奴累

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勢也肅愕然問曰孔明如何笑我不識時勢也孔明曰公瑾主意隆曹正合時勢也瑜笑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知吾所見也肅曰孔明你如何說孔明曰操極善用兵髮髯吳莫敢當者有敵當者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惟皆被曹公殄絕天下再無人矣惟有劉豫州不識時勢強欲爭之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者可以保全妻子求圖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于國賊乎孔明曰吾有一計並不勞牽牛繫頭上款亦不須親身渡江只須遣一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得之百萬之衆皆卸甲披槍盡望北而去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曹兵亮曰江東此二人如大林飄一葉大食一粒耳雖云如此之輕是稱曹頭瑜又問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隆中時有人自鄴郡來言操去漳河立一高臺名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日其功畢操平生酒色之輩酷愛煩人久聞江東有喬公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有誓曰一願得漢天下以為帝王掃平四海二願得江東二喬置于銅雀臺以為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東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二女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往曹公得此稱心滿意必星夜回兵矣此范滂進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瑜曰有何驗証孔明曰曹公第三子曹子建下筆成文操令其子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單道他家合為天子誓取二喬瑜曰汝能記否孔明曰吾愛其文章常七暗誦一字不忘瑜曰煩公誦一遍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曰

從明君而嬉遊登層臺以娛情見大府之廣濶兮觀聖德之所榮建高門之嵯峨兮如闕乎大清立中華現天兮非連閣乎西域臨漳河水之長流兮東園果之滋榮列雙台為左右兮射玉龍挾二喬于東南兮若長空蜘蛛俯皇都之宏麗兮傲雲霧之浮動欣群才之素萃兮協飛能之吉夢仰春風之和暢兮恭惟上京于桓之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佐吾皇家兮盛被四方同天地方規兮嘉物阜于民康室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指比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佯而止之曰昔匈奴累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之女乎瑜曰非民間之女大喬是討虜將軍伯符主婦小喬是吾之妻也孔明曰惶

周郎聽賦



恐惶恐亮實不知也適間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要三思勿令后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顧託豈有辱身屈膝降曹之理適間所言故友說而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操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大馬之勞早晚拱听約束這是孔明絕能處后来史官單道激孫權說周瑜事詩曰

口上懸河水逆流

風雷舌上運机籌

高談善說周公瑾

雄弁能驚孫仲謀

砍案使分三国定

糜兵因為二喬羞

孔明當日無心量

西蜀東吳一旦休

周瑜大發怒不息與孔明曰米日到府下便叙吳兵望公助之孔明與魯肅辭別而出来日見吳侯怎生施行

周瑜定計破曹操

奮志大怒

次日侵晨吳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步騭諸葛瑾龐統樂統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將程普黃蓋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二十餘人衣冠濟濟佩劍侍立兩邊孫權大請周公瑾議事少刻

吳侯聚文武



請周瑜議事

魯肅入報周公瑾到了周瑜入見禮畢權曰都督教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領兵已取漢上馳書到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書與周瑜看了笑而伏怒曰老賊以觀我江左無人敢如此相吞即權曰且書右何瑜曰主公曾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亦有勸我降者亦有勸我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瑾決之瑜曰誰勸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此事瑜曰先生之降者願聞其意昭答曰曹公虎豹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得荊州其方甚大吾江東可拒操者長江也今操縱艦艫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當之愚之決計不如早降尚圖后計瑜曰此乃迂闊之論也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為人奴也權曰若此將何計論之瑜曰操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英雄用命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禍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即請主公籌之今北上來平馬起韓遂為操之后患一也而操合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二也又隆冬盛寒馬無料草三也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服水土必生病患四也此數事皆用兵之患也今操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旦

請周瑜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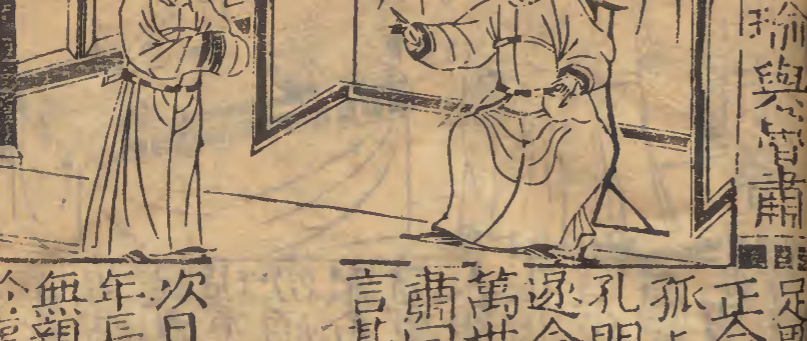
瑜曰此數事皆用兵之患也今操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旦

瑜請孔明



夕瑜請精兵數萬人徑往江夏保為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滅漢自立矣... 瑜曰瑜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 孔明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之良策... 孔明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之良策... 孔明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之良策...

求十皮曹



足與瑜爭五萬自足制之願主公勿慮言畢... 正合孤心子布等各頭妻子深畏所言... 孔明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之良策... 孔明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之良策... 孔明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之良策...

計議大事

無親疎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 於漢上吾今承命吊民伐罪... 於漢上吾今承命吊民伐罪... 於漢上吾今承命吊民伐罪...

諸葛神机天下少

周郎忽起妬賢心

計議大事

上

周瑜行令



興兵遣將

三江口下定水寨別聽將令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太史慈
呂範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五隊呂蒙甘寧為四方巡警使六郡催督官
軍水陸並行克時取齊傳下號令諸將各各自來本部收拾船隻軍器起
程彼有程敏因見父程普說周瑜動軍有法大驚曰吾實欺周即懦弱不
足為將今日之事如此真將才也吾如何不依遂往行營謝罪瑜請諸將
瑾至坐定瑜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幸至江左
欲煩先生不惜圖才錯鑰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你兄弟朝暮得
聚會豈不美哉立待回報先生不可推却瑾曰自到江東無尺寸之功蒙
討虜將軍重用况都督有奉公之使敢不聽命即時暫離行營上馬到驛
人報孔明出接入哭拜以訴疎遠之情瑾亦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
孔明自思此必受周瑜教他來說我乃答曰夷齊古之賢人也瑾曰二人
遜位皆一處遜之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活時
處死後一處吾與汝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齊之為人
也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也義與忠孝三字何重瑾曰必以忠
孝為本義不可輕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全義也若何瑾曰何謂也

瑜與孔明



中軍議事

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皆中山靖王之后漢景帝陛下玄
孫兄若能棄東吳而事劉皇叔乃全忠也想必父母墳塋皆在北方兄若歸
漢北早晚得拜掃祭祀乃全孝也竭誠盡力與弟同扶孤弱之主乃全義
也兄今志江東不以忠孝為重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所從也望兄察之
瑾思曰我來說他到被他說了我也因此不能答辭孔明而起還將此言
回報周瑜曰與你之見若何瑾曰孫討虜相應安肯忘耶既公忠心事
主不必再疑吾自有伏諸葛亮之計瑾辭畢竟周瑜將何計來言孔明
周瑜三江戰曹操

周瑜思忖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來辭孫權曰公
瑾先行孤當續后便起也瑜共程普魯肅邀孔明同行孔明欣然從之一
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餘里軍船依次擺
開已定瑜於中軍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迴下寨五十餘里孔明只就
小船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到中軍帳議事文武都聚帳下
孔明至坐定瑜曰昔曹兵少紹兵多西邊相拒於白河官渡之時操以何
計害袁紹之兵孔明先生深通兵法必知其詳孔明暗思此人見兄說吾

肅回瑜說



孔明之事

必用計害吾也看他如何遂答曰蓋聞荀攸之謀先斷糧草因此一戰成功瑜大喜曰先生極是今曹兵八十三萬瑜止有三萬安能拒之必須先斷糧草然後可破近人報知操軍糧草皆出於聚鉄山素知先生久居漢土地理熟閑彼皆為主人之事有勞先生率領關張趙雲之輩吾亦助兵千餘星夜往聚鉄山斷糧草此事勿誤孔明欣然領諾便辭周瑜而出眾官皆散魯肅獨問瑜曰公使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被惹笑假借操之手先除后患魯肅來見孔明看他也知也不知孔明畧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肅不忍必言句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耶比江東公與周郎盡一能耳肅曰吾與周郎何謂一能孔明笑曰吾聞江南小兒有言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言不能陸地戰耳肅以亮言回報周瑜大怒曰孔明何欺我只能力戰即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直從聚鉄山斷糧道肅以瑜言報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令曹兵殺吾也吾故以片言戲耳公瑾便容納不下况用人之際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成如若各相妬害則事去矣操多謀計他平生慣斷人糧他如何不以重兵提防公

糜竺齊禮



拜見周瑜

瑾去則必被擒不如先決戰挫動比軍銳氣別思妙計破之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肅以言回報周瑜曰握手頓足曰此人見識果勝吾矣今日不除必被他等肅曰今日大軍相拒之時望以國家為重瑜曰然却說劉玄德分付劉琦守把江夏遂引兵至夏口登城遙望江東有旗幡隱隱輅無數想東吳必動兵矣乃盡起鄂縣之兵屯於樊口地方又令人登高望之使人回報曰南岸盡是東吳戰船比岸隱隱烟火不斷乃徐州青州之兵也玄德聚眾曰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裡如何誰人可去探听虛實回報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囑付糜竺應机而發登駕小舟順流而下至周瑜寨軍士報瑜玄德使糜竺至慰勞軍士瑜命入竺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之管待糜竺告辭瑜曰孔明來結好於東吳同破曹操軍欲留敵吾欲玄德親駕來臨深慰所願別有密事自當告之竺應諾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主何意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除乃東吳之患吾非為己之私實為國家也瑜遂傳密令如玄德到先埋伏刀斧五十人於壁衣中吾擲盃為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到樊口寨中見玄德將周瑜欲得面會之事說了玄德便交收拾

像三三三三三三

瑜欲殺備



雲長免

周瑜喝斬



曹操來使

一隻快船吾只今便往關公諫曰吾聞周瑜多謀之人况無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去見玄德曰吾今結托於吳共破曹兵他欲見吾若不信非同謀之意也兩相疑惑事必不諧雲長曰兄長堅意要丟弟當同往張飛曰吾也跟去玄德曰只消雲長隨我你與子龍守寨我去便回乃乘小舟引雲長并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而來到寨口玄德觀艨艟艦旗旗兵甲左右分布齊整看了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周郎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從者二十餘人瑜笑曰此人合休矣囑付埋仗刀斧手瑜乃出遠接玄德引雲長并從者數人直入中軍周瑜出轅門相接入帳中叙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世之英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客坐周瑜取酒相劝却說孔明偶至江邊見說玄德在此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慌入中軍帳正逢魯肅上素敬孔明乃携手而入孔明偷目先視周瑜面有殺氣又見兩壁密衣掛掩孔明思之吾主危矣料周瑜俱怕雲長必不下手孔明復出於船邊伺候周瑜起身把蓋猛見關公立在背後忙問曰此是何人也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向日斬顏良誅文丑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流夾背就與把蓋又飲數盃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深於滯計戰卒有幾何瑜曰三萬玄德曰安能敵操八十八萬眾耶瑜笑曰兵多將寡何足惧哉瑜以三萬人足可矣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羞慙而謝忽見魯肅入玄德曰請子敬孔明瑜曰受命不委於人若欲會語直待破了曹操此時與孔明面至也玄德惶恐謝之雲長自會其意玄德乃辭瑜曰備權告別破賊收功之日專當拜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至船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非雲長已遭瑜之難矣玄德方惶悟問孔明若何孔明曰雖居虎口安若泰山今主公但收拾下軍馬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後為期可交子龍駕一小舟於岸邊專候亮回也勿悞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舡孔明自回玄德開船行不數里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玄德慌忙視之船頭上乃張飛也恐怕玄德有失特來遠接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周瑜曰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行坐相隨我若下手他必害吾也肅愕然忽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封皮云漢大丞相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扯破於地喝斬使者肅曰兩國戰爭不斬使人

甘寧射死



周瑜曰斬使以振軍威將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曹操必興兵矣當日發放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瑜自部領諸將來日四更開船戰具砲石一應完備却說曹操見周瑜斬了他來使扯破了他書心中大怒使蔡瑁張允荆州一班兒降將前部操自為後軍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時建安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風靜浪北軍大進正使船到江口南船已撥開旗號中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敵有決敵者疾向前來蔡瑁大怒便喚蔡勳來進前哨蔡勳大呼曰吾乃大將蔡勳也甘寧手取箭滿扣弓望蔡勳射之應弦而倒甘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北軍不能當抵船邊左上蔣欽右出韓當直入北軍隊中來擒曹操當日如何

群英會周瑜智將幹

其寧一箭射死蔡勳三路戰船縱橫於三江水面掩殺北軍箭如飛蝗砲石如雨韓當二將見後船首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安能奮武揚威是日兩路船殺退後軍周瑜又催船逐戰從辰至未北軍都退中箭着砲者不計其數會水戰者弱江多亡操登旱寨再整軍兵喚蔡瑁張允責之曰

周瑜船樓



歌飲而歸

東吳兵少緣何敗之只是汝不用心耳權免你一箇向後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荆州水軍又習水戰奈何多少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擊便走瑁等先下水寨令北軍在中南軍在外每日教習等熟方用之操曰你既是水軍都督長處便行何必稟問蔡張二人自來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為城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燭照得天心水面一片通紅旱寨三百餘里火烟不絕搬運糧草車快早晚而行却說周瑜得勝回寨一面差人奏知吳侯以甘寧為第一功韓當蔣欽次之餘皆賞勞已畢瑜乃當夜登高觀望西北一片紅霞光照天地瑜問之左右曰此北軍燈火也瑜亦心驚當夜令一個快船數隻樓子船吾去觀看操軍水寨隨行者魯肅黃蓋等八員將皆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兩邊青布為幔各列二十部車上鼓樂競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此人深知水軍之妙用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張允蔡瑁也瑜曰乃深知水利之士也吾何得先除此二人然後破曹瑜在船上飲酒水寨中曹軍看見急報曹操交放船擒捉周瑜周瑜見他水寨中旗號起便令收拾定石兩邊四十步齊車動江面上浪花如飛比及水寨中船出南船已離十

蔣幹拜訪



周瑜叙舊



樂飲大寨

十五

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窺吾寨柵吾有何計破之言未畢忽於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總交契如親昆仲憑三寸不爛之舌徑往江東說此人來降共捉劉備若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姓蔣名幹見為曹操帳前幕賓操問曰先生素與周公瑾交厚幹曰丞相放心某到江左必要成功操曰要何物將去幹曰只消一个小童隨後架一小船餘者不必一物操甚喜置酒與幹送行幹乃青袍駕一葉小舟徑到瑜寨命報票云有故人蔣幹相訪當日周瑜正在中軍帳與眾將議事忽報幹至瑜笑與眾曰他來做說客耶乃分付眾將附耳曰言如此如此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數百從人皆錦袍花帽爭執儀仗前後簇擁瑜步行遠接見蔣幹引着一個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交從人擺開兩道瑜忙下拜而迎之幹曰賢弟別來無恙瑜應聲而答曰子翼兄遠涉江湖主受汝與曹氏你說客耶幹愕然良久曰吾與足下間闊久矣遠聞足下威鎮東吳名揚華夏故來叙舊而觀其志何疑吾你說客耶瑜曰吾雖不及師曠已聞兄之雅意也蔣幹曰足下視吾如此人吾居退矣瑜笑挽其臂曰吾兄相見長與曹氏你說客既無此心何

去速即送入帳請上坐命左右進酒就請江左英傑與子翼兄相見以侍面前設放金銀器皿光射眼目文官武將俱各錦綉之衣帳下小卒都披銀甲衆官分兩行而坐動起得勝鼓樂喚衆官行酒瑜與衆將曰此是吾同窓友兄從江北到此即非是曹家說客也衆官勿疑便喚太史慈曰你可佩吾劍做個明甫今日之酒但叙吾日之交情耳如有但說曹操東吳軍旅之事者便可斬之太史慈昂然應諾按劍坐在席上幹見說坐如針毡周瑜曰吾自興兵以來酒不飲今日見了心腹之交無疑當飲一醉吾兄開懷坐上觥籌交錯但是一個起身把盞必須誇其才能瑜大笑暢飲酒至半酣瑜携幹手同步至帳外瑜指左右軍士皆全裝鎧甲各執戟而立瑜曰吾之小卒頗雄壯否吾之食糧可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又笑因引幹看營中軍器鞍馬瑜半醉笑曰想吾與子翼同窓學業時不知有今日幹曰以賢弟之高才誠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陸賈鄺生復出口如懸河舌如利刃安動吾心哉况今時童句腐儒欲將一面之詞苛開來說吾也言罷大笑此時蔣幹面如土色心似

樂飲大寨

十五

幹見蔡張



刀裁瑜又邀入帳上會諸將再飲又指諸將曰江左宗傑今日此會乃群
英會耳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身舞劍作歌眾皆拍手而和之歌曰
大丈夫處世兮立功功名既立兮王業成王業成兮四海清四海清
兮天下平天下平兮吾將醉舞於玉京

歌声慷慨滿座尺歡独有蔣幹寸心欲碎夜已更深幹辭不勝酒力矣瑜
撫幹背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瑜本不醉同幹入帳後共寢
衣不能解帶嘔吐狼藉於床上是夜蔣幹如何睡得着竊听之時軍中鼓
打三更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偷目視卓上一堆文書看時
皆是往來書信於內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云
某等降曹緣是逼之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令人到別
有闕報

書竊而藏

幹暗思曰元來蔡張結連東吳將書深藏於衣內忽周瑜奮身幹急滅燈
就寢瑜口内含糊叫曰子翼兄吾救日之內交你看操賊之首幹勉強應
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我交你看曹賊之頭幹問之瑜推睡者蔣幹那里睡
得着伏在床上市更看七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云都督醒也未醒周

蔣幹回話



瑜傲夢中忽覺之意問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蔣幹同寢何
謂不知瑜悔悟曰吾未嘗飲酒昨日醉后不曾說其言語那人曰江北有
一人至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推睡着揉也不查瑜潛出帳幹聽
聽之見有人於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下手不得后面低低語不听得
少刻瑜入帳蔣幹只推睡着瑜解衣就寢幹尋思周瑜是個精細的人天
明尋書必然漏泄推倒五更幹起喚瑜却推睡者幹帶巾巾情替步出
帳喚了小童蓬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里去幹曰吾在此恐誤了都督事
不得濟友彼東吳耻笑幹暗思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探一件事乞退
左右幹把上項事一一說了取書與曹操曹操觀了大怒曰二賊焉敢如
此只恐走透急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問進兵如何瑁曰軍教未熟不敢
輕進操怒曰軍若教熟若首級獻與周瑜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
能對操喝武士立斬之須臾敵頭階下眾將皆入問其故操方省口曰吾
中計矣靜軒詩嘆曰

操斬二將

曹操奸雄不可當
蔡張實主謀生計

一時詭計中周郎
誰料番為劍下亡

魯肅舟中



操雖是中了計不肯認錯乃與眾將曰蔡張二人怠慢軍心遷延日久吾故斬之眾將皆嗟吁不已操于眾中選于禁毛玠為水軍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不換細作探知報與周瑜曰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今施此小計盡已勦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如此用兵何愁曹操不破瑜曰吾料諸將不知其謀獨有孔明勝如吾見想此謀亦可瞞他子敬試以言釣之知與不知便當回報肅來釣孔明還是如何

諸葛亮計伏周瑜

魯肅領了言語逕來船中探孔明孔明攜手船中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所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欲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周公瑾使足下來探亮知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說得魯肅失色問孔明先生緣何知之亮曰這條計瞞得蔣幹曹操必然省口只是不肯認錯听得喚毛玠于禁這兩個手內好友送了水軍性命東吳無患矣如何不賀喜肅正開口不得把此言語支吾別了孔明孔明囑付曰萬望子敬隱而休言亮知此事公瑾必然尋事害亮也魯肅捱頭而去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周瑜听了大怒曰若留此人那里顯吾決意斬之肅苦勸曰若殺孔明

探問孔明



瑜令孔明

却被操笑瑜曰吾自公道斬之交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瑜曰子敬莫問來日便見次日聚眾將于帳下交請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曰即日交兵水路之中用何計以破曹望先生見教孔明曰大江之上除非弓弩為先瑜喜曰先生之言正合吾机昔日姜子牙自製許多軍器先生飽學必能辨爭吾軍缺箭使用欲煩先生監造十萬根箭以備用之望先生全兩家之事切勿見怪孔明曰亮閑在此便造十萬枝箭當何時用之瑜曰與先生十日限措辦孔明曰非也早晚曹操必到若候了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辦孔明曰只消三日限限辦納十萬枝箭瑜曰切勿戲言孔明曰怎敢侮弄都督便與文書三日不辦其當軍令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要了文書置酒相謝瑜曰事完了自當酬勞孔明曰今日不及事來日分投便造箭也第三日可差小軍五百人於江頭搬箭孔明飲了數盃辭瑜而去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吾逼之明白對眾要了文書你便賜生雙翅也飛不去分付軍兵交他諸般不辨必然誤了此時定罪有何理說你可去探虛實便來相報魯肅見孔明孔明曰魯肅子敬休對公瑾說知他必要害吾今果然矣三日內要造十萬枝箭

造箭十萬

魯肅子敬休對公瑾說知他必要害吾今果然矣三日內要造十萬枝箭

孔明問箭



無時只按軍法子敬只得救吾肅曰你自取禍如何救你孔明曰望子敬暫借二十隻船每船上要軍三十人舉棹皆要布為幔每船上束草千餘把密布兩邊皆在江岸伺候別有妙用第三日請子敬至看箭切不可交公瑾知會如知則吾計不成必累子敬矣肅正不知其意回報周瑜言道他不用竹箭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惑不省其意肅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人並用青布為幔上插旌旗內安草束縛於兩邊皆泊於孔明船邊一日無動靜兩日亦不行到第三日四更肅到船邊孔明交請上船肅問何意孔明曰同子敬往江北取箭肅問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敬休盤問前去便見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交望江北岸進發是夜大霧垂江對面看不相見孔明共肅到於船后傳令交快行果然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借舟取箭

大哉長江西峽岷峨南鎮三夷北連太阿河匪海而滄鬱萬古以揚波至若北海若非江水無長鯨千尺天吳又首桅哉咸集而有怪蓋夫見神之所倚憑英雄之所戰守陰陽既亂昧爽不多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維海之北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漸平蒼茫浩無限際

曹兵箭射



霧中船隻

鯨見出水而陽氣蛟龍漸濯而吐氣如奔林收滄春陰釀寒寂漠漠浩漫漫西夫武文岸東吳夏口之山戰船千隻俱沉淪於鯨魚州一葉驚山沒於波間其則窮夫九朝陽生色返白晝於黃昏交舟青於水色雖大聖之不測深淺離婁之明烏可以辨之咫尺於是馮夷息浪屏翳收風龜魚遁跡鳥獸潛蹤隔斷蓬萊之島暗達閭闔之宮恍惚奔騰於馳驟將至紛紜而雜足若宮之款同乃能中隱毒蛇間之於瘴病藏而魑魅逢之而禍害降矣疾病於人身起凡塵於耳塞小民遇之天傷大人現大恍然蓋將返元氣於鴻濛混天地於大塊哉

靜軒先生有詩一律卑題霧云

疊上嵐光盛 濛上細雨濃 惟聞雲外鴈 不見嶺頭松
一水茫新浪 千山失舊踪 禪閣昏曠裏 風送數聲鐘

當日五更已到曹軍水寨孔明交把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肅驚曰倘或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曰吾料曹操雖奸雄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酌酒取樂霧散便回吾親身在此子敬勿憂却說操听得水寨中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使人飛報曹操此時為見水軍不

操命士卒



孔明射舟



親接孔明

整自在江邊提調自也所得操曰重霧迷漫江面他必有埋伏更兼軍士未整不可輕動及發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早寨裏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手約有一萬餘皆盡上船施放平明時候孔明交把船調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早寨中張遼徐晃等又引能射者皆赴水寨口大船上放箭只見霧中擂鼓呐喊箭如雨下漸日出收起露霧孔明交放船回二十隻船兩邊似釘排草內無數枝箭軍士們一齊都叫謝箭比及報知曹操船輕水急已放開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操甚愴惶自責北軍皆嗟呀不已却說孔明與魯肅看每船上可勾四五千否不須費江左平分之財已得十數萬箭數之可得九萬餘隻都挑來軍中交納魯肅將言說與周瑜大驚既而嘆曰諸葛神机妙策吾不如也史官有詩為証

漫、重霧罩長江 天地難分水渺茫 二十舟船齊擺列 萬餘弓弩盡施張 飛蝗透草穿風影 驟雨隨船射日光

沙漠昔年迷李廣 孔明今日伏周郎

江左得箭九萬餘隻曹操折箭十五六萬周瑜出寨迎接孔明以師禮敬之孔明曰聊作小術何足為奇瑜曰雖古之孫吳莫能及也邀入帳中共飲酒瑜曰昨吳侯遣使至催促破敵瑜未有奇計請先生教之孔明曰亮乃碌、庸才公是江東豪傑何故問計於亮耶昨觀曹操水寨極有法度非尋常可攻也今先生亦往觀其動靜矣瑜有一計不知可否請先生論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寫於手內看意同否瑜大喜交取筆硯來周瑜暗寫來通筆與孔明亦寫兩字同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之畢竟如何

黃蓋獻計破曹操

當日席上周瑜先出手中之字與孔明觀之乃一火字孔明乃出手中字令周瑜觀之亦是火字因此皆與周瑜曰兩計相同且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之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今兩番必不再信如此也都督儘行之飲罷分散彼各不知却說曹操折了許多箭心中正納悶奇攸進曰江東有周瑜孔明二人用計大江之阻急切難知軍中可選二人去東吳詐降內與國賊以通消息方可用謀矣操曰正合吾机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已在軍中有一人是瑁房族蔡中蔡和見為偏將軍丞相可使去之東吳必不疑矣操當夜喚二人入帳內

操命二將



詐降周瑜

囑付曰汝昆仲可引小軍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日汝為列侯重賜食邑休得變心二人曰吾之妻子皆在荊州安有變心丞相勿疑某二人手內必取周瑜諸葛之首操喜重賞了當帶五百軍人數隻船偷出寨中順流而下望南岸來却說周瑜晝夜不眠理會進兵之策忽報江比有數隻船到來內稱蔡瑁之弟蔡和特來投降周瑜大喜交喚到帳下二人哭拜於地曰吾兄無罪操賊誅之今欲報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前部瑜取金銀賞勞加為上將喚其寧引這枝軍去為前部中和拜謝以為中計瑜喚其寧入帳中分付曰操使此二人過江窺探消息只做不知休要阻當寧曰此是何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妻小必是詐降吾欲將計就計行事特交他通報消息汝可殷勤相待就重隄防每日畫畫卯酉約會同來至期破曹操捉他兩個祭旗汝勿有誤其寧領計去了却說曹肅來見周瑜曰這兩個多是詐降瑜叱之曰操殺他兄正欲復仇何詐之有汝若如此疑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無言可答而退來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何故笑乎孔明曰吾只笑子敬不識公瑾之計耳大江之隔細作難通往來操使蔡和來詐降使不疑心也公瑾計上開

黃蓋許瑜



行苦肉計

計正要他通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也肅方纔首悟却說黃蓋入帳喚周瑜曰他幾苦寡難以拒敵何不用火攻以燒之瑜曰誰與公敵此計蓋曰此某已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曹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肯獻苦肉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古楚如何肯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重用至今雖身受萬創心亦無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肯若行此計則東吳之萬幸也蓋曰雖死而不悔遂謝而出次日清晨大會諸將列於帳中孔明亦預坐次周瑜曰曹操百萬之兵連路三百餘里寨柵非一日可破吾料特積糧草累月諸將船上存三月糧草準備預敵言未畢黃蓋進曰都督教兵多糧少瑜曰且支三個月蓋曰更支二十個月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破得便破若是這個月破不得只依張子布之言束手倒戈北面而降之此為上計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命妙算已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衆將面面相覷瑜曰今西軍相敵之際汝為先鋒上將安敢慢吾軍心不斬汝首難以伏眾左右取劍來黃蓋亦怒曰吾自幼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經三世那時豈有汝來瑜大怒拍案叫斬來刀斧手把黃蓋捉下周瑜喝斬其寧進曰公瑾乃東吳

瑜斬黃蓋



衆官告免

周瑜子敬



帳中議事

名召為參謀黃蓋知他能言有胆氣故欲遣之

故曰功臣可以恕之瑜叱之曰汝何等人敢多言亂吾法度耳先喝左右
 亂棒將其寧打出衆官都跪下告曰蓋罪合誅但於軍不利都督寬恕權
 且寄下待破曹後問亦未遲周瑜忿氣不息衆官苦之哀告瑜曰若不看
 衆官面皮決斬汝首既犯吾令難以全免左右拖番一百春杖以正其罪
 諸官又告瑜揪番蔡卓叱退諸官便交行杖將黃蓋剝去衣服拖番在地
 咬牙切齒喝令毒打劉五十衆官又告周瑜跳起身曰汝敢小覷我耶且
 寄下五十杖再有些怠慢二罪俱發恨聲不絕而入帳中衆官扶起黃蓋
 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到房中昏絕幾番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
 也動問了回到孔明船中肅曰今日公瑾責罰公我我等皆是他部下不
 敢犯顏苦勸先生是客人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何也孔明笑曰子敬
 何欺吾肅曰其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有事相瞞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
 子敬何如也不知兵法也神妙不測乃計謀也今日公瑾欲殺黃蓋故毒
 打之乃其計也吾曾勸乎肅方首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以瞞曹操今
 必詐降却交蔡中蔡和報其事矣孔明又曰如見公瑾切勿言亮知只說
 和亮也瞞過了也肅回見瑜曰邀入帳內肅曰今日何故屈責黃蓋瑜曰

諸將怨否肅曰多
 都督感情薄瑜曰今番却瞞過他肅曰何謂也瑜曰吾今日打黃蓋乃計
 也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也瞞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決勝也肅乃
 暗思想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却說黃蓋卧於帳中諸將皆問蓋不言語
 但長吁而已小軍忽報關公謀特來動問蓋令人請入對面而坐蓋叱
 退左右關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舊仇否蓋曰非也某看遍軍中絕無
 人可結心腹惟先生一人素有忠義之氣故敢以心腹告之關澤曰公之
 受責莫非苦肉計否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公瑾一動一靜某已料九分
 矣蓋曰某在吳侯三世思無以報之故敵此計以圖曹操骨肉如泥亦無
 恨矣澤曰公之告吾莫非要關澤渡江敵詐降書不蓋曰實有此意未知
 肯仗義否關澤言無數句惹起赤壁慶後來如何

關澤密獻詐降書

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庄農惟有澤好學其家甚貧與人傭書
 但寫一篇並無遺忘從小有胆氣對答如流舉孝廉除錢塘長孫權慕其
 名召為參謀黃蓋知他能言有胆氣故欲遣之關澤忻然而應曰大丈夫

闕澤密探



黃蓋杖疾

操斬闕澤



正言而對

處世從仕於人不能建功立業千年萬載真可羞也既公乘捨一命而報東吳闕澤何惜殘骸之微生哉蓋滾下床而拜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當便行蓋曰書已修了澤領了書就當夜扮作一個漁翁命一人駕一小舟便望江北岸順水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已後早到水寨邊巡江軍士拿住澤曰便報丞相東吳有機密事特來拜見是夜曹操在旱寨內歇軍士報將入來操曰真不是奸細麼軍士曰只是一漁翁別無夾帶操便叫引將入來天色未明點上燈燭軍士引闕澤至禮畢操曰吾聞汝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丞相求士如雨今觀此甚不相合黃公羨汝又錯尋思了也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蓋仕於東吳已歷三世日功臣今被周瑜於衆軍之前痛決一番氣無所出特告於我與公乘情同骨肉因無可通之路遂獻密書故投丞相吾將東吳糧草以托敵來未知丞相可容納否操曰黃公覆特地使先生來投降書在何處闕澤取書呈上操開拆書就几上觀之曰

東吳糧草官先鋒使黃蓋泣血百拜謹上書于大丞相麾下蓋受孫氏厚恩當將帥待愚不薄然固天下事宜大勢今東吳以大帥之人以當

中國百萬之衆七寡不敵人所共見也東方將士無有知愚者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衷已見天之意未解耳加之行軍無法自誇其能無罪加刑有功不賞蓋今應天順命察衆歸降交鋒之際必為前部軍儲隨船納降盡獻國土竭力效命在前即無異志伏乞聽允是幸

建安三十年冬十一月 日東吳糧草官先鋒使黃蓋百拜謹奉書

曹操將書於案上看来覆去看了十來次忽然張目大叫曰黃蓋用苦肉計令你下詐降書就中取事為戲侮於吾耶叱左右斬之左右將澤捉下待斬闕澤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操交押回問之曰吾夫破你好計斬你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我笑黃公羨不識人耳澤曰殺便殺何必問乎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足知奸詐也我道你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吾澤曰且說書中那件是好處操曰我說破你脫空處交你死而瞑目你既是真心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日幾時將多少糧將多少兵書中又無約期却不詐降此是一時以致你天敗吾今識破有何理說闕澤听而言曰你尚敢誇年幼讀兵書耶你較周瑜必被他活捉汝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於汝手操曰何謂無學也澤曰汝不通書不識緊慢不識机謀密事不明道理

關澤乘舟



歸見黃蓋

關澤甘寧



二蔡議事

故知必敗耳操曰放他起來看他說我甚的不是處若說有理別有議論
澤曰吾見你待貧之理吾肯言也但有死而已操曰願聞高論澤曰豈不
聞貴主作盜安可期乎這句言語道背主謀反如何約得日期倘約了來
日急下不得手這里接應必然漏泄只是但得便時行矣曹操是個至聰
明的人一點便悟下席伏罪曰適來操見事不明冒犯尊顏幸勿掛意澤
曰吾與公侯傾心投降如嬰兒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公能承
忠義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非為爵祿但欲順天時耳操取
酒以待之少刻有人在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那人以書付上操大
喜關澤暗思此必是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內喜其事實也操
良父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侯的當約日先通消息過江吾當以兵
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伏回望丞相別差机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
事必漏泄關澤再三推辭只恐曹操心疑良久曰若去則不可又停便當
行矣操賜金澤辭皆不受辭操下船飛奔江東回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
非公能辨則蓋枉受苦楚澤曰吾今便往其寧寨中探蔡中蔡和也蓋曰
善觀方便澤先到寧寨寧曰先生何來澤曰昨日帳上見足下被辱甚甚
大忿寧嘆息不答忽見二蔡至澤以日送情與寧已會澤意四人共議
之曰吾今無意相待蓋見江左之人矣澤曰只願他罷不以吾等為念寧
咬牙切齒怒髮衝冠而不言澤乃虛與寧耳說寧低頭長嘆蔡中二人見
澤與寧皆有友意以言挑之曰將軍先生何故煩惱有何不平耶澤曰吾
等腹中之苦你豈知也二蔡曰莫非是投曹即澤失色起身投劍而言
曰事已敗露不可為曹臣也欲殺二蔡二蔡慌告曰二公勿憂乞退在右
吾有心腹之事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乃曹公所使來詐降之人也
公若有順心吾當引進寧曰若如此天賜也二蔡曰吾已報知丞相美澤
曰吾於丞相前見了書特來說與霸其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當竭力而
事之四人相聚飲酒蔡和即時又寫書差人又報曹操關澤之計今為羈
紲第一有詩為証

黃蓋深知關澤忠
百萬雄兵掃地空
塵兵赤壁施謀畧
故煩托敵與曹公
解使周郎成大事
不教曹操逞英雄
致使謀臣第一功
數行路扎江南去
蔡和自發書報其寧及吾已同謀為內應關澤別將書差人報過江去黃

操命蔣幹



蓋動身未知何日但看船頭插青龍牙旗即是糧草降船却說曹操又得二封書心中狐疑未信與衆謀士商議操曰誰敢往江東打聽言未畢一人應聲而出曰某願往畢竟是誰

龐統智進連環策

蔣幹進言曰前者不成功而回心中自羞今捨命再與丞相一往如不成事其當斬首操大喜即時交蔣幹直到南岸水寨使人轉報周瑜上听得蔣幹又到禮拜天地曰吾之功只在此人身上遂使人分付如此如此元來龐統亦曾對周瑜說要破曹須用火攻瑜曰吾已定計了統曰大江面上餘船四散如何燒淨除非敵連環陣計交他自定排做一處然後可燒只是曹操奸猾如何去淨正無理會處却好听得蔣幹又到瑜因此大喜乃坐於帳上使人請幹上不見來接心中疑慮交把船放於僻靜岸口却來入見周瑜周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耶幹佯笑曰吾想與弟乃舊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故言相欺也瑜曰你要說吾除非海枯石爛前番想旧日交情痛飲一醉留你共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報與操致令殺了蔡瑁張允使吾大事不成皆是汝也蔡中蔡和新來降吾

復往瑜寨

蔣幹扣戶



謁見龐統

又來動說詞也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而改本行送你過江去奈一二日間要破曹也待留你寨中必然走泄左右可送子翼去西寨後廟中歇泊待吾破了曹操那時送你過江未遲蔣幹再欲言周瑜已走入寨後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至西山背後小庵中安歇撥兩個軍人伏事幹在庵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月涵天幹獨步出庵后只听得讀書之聲信步走到山邊見茅草數間內有燈光射出窺之見一人在燈下讀孫吳兵法幹曰必真人也扣戶請見其人開門迎之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曰何僻守於此統曰周瑜恃才自高不納忠良滅賢損德求守於此公乃何人也幹曰吾乃蔣幹也鮮英會上相見何故忘了統曰一向失忘切勿怨罪請入庵共訴心腹之語幹曰比公之才何所不至如肯降曹幹當引進統曰恐不用賢耳幹曰吾願以性命保之統曰既有引薦之心便當同行如遲事必泄矣幹與統便尋路到船邊却好尋見船連夜投江北來到操寨幹先來見操備言前事操請相見出寨接入分賓主坐定統曰周瑜年幼恃才罔眾不用良謀欺凌舊賓實有退意操心無疑堅意相待飲膳操交馬邀統同

幹引龐統



人見曹操

龐統辭操



出遇徐庶

觀寨柵二人上馬凭高望之統曰真將才也操曰先生勿得聽前教之統曰依山傍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有曲折雖孫武丹生不過如此今統由為褒貶非真心也操大喜又引觀水寨統見向南分二十四座水門皆用瞭望船艦列為城郭藏小船往來有次第統嘆曰只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所為果不虛矣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即期不活操曰先生望賜指迷勿吝見教統曰以此論之龐統不敢妄言耳操喜回至帳中置酒相飲共談孫吳兵法諸家陣法三略六韜洎如流操殷勤相待統乃伴醉而言曰吾聞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此治之此時操軍不伏水土多生嘔吐之疾死者無數操正中計忽聞有此如何不問統曰兵法與陣法件件皆是但可惜不能全矣操再三請問統曰統有一策交大小並無疾病皆安穩而得全勝也操又問之統曰大江之中潮汐生落風浪不息中原之人不慣乘舟致生此患若以大舟小舟各皆配合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下載糧上鋪閣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若此順通風浪潮水復有何疾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之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之淺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便傳令喚軍中鐵匠連環鐵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歡喜有詩為証

赤壁鏖兵用火攻
一江波浪起烟中
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曰某觀江左英雄都死周瑜者多吾持三寸之舌與丞相說之先破周郎劉備休矣操曰先生果然能成大功奏請三公之戰統曰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肯殺戮人氏耶統拜求文榜操歛押付統曰拜別曹操曰先生家屬居何處統曰只在江左今得此榜可保全家也即時拜別與曹操曰事不宜遲丞相便可一挾住龐統曰你好大胆黃蓋用苦肉計闕澤獻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陣只恐燒不盡絕你們都把出這毒手來只瞞得曹操須瞞我不過說時龐統魂飛魄散畢竟此人是誰

曹孟德橫槊賦詩

龐統問曰你是何人也答曰吾乃徐庶也統回頭左右無人乃曰果是如

龐統徐庶



二人議事

此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度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吾若怕死不來江北度曰吾感劉皇叔之恩未嘗忘報曹操送了吾老母已言平生不與操設一計今於汝之事吾安肯說破此的計只是吾隨軍在此南軍一到玉石不分豈能免吾難乎君當教吾脫身之術我則掩口而逃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眼前之見有何難哉庶曰頭先生教之統在徐庶耳邊略說數句庶拜謝曰吾平生所許劉玄德伏龍鳳雛才高天下以此論之不虛言也事家法命之恩統別了下船回江東報周瑜只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各寨暗布此事誰言次日寨中三、西兩交頭接耳傳說少刺人來報知曹操說西涼州馬超韓遂謀反殺奔許昌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操曰吾自領兵南征心中所憂者惟馬超韓遂耳今軍中謠言未知真實不可不信誰可代吾一往言未畢徐庶進言曰自蒙丞相收錄重用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軍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急事自來告急矣比及救軍至先看徐庶殺此二人操喜甚得元直去吾無憂矣三関之上原有兵守今你就領三千馬步軍差臧霸為先鋒星夜往散關不可遲矣徐庶辭了曹操帶了威霸便行此是龐統救徐庶之計也後有詩為証

曹孟德問



鴉鳴之兆

曹孟德征日夜憂 馬超韓遂起兵謀 好以驚驚脫鈎鈎 此時揮歡笑不止忽聞群鴉之聲望南飛去操問曰此鴉緣何夜鳴三石答曰鴉見月明將謂天明故離樹枝而鳴也操大笑不止此夜醉酣交取酒來操拿壺立於船頭上取酒洒於江中自滿飲三爵橫觀與諸將曰吾持船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北塞直抵滎東縱橫天下乃大丈夫之志也况對此景甚有感慨自當作歌汝眾人宜和之歌曰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 惟有杜康 青青子襟 悠悠我心 呦呦鹿鳴 食野之萍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皎如明月 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 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 於用難存 契闊談燕 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遶樹三匝 無枝可依 山不厭高 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歌罷眾皆和之忽坐間一人進言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

曹公槩刺



劉馥死水



撥調水軍

全象三國志

何故出此不利之言操視之乃揚州沛國人也姓劉名馥操曰何謂不利
殺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遠樹三匝無枝可依此大不利言也操大怒曰
你安敢敗吾興也手起一槊刺死劉馥於江中遂乃罷宴次日酒醒悔恨
無及馥子劉清告取父尸歸葬鄉里操泣曰吾昨日醉中誤傷你父悔之
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命清送天柩即日而回十七日水軍都督毛玠
請操有水軍擺布畢竟如何

曹操三江調水軍

毛玠于禁階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搭配旌旗戰具一應都完請丞相調
遣即日進兵操至水軍中間大戰船上坐定喚過諸將听令並各守隊
伍同候遣發水軍中軍白旗毛玠于禁水軍前軍紅旗張郃水軍後軍
旗呂蒙水軍左軍青旗文聘水軍右軍黑旗李通馬軍白旗夏侯淵水陸
路救應使夏侯淳曹洪護衛王張未往監戰使張遼許褚其餘眾將各依
隊伍曹操令水軍隊中各插三通冬隊戰船八面而出於三江水面乘駕
是時西北風驟起各船皆掉出門拽起風帆衝波急浪穩如平地此軍在
船上跳躍施勇刺敵使刀曹操觀之大喜以為必勝之法前后左右軍皆

曹公登舟

試船艦下雜音注江濤又有船三十餘隻進來巡警催督操曰
臺上觀看調撥已畢交收往帆各依次序回寨上有二十四門各何戰艦
鰲鱗護送操賞軍兵與諸將曰若非天命照我安得鳳雛之妙計即果然
渡江如登平地之穩吾到南岸人馬一湧而上程昱進言曰船皆連鎖雖
是平穩但隄火攻難以回避操大笑曰仲德雖有遠慮之謀可惜不知用
兵之妙荀攸曰仲德之言甚直吾人未知丞相高見請謂何如是不知用
兵之妙操曰夫為大將者先明天時次察地理然後依法用兵多勝少敗
何況無算乎方今隆冬之際只有西風北風何曾有東南風耶吾居於西
北之上他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被風力以發之彼如是燒自己也吾
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何敢不堤防耶諸將皆頓首拜伏曰丞相包
羅天地豈尋常閑之所及哉操與諸將曰青徐燕幽之眾不諳乘船今非此
計安能設大江之險部中二將出曰小將雖愚燕之人素不乘船願借
哨船二十隻直至江南先奪旗鼓船隻而回以示北軍亦能乘船操視之
乃袁紹手下田日隆將佳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船不濟
其便江南之兵從小在於長江往來水上慣熟勿以性命為兒戲耳佳觸

全象三國志

焦觸張南



求其建功

瑜登高見



曹操折旗

張南大叫曰如若不勝該當軍法操曰戰船今已連鎖惟有哨船每隻內
 只安得二十餘人恐其不便焦觸曰若曰大船何足為奇望借小船二十
 隻其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其到江南水寨須要奪旗鼓面還撥船便
 要去操曰吾撥二十隻船又差壯士五百人吾來日再將大戰船在於江
 面遂接之勢交文聘亦引三十隻哨船接應你回焦張二人欣喜而退次
 日四更造鼓五更結束早听水寨中吶囉響皆出寨門長江一帶青紅
 交雜焦張二人早引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着江南進發却說南岸听
 得鼓聲振響報入中軍說曹操調度軍來周瑜往山頂觀之見小船響波
 而來瑜問誰敢先去韓當周泰二人出曰某等當先破敵周瑜大喜交傳
 令下各寨嚴守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
 觸張南憑一勇力飛撐小船而來韓當手拿長鎗立在船頭上焦觸船先
 到急交軍兵亂射之與韓當船頭相抵兩船離隔船抵長鎗與當交鎗當
 手起一鎗刺殺焦觸其船忽回利斜里周泰船出張南挺長鎗於船頭相
 近而當方怒亂射周泰一臂挽神一手提刀兩船相對周泰身
 一躍直跳過張南船上一刀砍張南下水亂殺駕船軍兵韓當見其到水

隻船趕到半江之中與文聘船相近兩邊排定船隻新殺却說周瑜立在
 高山頂上與諸謀士望見江北水面像幢戰艦各船上旗幟飄帶皆有次
 弟回頭看文聘與韓當周太截江相戰文聘被韓周夾攻抵敵不住而走
 韓周二將恐深入重地將白旗招颺眾軍鳴金逐掉船而回文聘駕船走
 脫回報曹操說焦觸張南已被吳將所殺操抱快不已且收軍回寨周瑜
 立在高山頂上着隔江船隻收入寨去瑜觀之顧與諸將曰江北船如廬
 葦一般之密又曹操多謀用何計以破之眾無所答忽見曹軍寨中一風
 折了中央黃旗落了各有驚恐之意操傳令如有再言旗折者斬於是眾
 軍更不敢說也周瑜在山上觀望至晚忽然狂風大作下觀江水亂石穿
 空洶湧拍岸風吹旗脚於周即面上瑜猛然大呼一聲望後便倒口
 吐鮮血諸將大驚急之救之方省人事扶持下山歸寨中來未知性命如
 何

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八卷終

三國志卷八

